

春

張

恨

水

著

明

外

史

世界書局印行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六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三十六回 | 金屋深藏銀燈搖艷影 | 魔城自限錦字惜華年 |
| 第三十七回 | 玉臂親援艷詩疑槁木 | 珠簾不捲綺席落衣香 |
| 第三十八回 | 消恨上紅氍人胡不醉 | 斷恩盟白水郎太無情 |
| 第三十九回 | 深巷逐芳踪投書寄愛 | 華筵趁餘興擊鼓催花 |
| 第四十回 | 等到酸心頻吟梅子令 | 何堪寓日先苦女兒身 |
| 第四十一回 | 指點畫中人神傳阿堵 | 紛騰詩外事典出何家 |
| 第四十二回 | 澈夜搜枯腸文章有價 | 因時關利藪名士無虛 |
| 第四十三回 | 促膝快談灰心悲獨活 | 臨風品茗冷眼羨雙修 |

第三十六回 金屋深藏銀燈搖艷影 魔城自陷錦字惜華年

他們一走進戲院，那看座兒的，就走過來叫了一聲周大人，一直引到樓上包廂裏去。周西老的聽差，拿着茶壺墊褥子，也就跟了進來。他把墊褥子展開，舖在椅子上，打開籐壺桶，又倒了三杯茶，然後退後一步，輕輕的問周西老道：還有什麼事嗎？周西老道：晚上有客，在致美齋定個坐。聽差道：要不要招呼吳老板一聲？周西老道：那自然。聽差答應了兩個是，退出去。這裏他們就落坐看戲。華伯平見這戲院子裏面，黑暗暗的，低頭一看樓底下，一排一排椅子，人擠着人，椅子中間露出尺把寬一條路，賣香煙的，賣水果的，賣糖的，用手托着一個木托盆，在人腦

袋上，端來端去。進門那個地方，越發是人進人出，鬧轟轟地。那台像一乘轎子一樣，伸出座位中間來，也不過一間房子那樣大，柱子上的油漆，全都剝落了。台正面的雕格上，灰塵積得有一寸多厚，塵灰沾在蛛絲上，一根一根望下垂着，像掛了流蘇一般。滿戲院子，是個四方的樣子，柱子屋梁，門窗戶格，沒有一樣不是黑黝黝的。屋的頂棚上有幾處書着紅綠的故事，彷彿還看得出。猛然一看這戲園子，倒像幾十年沒有修理過的一座破廟。華伯平心裏想道：北京的皮簧戲馳名中外，怎麼這戲院子這樣腐敗？就是這包廂裏，也就是個名，靠欄干擺了四張方凳，凳子上蒙着一塊又髒又臭的薄藍布墊子。凳子後面，一條高些的板凳，板凳後面，又一條最高的板凳，這就是看戲人最優等的地方。華伯平看着，心裏很不以為然，不免將頭搖了兩搖。吳碧波笑道：你搖

什麼頭戲唱得不好嗎？華伯平道：不是，這戲院子內容太壞。吳碧波道：這就算壞嗎？壞的你還沒有看見呢？看戲罷。說時，吳碧波將手對台上一指，華伯平看時，場面上的人已經在那裏換通紅的繡花棹圍和椅墊子。棹圍上有三個金字，就是吳芝芬的名字。這種佈置，正是吳芝芬要出台的暗示。大家就都注意着台上，這時突然在身後面有一個蒼老的聲音，在這裏哈哈大笑道：他數着脚步兒行，靠着這窗檻兒待。回頭看時也是一個小帽穿馬褂的老頭兒。帽子上，綻了一顆圓的寶石，尤令人注意。周西老看見，早就笑着站了起來。說道：我猜你一定上天橋聽落子去了，所以沒有打電話約你，不料你還是摸着來了。華伯平吳碧波都站了起來。這老人吳碧波是認得的，便輕輕的告訴了華伯平道：這是逸老中的才子，名流中的狂儒，林雪樓先生。華伯平一看那

人雖然鬚髮皓白，臉上的氣色，却是很好。因爲大家站起來，他連連的說道：坐下，坐下，不要客氣。這時，台下轟天轟地似的一聲好，華伯平對台上一望，却沒有看見一個人出台，不知好聲從何而起。好聲停住了，門簾子一動，那才走出一個二十歲附近的青衣，台底下的人看見他，接上又是一陣好。周西坡早是笑得眼睛合了縫，回轉頭來對林雪樓一看，問道：如何？林雪樓笑道：好，大家風度。又搖着腦袋笑道：行一步，可人憐，解舞腰又嬌又軟，千般嫵娜，萬般旖旎，似垂柳在晚風前。華伯平心裏想道：這老頭兒肚子裏好熟的西廂。他開起玩笑來，真比少年人還要厲害。周西坡聽林雪樓背了一大串西廂，笑着把一嘴零落的牙齒，合也合不攏。手上捧着一支水煙袋，腦袋只望後仰。華伯平和吳碧波在老前輩面前，不敢放肆，倒是靜靜的坐着聽戲。惟有這兩位老頭

兒，一會兒背古文，一會兒背四六，一會兒又背詞曲，鬧了一個不歇。一直到戲要散，吳碧波告辭要走，周西坡道：不必，一塊兒吃小館子去。林雪樓却笑道：他們年輕的人，還是不讓他們去的好，危險哪。他這一說，大家都笑了。出了戲館子，吳華二人坐着周西老的馬車，周西老却坐在林雪老的車上，華伯平對吳碧波道：我們憑空擾西老一餐，什麼意思？而且老少在一處，我們反受了許多拘束。吳碧波笑道：不要緊。和他們談起三綱五常來，少不得要受老先生一點兒教訓。至於酒綠燈紅之場，他們却生怕人家說他老呢。我是沒有和戲子在一處混過，今天要借此嘗一嘗什麼味兒。這戲館子和致美齋本來路近，說話不多大功夫就到了。他們四人進去，在預定的房間裏坐了，約有一刻鐘的功夫，外面有人喊道：周大人在八號。這時進來一個夥計，對周西老道：吳

老板來了。一面說着，一面將門簾掀開，吳芝芬就走進來了。這時他不是
是在戲台上那樣的打扮，身上穿着寶藍印花印度綢的長夾袍，罩着
琵琶襟青緞子小坎肩，戴着平頂闊邊呢帽，領上搭着湖水色紡綢圍
巾，長長的臉兒，擦着雪白的粉，很像個翩翩美少年。他進來先笑了一
笑，然後輕輕的叫了一聲乾爹。林雪老把嘴一努，鬚子一翹，表示不依，
說道：這兒有許多人，你就叫你乾爹一人。吳芝芬站在棹子角上，用手
拈碟子裏的白瓜子吃，笑着臉紅了一陣。說道：林大人。林雪老道：誰不
知我是林大人，要你叫我林大人。得，芝芬看我不起，我要走了。說着站
了起來，就像要走的樣子。吳芝芬走了過去，一把將林雪老按住，叫道：
乾爹，乾爹！這行了罷？林雪老握着他的手，這才哈哈大笑。周西老笑
着和他給吳華二人介紹，說道：這是吳先生，這是華先生。吳芝芬笑着

略爲點了一點頭，這才取下帽子，露出輕鬆烏黑的一把辮髮，他隨身坐了下去，就坐在周西老的下手。扶起筷子沾着茶杯子裏的水，在棹上亂畫。周西老笑道：你瞧這淘氣的樣子。林雪老笑道：這是春香鬧學，你這個陳最良可要仔細挨打呢。周西老笑道：說起來，我倒想起來了。便問吳芝芬道：遊園驚夢，現在學得怎樣了？吳芝芬道：唱都學會了，就是身段還沒有學會。崑腔就是這個麻煩勁兒，膩死了。乾爹老是一死勁兒的要人家學。周西老道：崑腔雖然難學，可比皮簧古雅得多。吳芝芬道：什麼叫古雅呀！周西老道：這就很難說了。譬如說罷，桃花和梅花都是花，桃花是華麗的，梅花就是古雅的。吳芝芬道：這我可糊塗死了，花也有什麼古雅的華麗的？照乾爹說，崑腔和梅花都是古雅的，但是唱崑腔戲的形頭，和梅花一點也不同樣呀。周西老見吳芝芬還是不

懂，只得說道：崑腔好聽。吳芝芬笑道：這不結了。早說這句話，省得這些個譬方。周西老道：遊園驚夢，有幾句身段，你要注意。周西老道：像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這八個字，就要把這話裏的意思，唱得現諸眉宇。吳芝芬道：什麼又叫現諸眉宇？周西老道：就是連眉毛上，都要做出這個神情來。吳芝芬道：這話我就不知他鬧些什麼，我怎做出來？林雪樓道：這有什麼不懂，就是說花一樣的人，禁不起水樣的流年。吳芝芬笑道：我知道了。算命的瞎子老在胡同裏吶喚，問流年八字，不就是這個流年嗎？這句話說得周西老林雪樓都笑了，連吳碧波華伯平也止不住笑。吳芝芬道：說對了也不值什麼。你瞧，樂得這個樣兒。大家正要止住笑的，聽他這樣一說，又都笑起來了。周西老吳芝芬坐得近，一面喝酒吃菜，一面和他談游園驚夢詞曲的意思，他拿着筷子，繞着醬油碟子畫

圈圈，一面又搖着頭道：良辰美景奈何天，是說這風清日朗的天氣，有那鳥語花香的景緻，正是閨中人徒喚奈何的日子。噫！說着又舉起筷子，在空中畫了兩個圈。吳芝芬坐在一邊，呆了眼睛，眯眯的臉上現出笑容。周西老見他這個樣子，以爲這聽得來味了，越發搖頭擺腦，講得有味。吃一餐飯，就講了一餐飯。吃過飯之後，大家起身漱口。林雪老趁着這個當兒，就着棹上的筆墨，拿了一張局票，在紙後面寫了兩首詩，題目是卽席贈芝芬女士，詩是：

好是秋波剪水清，拈衣平視不勝情。
斷紅飛入雙蓬鬢，笑向生人道姓名。

撲朔迷離辦不真，蠻裝掩飾女兒身。
不須更着何郎粉，羞煞當年衛璧人。

他那張紙先遞給周西坡看，說道：「如何？」周西老摸着鬚子說道：「好！便順手遞給吳碧波道：『這兩首詩，却牽連二位在內呢。』吳碧波接着同華伯平同看，笑道：『都不是事實，第一吳老板沒和我們道姓名，第二我們也沒有那個配稱璧人。』吳芝芬聽他們這樣說，明知道是說自己，却不知道是說些什麼。周西老笑着道：『林大人做了兩首詩送你呢，這是難得的事。』你回去，明天拿一張好紙謄着，你將來可以裱糊起來。說時在吳碧波手裏接了詩稿過來，遞給吳芝芬。又說道：『我解給你聽。』吳芝芬道：『你門這樣說了一陣，我還不明白嗎？別解了，透着麻煩。』說時，將那兩首詩的稿子，揣在衣服插兜裏，用手捏成了一個紙團兒。心裏想道：『詩也詩，見面就做詩，貧透了。一賭氣，乘大家鬧着在說話，把那紙團捏在手心，冷不妨，扔在痰盂子裏面。』戴上帽子和周西老道：『乾爹，今天晚上，我

還有堂會，我要先走一步了。謝謝您哪。周西老道：吃一餐乾爸爸，算什麼？林大人送了的詩，你倒是真要謝謝呢。吳芝芬爲情面所拘，沒奈何，也向林雪老謝了一謝，這才走了。吳碧波華伯平也向周西老道了謝，一路出了致美齋。華伯平自回了旅館，吳碧波却順道來訪楊杏園，他走進皖中會館，正值楊杏園在客廳裏打電話。他站在一邊，等楊杏園電話打完，一路走到他屋子裏來。吳碧波道：你一個人佔這一個院子，真是舒服，就是打電話遠些。楊杏園道：這院子我也佔不久了，我要在外面賃房子住了。吳碧波拱一拱手道：恭喜！恭喜！你要組織小家庭嗎？楊杏園道：不組織小家庭，就不能賃房子住嗎？吳碧波笑道：我也不用得和你辯，不久自有事實來證明。你這一搬，到是很湊巧，華伯平可以搬到你這裏來住。楊杏園道：他到北京來，又說是已經有事，又說是爲

省自治來的，究竟爲着什麼？吳碧波道：他的野心很大呢！想在京裏活動活動，弄一個監督或者鹽運使做做。楊杏園道：這倒無所謂野心不野心，只要他有本錢，總有希望。我昨天新認識了一個朋友，不上二十歲，已經買了一個督辦做。那末，華伯平就買一個關監督，那也很不算希奇。只是他一來局面就很小，恐怕不是大幹的樣子。吳碧波道：你認識一個什麼督辦？楊杏園就把昨天在藍橋飯店的事，略略說了一遍。吳碧波道：你說這兩個女的，我倒有所聞，是西城兩個著名的土貨。楊杏園道：你瞎吹，你們當學生的人，那能和他們接近？吳碧波道：你不要看輕大學生，每年花整萬學費的，很多很多呢。楊杏園道：難道你也認識他？吳碧波道：我是不認識，我有個同系的學生，很和叫愛思的要好。聽說他們的總機關，在西城什麼街，門牌說不清了。楊杏園失口道：對

了，你是有些知道。吳碧波道：這樣說，你一定去過的。楊杏園道：老實告訴你，這愛思也有些和我拉攏，昨天臨別的時候，暗下遞了一張字條給我，約我吃飯，我沒有理他。剛才他又打電話，約我到他那地方去。吳碧波很高興，笑道：去去！我開一開眼界，究竟是怎樣？楊杏園笑道：一個當學生的人，不好好念書，只是在這些個地方走，那是什麼話？我不去，我也不能陪你去。吳碧波道：要什麼緊？這才是實行研究社會問題。我們學堂裏的博士教授，研究娼妓問題，還實行到二等茶室三等下處裏去過一回啦。楊杏園笑道：那末，到是有其師必有其弟了。說時，掀起一點兒衫袖，一看手表已經有七點多鐘，便笑着道：我倒是想去看看，又不知道應該要花多少錢，又不知道這錢是怎樣給法？難道也像班子裏一樣，扔在碟子裏嗎？吳碧波笑道：這算什麼難題目，到了那裏，看

事行事，也就解決了。從前我們常聽見說什麼李五奶奶，陳七奶奶，家裏花天酒地，鬧得很厲害，不知道是怎麼樣的！而今有這個機會，爲什麼不去看看？楊杏園道：沒有熟人帶進去，恐怕他那裏不承認呢，豈不拿着我們當賊辦？吳碧波聽了這話，抓着耳朵邊的鬢髮，却沒有主意。忽然一笑道：有了，他既打電話來，你不知道打電話去問一問嗎？楊杏園笑道：我以爲你有了什麼好主意，原來就是這個主意，要知道他的電話，我自然會問，但是我因爲他們什麼都含有一種祕密意味，並沒有問他的號碼，怎樣問呢？我倒有個辦法，到那裏去再說。吳碧波道：好，就是這樣辦。天下事顧全不了許多，只有到那裏再說，是一着妙棋。兩個人商議好了，就坐了車，按着目的地，走了來。在街口上，就下了車，慢慢的走過來。其初楊杏園知道西城什麼塔寺，什麼溝沿，有這樣的人

家。無非轉彎抹角的胡同裏，東倒西歪的人家。愛思雖也說過這裏是偉大的組織，猜想也不過平常。及走到愛思所告訴的那號門牌一看，却是朱漆的兩扇八字大門，門上一隻大電燈，點得通亮。白磁的電燈罩上，大書特書一個金字。朱漆的門上，釘着銅環，左邊門上嵌着一個銅製的信箱口子，有金宅信箱四個字。楊杏園和這種社會，向來是隔閡的，看着這個樣子，腿早軟了一半，那裏還敢前進？這時嗚嗚的響，又開來一輛汽車，就停在這大門口。吳碧波也呆了，便輕輕的對楊杏園說道：你不要記錯了門牌吧？楊杏園道：絕對不會記錯，恐怕是愛思拿我開玩笑，故意告訴我這一個地方。兩人說話，並不停步，一直走了過去，走到街的盡頭。吳碧波笑道：這樣獸走，走到什麼地方為止？楊杏園也好笑說道：快走原路回去罷。二人轉回車子，又一步一步的走着。却

不免左顧右盼，看看兩旁住戶的門牌。走到那朱漆大門時，只見裏面走出一個花枝般的女子，後面跟隨着一個大脚老媽，正要上汽車。吳碧波一看，暗想道：糟了，幸而沒亂闖進去。這不是李家公館裏的小姐嗎？不料吳碧波這樣想時，那女子就先向楊杏園笑了一笑，說道：他正在等你呢？楊杏園道：就是這裏頭嗎？那女子道：是的，我有事要走，我們回頭再見。說畢，他和老媽子上了車子，飛也似的開車走了。這時，那大門裏站着一個老頭兒，像個門房的樣子，手扶着大門，側着身子站在一邊，笑着說道：二位請進。楊杏園經種種方面的證明，知道決不會錯，便和吳碧波大步走着進去。那老頭兒就隨手將門關上。楊杏園以爲那老頭兒必在後面跟着，一直闖到院子裏來。只見月亮門裏又出一個衣服乾乾淨淨的大脚老媽子。他看見生客，重重的問了一聲道：找

誰？楊杏園慌了，無辭可對。幸而那老頭兒也趕來了。說道：是會你們二小姐。那老媽子看見這樣說，早就滿臉推下笑來。說道：請裏面坐，他就前面引路。楊杏園等他背轉身去，對吳碧波看着笑了一笑。吳碧波搖了搖頭，二人跟着這老媽子轉過兩道轉廊，經了兩個院子，幾乎都分不出東西南北。老媽子搶上前走了一步，一扭電機。當時面前電燈一亮，站在一個長方形的小客廳面前。走進小客廳去，裏面糊得雪亮，地下鋪着厚厚的地毯，在南邊屋角上，對設着兩套沙發。沙發上的靠背鴨絨枕頭，都是寶藍緞子的，上面綉着牡丹花。正中壁上掛着四幅湘綉花卉，其餘大大小小，陳列幾十幅愛思的化裝像片，很是別緻。老媽子道：二位請坐，我去就來。他順手將門邊的雙幅印花垂幔放了下来，却退出去了。吳碧波和楊杏園坐在一張沙發椅上，輕輕說道：即此

一斑，可窺全豹，這種組織，要多少資本？楊杏園道：資本大，才能做大生意。你以為他這種組織，是接待我們這班顧客的嗎？二人說話時，隱隱的聽見一種笑聲。這聲浪很是複雜，不像是一個人。他們沙發椅子背後，正臨着一個窗戶，兩人便回過頭，揭開一點窗紗朝外望去，只見走廊外，是個小四合院子，院子中間，高高低低擺了許多花，對面的屋子，下半截全被花遮住了，那邊也是一列走廊，走廊裏電燈通亮，映着滿院子的綠葉，很有意味。只見那上面一陣皮鞋橐橐之聲，燈光下過去一個人。人的相雖看不清楚，一頂外國的女帽，高出樹影頭上，那是很分明的。這人過去，接上又有人影子過來，因為高跟鞋聲，起落參差，斷定是兩個人。高跟鞋聲，漸漸走遠了，只見一團小小的光線，在電光下一閃一閉，楊杏園和吳碧波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。恰好那發光的東

西，遙遙的定住了，仔細看時，好像光下也是一個婦人。一陣風來，樹枝一閃，露出缺處，果然是個婦人，手撐着走廊上的柱子，另外和一個婦人說話。那發光的東西，就在那婦人頭髮上。吳碧波對楊杏園道：你看清楚了沒有？那是嵌鑽石的鬢花。楊杏園道：我想也是那樣。但是這一朵鬢花，不值一萬，也值好幾千，他們這樣闊的人，到這裏來做什麼？吳碧波道：我想他們來，決計不是爲的賺錢。楊杏園微笑道：你還只猜到一半，他們不但是不賺錢，恐怕是來花錢。這錢不花則已，一花，就比男賓要多出若干倍。吳碧波想了一想，說道：你這話有理！我們無意中到發現了一種新鮮事情。他們一面說話，一面看着，已經出去四五個女人。吳碧波道：我正有一句話要問你，一進這屋子，人就到了祕密黨的機關裏一樣。有些慌亂，却忘記了。剛才門口那上汽車的婦人，他招呼

你進來，你怎樣認識他？楊杏園道：這就是愛爾女士，你還不知道嗎？兩人說話時，只聽見一陣高跟鞋聲，到了門口，楊杏園回頭看時，愛思捧着一包東西進來，看見楊杏園笑了一笑。把東西放在棹上，原來是一匣雪茄煙，和一匣埃及煙。楊杏園道：我介紹介紹，這是吳先生，這是愛思女士。愛思和吳碧波彼此點了一個頭，愛思就和楊杏園坐在一張沙發上。他問道：我昨天請你吃飯，你怎樣不去？楊杏園笑道：你不知道，昨天一班朋友在那裏請客，我先就推辭了不去，倘若去了，遇見了他們，吃你的呢，還是吃他們的呢？吃他們的吧？辭了又來未免笑話。吃你的吧？那簡直要得罪朋友，所以乾脆不去。愛思笑道：你真會說話。說時，老媽捧着一個銅盤子，送了三杯咖啡進來，一樣的還有牛乳和糖塊。楊杏園笑道：完全是外國派頭。愛思道：不！這裏另外有兩個做西餐的。



廚子，我特意叫他預備的。老媽子將咖啡放在三人面前，放下糖塊，沖上牛乳，站在一邊。愛思拿着一根雪茄，先給了吳碧波。然後又拿了一根，放在嘴唇邊，把四個雪白的門牙對着，咬掉煙頭，便塞在楊杏園嘴裏。那老媽子擦着火柴，先給吳碧波點上，然後又要過去給楊杏園點上，愛思接過火柴，說道：你到那邊去瞧瞧。老媽子聽了這話，答應着去了，愛思却擦了火柴，扭着身子和楊杏園來燃那枝雪茄，吳碧波坐在一邊，都看在心裏。楊杏園抽紙煙原不很在行，抽雪茄更是不行，因為愛思那樣敬客，只得勉強抽着。他又以為和愛思還是第一次會面，總不能十分放浪形骸坐在一處，也不過是談些電影和京戲的問題，談了一會兒，老媽子又進來了，說道：請到那邊去坐罷。愛思也笑道：請到那邊去坐坐。說着站起來，並且去牽楊杏園的衫袖。吳碧波巴不得一


聲，倒要去看看。他們走出客廳，到對面的屋子裏來。這裏是三間房，正中也是客廳的樣子，正中擺着一張絨面的方棹，旁邊還放着一個麻雀匣子，好像是剛才用過了的一樣。愛思把他們讓進右邊房間去坐，只見滿房的器具，全是紅色，鮮豔奪目，銅床上的帳被，是紅色，棹椅的圍墊是紅色，甚而棹上的香煙磁缸，都是紅色。楊杏園笑道：你怎麼這樣愛紅，你難道是共產黨赤色化了。愛思道：這個也不是我辦的，不過我出的主意罷了。是赤色化不是赤色化，你要問這裏的主人翁了。楊杏園不是被他這樣一提，幾乎忘了，這是另有主人翁的地方。笑道：我們也大意了，還沒拜訪主人翁呢。一言未了，聽見一個南音而說北字的婦人口音，在外面答應道：對不住，沒有先出來招待。說時，進來一個婦人，有四十來歲年紀，雖然粉擦的很白，還有些煙容。身上穿着一件

黑色滾白邊的旗袍，兩隻手插在衣袋裏，口裏啣着一管玳瑁烟嘴。愛思看見他進來，便給兩個人介紹道：這是閻五奶奶，這個俱樂部雖然是李太太籌的經費，可是他一手支配的。楊杏園和吳碧波都和他點了一個頭。閻五奶奶道：我把什麼比李太太呢？他中國字也認得，外國字也認得。楊杏園心裏想道：你別瞧這樣一個私立公司，還有個經理，和個後台老板，這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以外。愛思道：李太太這兩天，怎樣沒來？閻五奶奶道：他爲牛家六少奶奶的事，忙得很，正在和他想法子呢。愛思道：牛六少奶奶有什麼事？閻五奶奶道：說起來呢，也是他膽子太小了。據說，他家裏有個從前的衛兵，很能打拳，六少奶奶進進出出，在外面玩的事，他都知道。六少奶奶恐怕他多事，一個月也就津貼他十塊八塊的。後來這個衛兵被他們大人免了職，無事可幹，只找六

少奶奶，六少奶奶也是因爲外面拆白黨太多，那裏分得出來，就借這個衛兵做一個保鏢的，每月給他二十塊錢。這樣也有好幾個月了，不知道近來怎樣鬧翻了。有一回在遊藝園，便和六少奶奶吵起來，鬧得許多人來看，偏偏不湊巧，給報館裏的訪員打聽去了，把這事全登在報上。他們家大人看見報，就質問六少奶奶是怎麼一回事？他說了許多謊，拉出李太太去作證人，才把這事遮瞞過去。吳碧波笑道：事情無論大小，總不可讓新聞記者的耳朵聽見，聽見了就要亂喊。好譬這個地方，有新聞記者來了，他還不趕快登出新聞來嗎？你們對於生朋友，總要留心點，莫讓新聞記者混進來了。吳碧波說時，故意佯若無事，不望着楊杏園。閻五奶奶道：這個我們也不怕。報館要發一段新聞，總要有真憑實據。譬如你兩位，就有一位新聞記者在內，也不好登出來，因

爲不是你到這兒來了，你怎樣會知道？你若是承認來了，豈不是自己登自己的新聞嗎？吳碧波目視楊杏園，正想說什麼。楊杏園怕他瘋瘋獸獸，真鬧出破綻來，大家都不好意思。便把話扯開去，對愛思道：我猜你一定愛看電影，對不對？愛思笑道：那是你剛才看了我的照片，猜出來的。楊杏園笑道：你看電影是一個人去，還是和別個人？愛思道：一個人也去，同姊妹伴裏也去。楊杏園道：兩個人去就好，可以多交幾個男朋友。愛思道：胡說，這種事情，我是不來的。楊杏園問道：我問你一句玩話，你肯告訴我，不肯告訴我？愛思道：你說，儘管說。楊杏園道：聽見人說交朋友，總要先吃大菜，吃大菜還有一定的地方，這話對嗎？愛思紅着臉道：我又沒在外面交過男朋友，我那裏知道？吳碧波指着楊杏園道：他不是你的男朋友嗎？哦！我知道了，比朋友的關係，還要深一層啦。愛

思走到吳碧波面前捏着拳頭，笑着在他肩膀上敲了一下。回頭又走到楊杏園身邊，對着耳朵，輕輕的問道：給他介紹一個好不好？楊杏園一想，自己就是來參觀的，原不算回事。若給吳碧波介紹一個，他是年青的人，豈能夠把持得住？也輕輕答道：他有一個頂好的未婚夫人，他是不再交女朋友的。愛思那裏明白楊杏園的意思，說道：是我一個小妹妹，很好，可以引他來看看。楊杏園道：你說這話，我又想起一樁事。彷彿聽人說，交際場中有個十八姊妹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愛思道：你聽外面的謠言瞎糟蹋人呢。這話他們就是說我們的。其實我們的姊妹共總算起來，三個十八姊妹也不止。但是各人拜各人的姊妹，挺多也不過七八個人，一個團體，沒有十八個人的，外面一談到不相干的事，總是說十八姊妹，那真冤枉。說時進來一個女孩子，約摸有十五六歲的樣



子。穿着白地鴛鴦格的褂子，套着鷄心領圈的雲霞緞坎肩，印度綢短裙子，杏黃色皮鞋，湖水絲襪。那一張鴨蛋臉，配着漆黑的眼珠，十分清秀，烏油油辮子上，插着一朵大紅結子，越顯得玲瓏。他探進頭來，看見有人，又縮了轉去。愛思道：小妹妹來，別走，我給你介紹介紹。他聽了這話，果然進來了。楊杏園一看，他的面孔極熟，常在游藝園碰到他的。他到游藝園去，有時候穿着一身綢，有時候又穿着一套女學生平常的藍布衣服，因為他年紀小，常在女座裏走進走出，很令人注意。當時就想着，不知道那家的女孩子，怎樣一點不拘束？三百六十天，至少有一百天在游藝園，恐怕沒有好結果。不料今日居然在這裏碰着了。這一點小小年紀，就到這地方來，他家若有父兄，恐怕作夢也想不到呢。楊杏園這樣一想，傷心已極，呆呆的望着。愛思笑道：噉！怎麼了？看人也

沒有看成這個樣子的。楊杏園醒了過來，笑了一笑，把那女孩子，倒臊得滿臉通紅。吳碧波他對於這女子，也好像很熟識。他便插嘴道：不但他看呆了，我也看呆了，我們似乎是相識的呢。那女孩子望了吳碧波一眼，把頭一點，小嘴一撇，好像表示不相信的樣子。閻五奶奶便拉着他的手道：小妹妹，坐一會兒。那女孩子就挨着閻五奶奶坐在一處。吳碧波道：什麼？他的名字就叫小妹妹嗎？愛思道：是的。他就叫小妹妹。吳碧波道：那末，我們要叫起來，豈不是佔了便宜？閻五奶奶道：佔什麼便宜，本來他就是小妹妹呀。吳碧波道：小妹妹，貴姓？那女孩子笑道：你聽他們的呢。誰叫小妹妹？說時，在身上掏出一個小粉裝鏡匣子，在裏面抽出兩張名片，給了吳碧波一張，又給楊杏園一張。片子只有一寸來長，印着五個字。中間是余秀英三字，旁邊是浙江兩字。吳碧波一想：是



了。我常在一個會館門口碰見他，大概那是他的會館啦。

第三十七回

玉臂親援艷詩疑槁木

珠簾不捲綺席落衣香

吳碧波正在出神，愛思在一邊笑道：你想什麼？吳碧波道：想做他的哥哥。愛思對楊杏園擠擠眼，楊杏園也笑了。他想這是非之地走了的好，因對着愛思的耳朵，說了兩句話。愛思笑道：你大一點聲音，我一點聽不見。閻五奶奶道：你們要說知心話嗎？走！我們讓你，便和余秀英同到外邊屋裏去。余秀英走到房門口，又拉吳碧波的衣服道：你也走呀。吳碧波當真笑着跟他出去了。楊杏園見沒有人，正好，便道：我今天是抽空來的，改日再來罷。說到這裏臉又一紅，說道：恕我冒昧，我一點不懂規矩，便拿了一張十元鈔票，塞在愛思手裏。誰想愛思拿錢在手裏，看

也沒有一看，笑道：「呆子！依舊把錢塞在楊杏園手裏。楊杏園越發難以爲情了，不知道怎樣才好。」愛思道：「我老實告訴你……說到這裏，也紅了臉，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還不明白我的意思嗎？我們的交情，那在這上頭，至於說到這個地方，他們的目的，只是在抽頭。又把手上的小指頭一伸，說道：「你若要想什麼人，和他去辦交涉，那或者他要和你開一個賬目。你隨便來坐一坐，那是不要緊的。你高興可以賞老媽子一點兒小費，下次可不必了。我本要你一個人來的，你怎樣又和這位吳先生來？」楊杏園不願往下再說，便問：「你聽，他們外面，也在唧唧噥噥呢？」便借此走到外面屋來，和吳碧波使一個眼色。吳碧波道：「要走了吧？人家還等着我們啦。」楊杏園道：「是的，免得他們等。」愛思也追了出來道：「再坐一會兒，忙什麼？但是楊杏園要走那裏留得住，愛思也只得由他。恰好

那老媽子進來了，楊杏園就賞了他們兩塊錢，仍由老媽子引了出來。闖五奶奶余秀英愛思他們送到院子門邊就不送了。楊杏園記得進來的時候，不是走的這個地方，等到出了門才知道，還是後門啦。這裏是個橫胡同，一直可以上大街的，楊杏園對吳碧波道：別忙，他們不讓我從大門口出來，我偏要到大門口去看看，究竟怎麼一回事？吳碧波更是一個好事的人，連忙轉身，就和楊杏園繞到大門口來，剛剛走到大門口，有一輛汽車，恰好開了走。楊杏園看了笑起來，對吳碧波道：這也就是胡同裏的規矩，怕客碰頭呢。二人出得胡同口，各自回家，楊杏園却順道到報館裏去看看。一進門，碰見了排字房的小徒弟，他就嚷道：好了，楊先生來了，副張稿子，還差二十多行啦。楊杏園道：等一等，我到編輯部裏看看，還有現成的稿子沒有。他到了編輯部裏，將自己位

子抽屜一看，到是有一捲信。一面拆一面看，稿子不是不好，就是長了，都不能用。後來拆開一封信，是三首詩，勉強可用，加上題目，就有上十行了。便按了一按排字房的鈴，叫了一個小徒弟來，將稿子交給他。徒弟道：您啦，這還不夠，您自己來兩首詩罷。楊杏園笑道：你也知道這是詩。徒弟道：好，我們也小學畢業啦。詩我們怎不知道，不多長一點兒，七個字一句，對不對？楊杏園聽他一說也笑了。說道：你先拿去，我這就做一點兒補上。自己便在位子邊坐下去，一面打開墨盒蓋蘸筆，一面就構思起來。手邊現成報紙頭兒，拿了一小張，信筆就寫了一個乍見的題目，以後便是詩，那詩道：

薄紗衫子藕絲裙，玉臂親援挹麝芬，故讓偷看銀約指，小名篆作蟹行文。

記得迴廊玉屐遲，銀燈燦爛照花枝，香風忽起釵光動，愛煞驚鴻一瞥時。

道是含情尙帶羞，無端撫鬢更低頭，蠻鞦輕蹴檀郎履，微語風流莫下流。

帶草帶作，一刻兒就成了三首詩。這種詩，自己一看也太豔了，不過是補白主義，因此上題目下，並不肯註名，讓他空着，他估量夠了，將詩交付小徒弟，就回來了。到了次日，他翻報一看，只見詩的題目下面，已經署了杏園兩個字。他想到：這一定是校對先生加上的，他雖然是力求無過，可是絕非我的本意了。又過了兩天，忽然接到一封李緘的信，字跡秀媚，他猜着一定是李冬青寄來的。連忙拆開來一看，上面寫：

杏園先生：報端得讀大著乍見三絕，竊以爲文情並茂，置之疑雨


集中，幾不可辨矣。午間小暇，詩意勃然不可遏，因雜湊三首小詩，一弄班門之斧，惟先生哂而教之。

無奈柔腸著絮泥，新詩幾首仿無題，怪他絕代屠龍手，一瓣心香屬玉溪。

才子佳人信有之，洛妃顏色次回詩，低吟光動驚鴻句，我亦傾心乍見時。

畫出如花尙帶羞，謂渠撫鬢更低頭，遊仙應有詩千首，新得佳人號莫愁。

楊杏園將詩念了幾遍，臉上不由得發起熱來。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：這是那裏說起？引起他的這種誤會，這不比罵我還厲害十倍嗎？自己便拿了信紙，文不加點寫起覆信來。這話越寫越多，足足寫了六張八



行。寫完之後，自己拿起來，從頭至尾一念，覺得重三倒四，有許多話是不必說的。想了一會兒，於是又重念一遍。誰知重念一遍之後，越發不妥，便揉作一團，扔在字紙簍裏。但是人家既然來信，決無置之不理的道理，沉吟了一會兒，便簡單的寫了一封回信。那信道：

冬青女士：頃得詩，如陳琳之檄，頭風立愈，感激奚似？然僕心如槁木，烏有所謂莫愁者。此事之起，殊爲可笑。前因稿缺，戲爲小詩三首以補之。明知遊戲文章，無關大雅，故錄詩而不署名。乃校對者以素無此例，乃補署焉。而杏遂公開，爲輕薄兒矣。女士文以教之，猶不失詩人敦厚之旨，誠畏友也。道義之交，固應如是耳。

杏園拜覆

楊杏園將信寫好，又寫了一個封套，馬上就吩咐長班送到郵政局去。

信是早上發的，一點鐘，就寄到李冬青家。他的小弟弟小麟兒正在門口買糖葫蘆，接了信就望裏跑，口裏一面嚷道：「姐姐，來了信來了信。這天本是禮拜六，余瑞香因為沒有上學，和史科蓮一路到李冬青家裏來，要他一路去聽孔少春吳芝芬合演的四郎探母，說是珠聯璧合，非常的好。」李冬青笑道：「我聽見人說，坤伶戲是沒有什麼可聽的，男子漢捧角，別有用意，我不知道你們當小姐的，也老要捧角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說到這裏，小麟兒正拿着一封信進來，李冬青一伸手便搶了過去，說道：「我還沒看呢，回頭你又弄壞了。」說着將信封的面兒朝裏，撕開封口，抽出信來看了一看，便和信封一捲，一齊插在插兜裏。余瑞香以為是李冬青同學寫來的信，便道：「常常見面的朋友，見了面什麼話不能說，文謫謫的寫信，那不是多此一舉？國文好的人，總有這個毛病，喜歡掉

文袋。李冬青臉一紅，笑道：北京城裏這樣大，爲了不什麼要緊的事由北城到南城來，那是多討厭？寫一封信不省事了嗎？那個像你呢，放着書不念，騰出工夫捧角，那就有的是時間。史科蓮道：當真的，我也懶聽戲。什麼四郎探母，武家坡，我跟着姐姐總聽了一二十回，什麼意思？今天平安換新片子，是李麗吉舒的空門遺恨。白天價錢便宜些，我們不如看電影去。余瑞香道：你總是談電影，將來要成電影迷，跟着那班女流氓去做電影明星。李冬青道：你別說他，我就愛看李麗吉舒的電影。此外還有瑪麗緋賓，他演的電影，我也愛看。史科蓮拉着余瑞香的衫袖，皺着眉歪着頭，又帶點兒微笑，說道：姐姐我們看電影去，人家都答應了，余瑞香在衣襟上抽出他身上的綢巾，在史科蓮臉上一拂，說道：這們大人，這樣涎皮涎臉。這一說，大家都笑了。余瑞香因爲他兩個人

都要看電影，拗不過來，只得犧牲自己的主張，陪他們去看電影。說道：要看電影，這時候去，也早了一點呀。李冬青道：順路在中央公園繞一個灣兒也好，大家主意拿定，也不再計較了，雇了三輛車子，便到中央公園來。買票進了門，余瑞香就要到來，今雨軒去。李冬青說：我們上公園，是來走走，不是專門來喝茶的。要說喝茶，我們家裏，不有的是茶？余瑞香笑道：我今天專犯小人，什麼事也鬧整扭。一邊說笑，一邊走着，在柏樹林子裏，就繞了一個圓圈。他們三人，惟有余瑞香穿的一雙高跟鞋，走得前仰後合，老追史科蓮。李冬青不上，便笑着說道：你們再要跑，我就不走了。說時，他摸著路旁邊的露椅，就坐下了。史科蓮、李冬青走過去許遠，回頭一看，又走回來。笑道：你倒好，索興坐下。余瑞香道：你們不知道，人家這雙鞋子夾腳。李冬青道：這是要好看的結果呀。余瑞香

道：我的高跟鞋，向來是在蘇州胡同做的，偏是我三姨娘要我到香廠一家什麼加利小吃店裏去定做。那天定鞋，我光着絲襪子，夥計拿了一根帶子，在腳上左一量，右一量，鬧了半天，偏偏有兩個短命鬼男人在那裏，目不轉睛的看，我急了，不要他再比，所以就弄小了。李冬青道：你瞧瞧，這們大一個人，連招牌都認不清。佳麗是人家的招牌，小吃素人是人家掌櫃的混號。誰到鞋子店裏小吃去，吃鞋幫子呢？吃鞋底呢？他們正在這柏樹林子裏說笑，只見一個蓬頭穿西服的女子，和這面笑着點頭。余瑞香道：啊！原來是密斯胡，你大喜的日子以後，就好久不見了。那密斯胡提到他結婚，好像很不歡喜的樣子，便走過來，握着余瑞香的手，問道：上回歐美同學會開跳舞會，你怎樣沒有去？余瑞香道：我不會跳舞，去作什麼呢？他說話時，見那邊路上，站着一個男子漢，

約摸三十多歲，帽子拿在手上，頭髮梳得像女人的打扮一樣，一齊梳着望後披下去，又光又滑。光光兒的白淨臉皮，架着一副圓框闊邊眼鏡。身上穿着豆綠帶花的綢夾袍，套着紅扣漏紗的單馬褂，下面又是絲襪光頭鞋。他靜靜兒的在那裏站着，好像在等密斯胡。余瑞香向來胸無城府的，便問他道：路上那個人，是你熟人嗎？密斯胡道：這人你怎樣不認得？這是大詩家時文彥先生。余瑞香看他那種神情，心裏明白了半，自己是個未出閣的女孩子，不便望下再問，說了幾句話，各自就散開了。他們說話的時候，李冬青和史科蓮站在一邊。這時李冬青道：好漂亮的女人，是誰？余瑞香道：這是有名的社會之花胡曉梅。李冬青道：那個大詩家時文彥，就是他的未婚夫嗎？古人說：嫁得詩人福不慳，他這個花枝般的美人，嫁個大詩家，到很相稱呢。余瑞香道：他嫁了

半年多了，嫁了那裏來的未婚夫？李冬青道：那末，他爲什麼對時文彥很客氣，還加上先生兩個字呢？余瑞香把他的高底鞋在地下一頓道：咳！你這人真麻煩，他自有他的丈夫，這時文彥是他的朋友，怎樣不應該稱先生呢？三人一邊說話，一面繞着柏樹林走，不覺走到來今雨軒。依着李冬青散步就算了。余瑞香一定要到茶座裏去歇一歇。李冬青史科蓮只好依着他。三個人坐不了多大一會兒，胡曉梅和時文彥也來了。他們坐的桌子上，擺了玻璃杯子，玻璃瓶子，大概是先前已經在這裏坐了一會兒的了。胡曉梅看見他們在這裏，只笑着點了一個頭，那時文彥一雙眼睛，在那大框眼鏡裏面，甩流星一般的亂轉，低着頭望這邊看來。余瑞香他們三人都有些不好意思，只得都避過臉去。坐了一會兒，胡曉梅先走了。李冬青代他們會了茶賬，也就出了中央

公園，到平安去看電影，當他們入座的時候，一眼就看見胡曉梅和時文彥又坐在旁邊包廂裏。史科蓮悄悄的罵道：這男人也是缺德，爲什麼老釘着人家？李冬青也笑了。余瑞香也輕輕說道：時文彥會做幾句白話詩，在學生界很有點聲名，其實這個人太風流了。不說別的，你看他那一身所穿。照理說，這個年頭自由戀愛，不算一回事，可是人家有夫之婦，你老跟着人家不像樣子，無論你滿口英國法國，沒有這個道理。李冬青將余瑞香身上輕輕一拍，笑道：少說罷，仔細別人聽見了。這時電影已經開演了，大家都在黑暗的屋子裏面，時文彥胡曉梅兩人單獨坐一個包廂，自然也是在黑暗之中，余瑞香心裏假設着，爲了人家的事，他的臉皮倒紅起來。一會兒休息，電燈亮了，余瑞香都不好意思對那邊包廂望。李冬青究竟持重些，他倒處之坦然，史科蓮專

心在電影，更是不過問了。電影演完，出門的時候李冬壽自雇車子回家，余瑞香剛要雇車子，後面有人叫道：密斯余。余瑞香回頭看時，又是胡曉梅，却看不見時文彥了。余瑞香只得站住，笑道：密斯胡也在這裏，我一點不知道。胡曉梅道：我早就看見你們，你們却沒看見我呢。回去嗎？我新近搬了家，和府上住在一條胡同裏哩。我們同路，何不坐我的車去，我可以送你們回家。天上的雲，正黑將下來，余瑞香怕要下雨，心想能坐馬車回去，免得在路上遇雨，也好。便和胡曉梅一路坐上車去。史科蓮的心眼兒窄，不肯上車，說道：我還要上市場買東西呢。頭也不回，竟自走了。胡曉梅原不認識史科蓮，他這樣鬧脾氣走了，胡曉梅並不知道，所以他依舊和余瑞香同車，胡曉梅坐在車子裏和余瑞香閑談，談到學校的事。胡曉梅笑道：你們的同學，又開什麼游藝會？余瑞

香道：是爲旱災籌款，你怎樣知道？胡曉梅道：昨天送了一張包廂票到舍下去了。我怎樣不知道！余瑞香道：令尊本來是喜歡做好事的人，這一點子錢，自然肯出，那天開會你去不去？胡曉梅道：我是沒有什麼事的，可以去。密斯余在會裏做什麼事？余瑞香道：他們演少奶奶的扇子，派我作少奶奶呢。胡曉梅道：怎麼這個游藝會，也是少奶奶的扇子，那個游藝會，也是少奶奶的扇子？余瑞香要告訴他的道理時，車子已經到了自己門口，已由胡曉梅招呼馬車夫，將車停住了。余瑞香和胡曉梅道了一聲再會，下車而去，胡曉梅仍舊坐着車子，一直回家。他的馬車一到門口，遠遠的響了幾陣車鈴，門房知道是家裏馬車到了，就到門口來了。胡曉梅一下車，門房就垂手垂脚的站在一邊。胡曉梅因爲出去的時候，曾約着兩個女朋友來的。因爲時文彥打了四五次電

話，催他到公園裏去相會，他等不及就走了。這時候回來了，想起前事，便問家裏來了什麼人？沒有門房，錯會了他的意思，笑嘻嘻的道：是任家姑少爺來了。胡曉梅聽見這句話，雪白的臉上，陡然泛出淺紫，一會兒淺紫又淡了，變成蒼白，他一語不發，一直就望上房去見他的父親胡建一。胡建一捧着一本除惡社的仙佛雜誌，正在看呂純陽作的那篇原道。他躺在沙發椅上，口裏念道：

語云：天不變，道亦不變，千古以來，無非此一道而已矣。諸子欲悟道之本旨，無多語。曰：在止於至善，至善非一蹴可至，則從小善始，積小善而爲大善，積大善而爲至善，即得道矣。何爲小善？正心修身，周困濟貧等等是已。吾曩令諸子慷慨輸捐，贊助本社，亦即欲導諸子入於道。蓋本社之所以立，即爲端人心，息邪說，救民困。故

以財助本社者，卽不啻端人心，息邪說，救民困也。

胡建一念到得意之時，胡曉梅走上前將他書一把搶了，望地下一扔，胡建一連忙檢了起來，拍了一拍灰，將書頁合着好好的，放在桌上。這才對胡曉梅問道：「又是什麼事，發這大的脾氣？書上有聖人的名字，你就這樣亂糟踏。」胡曉梅冷笑道：「得了罷，心好不用吃齋。」胡建一聽了這話，眉毛一皺，以爲他又耍罵他好佛。胡曉梅接上却不是這樣說，他道：「你老人家不用念經了，把我的事了了罷。怎麼他又來了，來做什麼？」胡建一一想，所謂他者，一定是指他丈夫任放。便道：「他想見見你，說兩句話。」胡曉梅聽了這話，頭也不回，他就走開了。在家裏待了兩小時，天氣已晚了。在家裏實在坐不住，便打了一個電話去。接上了之後，胡曉梅問道：「那兒？」那邊道：「天星社。」胡曉梅道：「時先生來了沒有？」那邊道：「時先生

沒來，何先生來了。據他說：也就會來呢。胡曉梅聽了將電話掛上，吩咐套車，又要坐他父親的馬車出去。家裏的老媽子說：小姐，你還沒有吃晚飯啦，怎麼又走？胡曉梅只當沒有聽見，換了套衣服，匆匆上車走了，不消四十分鐘，車子就到了天星社。門口的電燈通亮，陳列着許多車子，這一來，大概會員來得不少。他一進門，直往小客廳，因為時文彥來了，必然是坐在這裏的。誰知他一進去，却空洞洞的沒有人，只得暫在一張沙發上坐下。他這裏剛坐下去，頭一個何達博士掀簾子進來了，嘴上一撮小鬍子，笑着都會活動起來，他就在胡曉梅下手，椅子上坐了，笑嘻嘻地叫了一聲密斯胡。第二個就是李如泉先生，第三個就是趙維新先生，第四個就是汪愛波先生，第五個章如何先生，第六個就是關增福先生，都進來了，都笑嘻嘻地叫了一聲密斯胡。胡曉梅在家

裏是一肚皮的氣，如今看見許多翩翩少年圍着他，心花怒放，什麼憂愁也忘了。這些人越發湊趣，這個請胡曉梅按鋼琴，那個請胡曉梅唱英文歌，後來還是胡曉梅自己決定了，唱一段崑曲尼姑思凡。他這樣一說，大家都鼓掌，說這是想不到的事，教崑曲的人，這時候本就在這裏等着，何達先生的博士資格，也犧牲了，當起臨時聽差來，連忙就倒了一杯茶給胡曉梅潤嗓子。又不辭辛苦的要去請教崑曲的來吹笛子。李如泉攔住道：不！不！我們在這兒玩，用不着他，我來吹，我來吹。胡曉梅也道：何先生你別忙，就讓密斯脫李吹笛子罷。何達一時高興，不料倒碰了這樣一個橡皮釘子，只得勉強露着乾笑，坐在一邊。一會兒李如泉吹起笛子，胡曉梅嬌聲滴滴和着笛子唱起來。唱的時候，用手拍着桌子打板，臉上帶着笑容，眼光一定一閃，斜向各人身上射來，誰也

覺得精神愉快，一句話也說不得。胡曉梅將一段崑曲唱完，劈裏拍拉，又是一陣鼓掌，也不知什麼原故。這一段思凡，唱起胡曉梅的心事來了。他一點也按捺不住，起身就走。這許多人雖然還想留他多玩一會，但是都知道他的脾氣最嬌不過，只好由他去了。偏事這樣巧，胡曉梅去了沒有五分鐘，時文彥就來了。他一進來，就到小客廳裏去。這屋的前後兩邊門，都垂着簾子，空氣不很十分流通。他坐在綠色的沙發椅上，靠着鴨絨的椅墊，忽然聞見一種香味。他仔細一聞，不是檀香，不是麝香，不是花香，却是美人身上的脂粉香。時文彥是一個談愛情的人，又是一個新式風花雪月的詩家，這種香味一觸到他鼻子裏去，他還有個什麼不明白的道理？他料定胡曉梅一定到這裏來了，這種香味，就是他身上落下來的香氣，還未散盡。舊詩上不是說得有，重簾不捲


留香久嗎？這時何達先生進來了，他看見時文彥一人坐在這裏發呆，問道：你又在這裏做什麼，要做詩嗎？時文彥道：我問你，密斯胡，剛才來了嗎？何達道：來了，他的崑曲越發進步。時文彥道：你怎麼知道他的崑曲有進步？何達道：剛才他在這兒唱一段尼姑思凡，字正腔圓，的正正是崑曲，一點兒不含糊。時文彥見他誇獎胡曉梅，心裏也是好過的，不覺得微微一笑。何達道：他這樣一個花枝般的美人，又能唱，又能舞，真是解語之花，我們天星社裏有了他，真是出色得很。時文彥見他越誇獎，笑嘻嘻地說不出所以然來。何達道：我想我們社裏，一定有幾個人的心，被他燃燒着。時文彥微笑道：雖然有許多人的心，被他燃燒着，我想也只有一個人被燃燒得最厲害吧？你猜這人是誰？時文彥說完，含着微笑，靜等何達博士滿意的答覆。何達道：這沒有別人，一定是李

如泉。時文彥很不以為然，勉強問道：你在那一點上看出來的呢？何達道：這有憑據的，剛才密斯胡唱思凡，就是密斯脫李吹笛子啦。時文彥一聽這話，心裏一陣難過，兩眼發直，說不出話來，何達見他暈了過去，也慌了，連忙問道：怎！怎！怎樣了？說着，用手搖動他的身體。時文彥半晌才說出一句話，說道：我的心絃動了。何達才知道並不要緊，不然何以出口成章，還沒有改掉詩人的吐屬呢？那邊屋子裏的人，男男女女會員，聽見何達博士那樣急切呼喚，以為這邊出了事情，都跑過來看。只見時文彥何達好端端的坐着，並沒有什麼事，大家以為何達博士又是在心理學上，有什麼心得，故意叫喚起來，試他一試，看看成績如何呢，也就不說什麼。何達博士明知時文彥是醋氣攻心的毛病，當着李如泉在這裏，不便說，時文彥本人看見情敵，滿身都是不好過，更不願


說什麼了。這一場事，也就含糊過去。到了次日，時文彥換了一套新鮮顏色的衣服，特意跑到胡曉梅家裏去，探聽他的口氣，看他和李如泉究竟有什麼關係。這胡宅雖不是一個十分開通人家，因為胡曉梅的關係，却完全解放了，只要是胡曉梅的朋友，無論男女，一律歡迎。惟有那些不懂交際的車夫和聽差的，看見胡曉梅的男朋友來了，便互相私議說道：這還不來？來了，大客廳裏一坐，足喝，足吃，足樂，還有齊齊整整的小姐兒陪着，反正比打茶圍強。有的又道：他們就是這個心眼兒。你不聽見他們車夫說過嗎？來上了，天天上這兒打白茶圍啦。又有人說道：這個年頭兒，就是這們一擋子事，養了大姑娘，正經兒婆婆家不去，亂七八糟的胡攪，這倒是文明自由，我的姪女兒，我哥哥要送到義務小學去，我就爲這個反對。這種論調，吹到時文彥他們耳朵裏去，也

不免好笑，尤其是由這樣腐敗的社會，想到中國的前途，覺得是無希望。但是這種下等社會的人，在智識階級看去，像糞蛆一樣，當然不放在心上。所以時文彥來了，只當不知道，這天他到胡宅，由聽差引到內客廳裏，和胡曉梅相會。時文彥開口便問道：「昨天到天星社，你怎麼一會兒就走了？」胡曉梅用手撫摩着耳朵邊兩捲螺旋形的燙髮，笑道：「你不在那兒，也就不願意久坐了。」時文彥道：「還有些什麼人？」胡曉梅就把在坐的人，略略說了幾個。時文彥道：「李如泉倒是天天到，他在遊戲上，是很有興趣的，就是不很讀書。」胡曉梅眼珠一轉，微笑道：「他是學戲劇的人，自然對於遊藝有興趣些。」時文彥道：「學戲不見得就不應該讀書。」再說這人照表面上看，似乎對於朋友的感情，很是熱烈，其實戲劇家把世上的事，都當是戲，這種人很靠不住的。中國人有一句話，戲子無

情，密斯胡，你相信嗎？胡曉梅又微笑了一笑，低着頭，看着他的鞋尖，說道：我很難下斷語。但是密斯脫李，也對我說過，作詩的人，他們是最會說謊的人，你也相信這句話嗎？時文彥道：不然，絕對不然，詩人只是天真爛漫的小孩，所以做出的詩來，都是肺腑裏的話。胡曉梅笑道：你是有名的詩家，難道你也是天真爛漫的小孩？時文彥也笑道：我覺我是這樣，不過一到了密斯胡面前，我就覺得我的天真都失掉了。胡曉梅臉一紅，說道：又是你們詩家的謊話，也是你們詩家的鬼話，我簡直不信。時文彥聽胡曉梅的語氣，究竟還是贊美本人的地方多些，覺得勝李如泉一籌，心裏十分快樂，在這裏談話，一直談了兩三個鐘頭。時文彥問道：今天是禮拜六，我們到華洋飯店去坐坐，好不好？胡曉梅道：不是你在這裏，我早走了，我還有事呢。時文彥道：既然有事，我先走罷。明



天星期，我們在那裏會？胡曉梅道：再通電話罷。時文彥去了，胡曉梅叫聽差招呼馬車夫套車。他的母親胡太太便問道：時候不早了，你還坐車到那兒去？胡曉梅道：我一個錢也沒有了，我要到任家去討錢呢。胡太太見他要回婆家去，倒很贊成。說道：回去就好好的，要錢也好說，不要再吵了。胡曉梅口裏隨便的答應着，帶了幾樣隨時用的東西，便坐馬車回任家來了。



第三十八回 消恨上紅氈人胡不醉 斷恩盟白水郎太無情

胡曉梅坐着馬車到家，已經十二點鐘，叫開了門，一直回寢室去。他丈夫任放，實在是個多情的少年，本睡在銅牀上看書，見他美麗的夫人回來了，由牀上連忙起來含着笑問道：晚上究竟很涼，你穿這一件單的旗袍，不嫌冷嗎？胡曉梅並不理他，取下辮子上的結子，又取下耳朵上的鑽石環子，一樣一樣的送到玻璃櫥子裏去。回頭又拿了綠嗶嘰的短夾襖出來，一個人到牀頭邊屏後背去換衣服，他低着頭，始終也不望任放。任放臉上的笑容也收了，將牙齒咬着下嘴唇，呆立在電燈底下。半晌，在身上掏出烟捲盒，拿了一根烟捲，擦了火柴來吸着，胡曉

梅換了短夾襖，換着軟底拖鞋，從屏風後出來。半天的工夫，彼此都不作聲，任放究竟忍耐不住，是他先開口，便問胡曉梅道：你無論和什麼人在一處，都是有說有笑，爲什麼一見了我就是這樣悶悶不樂？胡曉梅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我是你的玩物，應該見着你就有說有笑。任放道：我不敢把你當玩物，但是我希望你，也不要當別人的玩物。這一句話剛說完，還沒有說第二句，只聽得拍的一聲，胡曉梅將桌上一隻洋瓷杯子，望地下一摔，摔得粉碎。那茶杯子正摔在任放面前，摔碎的碎瓷，一直濺得任放臉上來。胡曉梅雪白的臉，氣得像擦了胭脂一樣，一直紅到耳朵後面去。用手指着任放的臉道：你說出來，我是誰的玩物？任放依舊站着抽他的煙，半晌沒有作聲，然後用手在口裏取下煙捲，彈了一彈烟灰，含着微笑，冷冷的說道：但願你不是人家的玩物。胡曉梅

用背靠着玻璃櫥門，兩隻手十個指頭互交叉着在一處，放在胸面前，說道：我願做天下人的玩物，就是不能做你的玩物，乾脆說你不配做人的丈夫。這話未免太重了，教人怎樣受得住？任放又是一個學陸軍的人，多少帶點軍人的色彩，聽了這話，恨不得伸手就和他打起來。但是他忿火攻心的時候，胡曉梅的態度，已不是那樣強硬了，忽然眼珠一動，一對一對的眼淚從粉臉上落下來。他因為沒有手絹，低着頭，用手牽着小衣襟來擦眼淚。他今天蓬着短髮，又穿的是一件小小的夾襖。這一哭越發現出楚楚可憐的樣子來，到了這個時候，不由你不迴腸盪氣，怎樣還忍罵他？任放心裏既有氣，又不忍十分發作出來，只是極力的抽煙，一會兒工夫，將煙抽了大半根，他便扔在地下，用足使勁把他踩滅，好像出不了的氣，都可以由這腳底下出似的，半晌，兩個

人都不說話。胡曉梅將眼淚擦乾，說道：我私下所有的幾個錢，現在都全花光了，我這是圖着什麼？無論如何，你要給我五百塊錢一個月。任放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五百塊錢一個月不多，這五百塊錢，作什麼用？胡曉梅道：那你就不用管。任放道：我辛辛苦苦弄來的幾個錢，不能給你。看戲跳舞花光。胡曉梅道：我跟誰，誰就要供給我看戲和跳舞的錢。不能供給，兩下就撒開。任放道：撒開就撒開。胡曉梅道：不算話呢？任放道：爲什麼不算話？胡曉梅道：好好好！沒有別的說了。說畢，他展開牀上的一條水紅華絲葛薄被，爬上牀去，一歪身睡下，就將被蓋上了。他睡的是牀裏邊，牀外邊還有一條秋羅的薄被，意思是讓任放睡的。任放見他不吵，自己又何必儘鬧，也就只得胡亂睡下。誰知胡曉梅把氣頭上的話，認作真話，次日起了一個早，將頭梳好，把自己隨時要穿的衣服

放了一隻小皮箱。拾落得好了，便吩咐老媽子，招呼馬車夫套車。任放在牀上，原是睡着的，後來胡曉梅開櫥子開箱子，卜通卜通，翻得直響，就把他鬧醒了。他睡在牀上，假裝不知道，心想看你怎樣。後來胡曉梅真叫套車，他不能不理了，一頭爬起來，問道：你上那裏去？胡曉梅把頭一偏，說道：你管不着！任放道：管不着呀？你這話可以在別人面前說，就不能在我面前說，我就管得着。胡曉梅雖然十分強硬，但是自己要離開婆家，並不把去向告訴丈夫，在中國的習慣上，似乎說不過去。只得說道：我回娘家去，你也能攔阻我嗎？任放也不好意思留住他。說道：回娘家去很好。胡曉梅道：我告訴你，吵歸吵，鬧歸鬧，我可是來得清，走得白。你不信可以派人一路和我去。任放道：我有什麼不信？你儘管走。胡曉梅去志已決，也不管任放干涉不干涉，叫老媽子提了小皮箱，出

大門上馬車去了。任放這一氣，只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，穿着短夾襖，赤着雙腳，踏着鞋子，背着手，在屋子裏踱來踱去。他老太太在廂房裏早聽了一個清清楚楚。因為他們夫妻常常鬥口的，早聽慣了，不算一回事。而且新式家庭，是不許用專制手段的，不像二三十年前，婆婆可以干涉兒媳婦，所以他只好忍住一口氣。他爲着這房媳婦，公園裏出飯店裏進，很不以爲然，未嘗沒有和兒子提過。但是兒子是西洋留學生，多少要比中國普通人文明些。據說，這種事，在外國很平常。他做丈夫的，都不干涉妻子，做婆婆的又有什麼法子呢？今天胡曉梅一發氣走了，他不放心，便走到任放房裏來看看。他一見任放赤着雙腳，便道：「孩子！你鬧成個什麼樣子？你自己想想，你也是個陸軍少將。再說我們家裏，世代書香，也不是沒有根底的人家。他許久不歸家，昨天半夜裏

回來，今天一早又走，我家倒成了旅館了。你還顧着他呢。任放被他母親說了一頓，默然沒有話說。任老太太道：你們的事，我雖然管不着，但是人家家裏三天兩天，總是這樣吵下去，也不成個樣兒，你總得想個法子才好。任放依舊默然無語，老媽子倒着水來，他低着頭就去洗臉。任老太太扶着牀柱，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傻孩子，你二十四分將就人家，人家一分也不將就你，你不是白操心嗎？胡家的小姐也太心很了。我的兒子差不多把心都掏給他，他總是看得一個大不直。阿彌陀佛，這種丈夫那裏找去？這幾句冷言冷語，任老太太說出來，好像只是研究這個問題。却不料一字一句，有些刺任放的耳朵。他雖然十分戀愛胡曉梅，聽了他母親一番不平之言，也就按耐不住，當時就對任老太太道：你老人家不必說了，我自有的辦法。任老太太道：你有什麼辦法？


有辦法也不致弄到這步田地。任放道：你老人家望後瞧。說完了這句，他也沒有別的解釋，任老太太也沒有再問。任放那時洗了臉，穿上衣服，就要去上衙門，任老太太只好走開，自回他的房裏去了。這天任放煩悶得很，一直到晚上他才回來，但是他雖沒有回來，在衙門裏公事辦完，坐在公事桌上，會想家事，在戲園子裏聽戲，會想到家事，一路在車上，也會想到家事。所以他對於胡曉梅的問題，在腦筋裏已經盤旋一天了。一回家，走進書房，便預備紙筆寫信。不但主意打定，連信的措詞，腦筋裏都已有一篇稿子了，任放提筆寫了一張信紙，又寫一張信紙，一氣就寫了五張信紙，便停了，從頭到尾念了一遍。當他初寫的時候，是照着腹稿謄的，原以為措詞很好，誰知一寫出來，自己便覺得有許多過激的地方。沉吟了一會兒，自己一想，不必如此堅決罷，便把信

揉成一團，扔在字紙簍裏，他寫了這多字，也覺得累了，伸了一個懶腰，靠在椅子背上。他頭望後一仰，看見背後牆上，一個鏡框子，鏡框子裏面，是胡曉梅的放大半身相片，那相片正是他結婚以後，蜜月中的，眉宇中另含有一種春氣。他一轉念頭，像他這樣，總算是個美女子，有這樣的美女子爲妻，不能不算幸福，要和他決裂了，恐怕找不到第二個。照我自己看來，固然待他不錯，但是他是富人之子，跟着我這武人，究未免有些受屈，也不能完全怪他，他是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人，慢慢的勸解他，總會好的。古人說：至誠格天，我以至誠去感動他，他若不是鐵石心腸，不能不回心轉意罷。這樣前前後後一想，就把剛才一陣憤憤不平之氣，由大化小，由小化了，慢慢地平了下去。一看窗戶格上掛的月份牌，明日是個假日，不用得上衙門，不如瞞着母親，到胡家去


一趨。岳丈胡建一，他是最器重我的，我把他女兒的事，告訴了他，也許他會出來轉圜。他雖然很文明，究竟是個官僚，決不願意他的女兒不作少將夫人，却作社會交際明星。任放這樣一想，他的計畫就全變了。到了次日，他換了一套新製的西裝，坐着馬車，就到胡宅來。這個時候已經十二點鐘了。胡曉梅穿着藍白鴛鴦格沙丁綢的長褂，只齊平膝蓋露出一大節絲襪在外面，絲襪子上露出一截雪白的腿。拿着一個網球拍，從裏面出來，在大門口碰一個正着，馬上臉上就變了一個樣子，扔了網拍，逕自轉身進去了。胡太太聽見老媽子報告，便隔着窗戶，把他叫了進去。胡曉梅坐在一邊椅子上，兩手舞弄着網球拍。胡太太道：「孩子，今天任放來了，你未免給他下不去，胡曉梅板着臉道：『我有什麼給他下不去？我就是這個樣子，他不高興就罷。』說時將手裏的網球

望地板上一扔，拍的一聲響了。接上說道：給他下不去，就給他下不去，他能把我怎樣？充其量不過是離婚。胡太太道：什麼？離婚！你不要糊塗，我是不能答應你這個事情。你自己不顧面子，你也要替你父親顧一點面子。知道的呢，說你們夫妻不和，不知道的呢，說是我養的女兒不好，給人家休了，這有多難為情？就是以後見了親戚朋友，自己也要不好意思。胡曉梅道：我離婚離定了。你就不答應，我也是決意不再進任家的門。胡太太正要望下說，老媽子進來說道：有位時先生來了電話，請大小姐說話。胡曉梅聽了這話，也不和他母親分辯，逕自走了。他直接電話，正是時文彥打來的，他說：你還不到社裏來嗎？大家都等着你啦。胡曉梅這才想起來了，今天天星社的同樂會，自己答應了登台演春香鬧學，一鬧整扭，把這事都忘了。說道：時候還早啦，忙什麼？

時文彥道：社裏人多，大家在這裏說說笑笑，也是有趣味的，不強似在家裏悶着嗎？胡曉梅道：好罷，我就來。掛上電話，他將自己做的形頭，用一個包袱包了，便坐了馬車，帶着形頭，到天星社來。這日天星社熱鬧極了，有電影，有音樂，有跳舞，有崑曲，崑曲是男女合演，尤其是震動一時。胡曉梅一到社裏，見男男女女，歡天喜地，把任放和他吵嘴生氣的事，已經丟在九霄雲外。約着和他合演鬧學的張太太李如泉先生，坐在一間屋子裏對戲詞，鍊身段。這時，會場上的電影已先開了。電影以後，接上有幾個會員的小姐，演月明之夜，葡萄仙子兩種歌曲，第三就是絲竹會的音樂。來賓越來越多。台下列着一排一排的椅子，男女夾雜，都坐滿了。在座的男女，有一半穿的是西裝，女賓更不用說，在人叢中，左一團毛蓬蓬，右一團毛蓬蓬，都是燙髮與剪髮，就是這兩樣，可以



看出在座的人，都是中上等社會的人。所以會場上，雖然坐滿了，却並不吵鬧，音樂停後，大家都互相說道：胡曉梅，胡曉梅。只聽見轟天轟地，一陣鼓掌之聲。大家抬頭一看，台上出來一個戲裝女子，做着身段，合上笛聲，唱了出來。他穿着渾身的水紅綢單衣服，罩着黑嵌肩，繫着白綢腰帶，把腰束得小小的，頭上束一個小髻，又垂着一股辮，繫了一大仔大紅絲線，越發顯得身材窈窕。這時會場上的秩序，不能像以前那樣淨穆了。胡曉梅一舉一動，會場上就有一陣哄堂大笑之聲，笑聲過去，接上就是霹靂拍拍的鼓掌聲。胡曉梅演的，正是春香鬧學的春香。他爲人本來却極伶俐，極活潑的，而今去演這頑皮丫頭，於天真爛漫之中，弄些小狡猾，台底下的人，沒有一個不傾倒，所以無論如何，這笑聲和鼓掌之聲，總是按捺不住。好容易一直到演完，再加上最後一次




猛烈的鼓掌。喧嘩之聲，才安靜了些。胡曉梅到了後台許久，兀自聽到前面的掌聲，拍個不已。在後台的人，一陣風似的，圍了上來，都說道：密斯胡，密斯胡，你演得實在好，你看是多們受歡迎？胡曉梅這時心裏得意，真是南面王無以異。他又回想到在台上演戲的時候，台底下那些裙屐翩翩的少年都有些神魂顛倒，這樣看來，自己實在是個美人，決不是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，僅僅任放和時文彥兩個人認爲好。當自己在一邊卸裝的時候，時文彥遙遙的立着，含笑相視。胡曉梅在鏡子裏看見時文彥的樣子，也就抿嘴微笑。在後台的一些男子，誰又不是烏眼鷄似的，呆呆的傻望，但是這裏有男賓，也有女賓。女子的妬性，也是天生的，有個人看見胡曉梅這樣出風頭，却故意的說道：任太太今天演這好的戲，任先生怎麼不來看一看？胡曉梅最怕人家叫他做任

太太，在大庭廣衆之中，這樣說法，尤見其是令他難堪。因此立刻少了興趣，洗了臉，換了衣服走了。胡曉梅回到家裏，不過十一點鐘，照說是很早的，還可以坐一會兒。不過他心緒亂得很，拿了一本英文小說，睡在銅牀上看。不想這書本子，丟得太久了，一頁書，倒有上百個生字，看了一兩頁，將書扔在一邊。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。第二天，他逆料時文彥一定會來的，一直等到晚上，還沒有一點兒蹤影，心裏越發不舒服。到了第三日，十點鐘起來了，這個時候就是出去，也沒有地方去玩。心想好久沒看過報了，就叫老媽子在旁邊客房裏，拿了幾分報進來看。也沒梳頭，洗了臉之後，只擦了一點兒粉，便躺在沙發上看報，先拿正張一看，看了幾行題目，扔在一邊。到是看社會新聞有趣，都看了一遍。後來無心檢起新文庫來一看，見上面有一首詩，詩的題目下，是時文

彥的名字，他雖然不要研究文學，有時文彥三個字，射入他的眼睛，他就禁不住要看。那題目是父親的眼淚，胡曉梅原不知道他說些什麼，後來一看那首詩，却是時文彥哀悼他死了的兒子的，胡曉梅因為他的兒子，聯想到他的夫人，心裏十分不痛快。將報使勁一扔，扔在地下。正在這個當兒，老媽子送上一封信來，胡曉梅拿過來一看，却是一個水紅的西式信封，上面有凸起來的海棠花印，四週還有水縷的透明花邊。這東西又小巧，又雅緻，一望而知是個漂亮人物寄來的。那信面上，寫着一筆秀逸的柳字，很是好看，胡曉梅不必看，已經知道是時文彥寫的。他拆出信來一看，是兩張挺好的上等印花宣紙。信上寫道：

曉梅：這兩天晚上的月色很好，我爲着俗事，不能和你一路到中央公園去踏月，這是多麼惆悵而不幸的事。今天下午，坐在空洞



而明瞭的窗下，悠悠的南風，吹動窗外嫵媚而嬌艷的夾竹桃花，送來一陣清香。我在這一剎那裏面，得到無窮的快感，心房裏充滿了愉快。那窗外的夾竹桃花，他在那裏舞蹈着，默默的微笑着，要引我做他寂寞環境裏面的相伴者。但是我能夠做他的相伴者嗎？我已做了一個人的忠僕，我的心，同時也掏給他了。曉梅，聰明的曉梅！你應該知道吧？我做了一首小詩，望您指正。

狡猾的小鳥，

你不要對我賣弄你的歌喉，

嬌豔的新花呀，

你也不要對我微露你的媚笑。

你們要知道我只有一顆心——僅僅的一顆心，

已獻給我心愛的她了。

你們別癡心妄想，

我的愛——黃金的愛——絲毫不能分潤給你們呢！

胡曉梅看了，冷笑了一笑，也不做聲，把那兩張信紙，依舊疊着，放到信封裏去，却把他放在牀上枕頭底下。從那天起，胡曉梅慢慢的回心轉意，又覺得還是任放不錯。恰好又得了一個消息，說是江南趙督軍來了一個電報，要請任放到南邊去，這一去不是師長參謀長，少不了也是一個紅差事。任放若是做了一個大官，錢是有得用的，架子是有得擺的。此外雖然還有些小不如意的事，那也只好將就了。這樣一想，就想提早一點，和任放言歸於好。在他母親面前，也微微露了一點口風。胡太太道：是呀！我聽說他要到南邊去了，將來他做起督軍省長來，也

不可知呢。做督軍省長的太太，是多們威風的事？你若願意回到任家去大家都好。胡曉梅聽了這話，默然不語。胡太太一見，知道他的心已動了。便道：這樣罷，我來送你回去。胡曉梅道：就這樣回去，我是不去的。胡太太道：要怎樣才回去呢？還要他來登門謝罪嗎？胡曉梅道：那末，你送我去，就不算登門謝罪嗎？胡太太道：唉！年紀輕的人，都要這虛面子，你既然不肯去，他那裏又肯來？這樣罷，等我來打一個電話給他，約他逛北海，你在那裏和他會面，好不好？胡曉梅道：這到可以。胡太太見胡曉梅已經答應，當天就打了一個電話給任放，約他明天下午三點鐘，在北海漪瀾堂相會，任放接了這個電話，也就猜中十之八九，心想叫我去，我就去，看你們怎樣和我開談判。到了次日下午，任放果然就到北海去，在漪瀾堂臨水的石欄干邊下，找了一個茶座，喝着茶等着。

到半點鐘，胡太太來了，胡曉梅走在他後面。他的眼睛快，和任放四目相射，打了一個照面，彼此都沒有作聲。胡曉梅上前一步，手胳膊碰了一碰他母親，輕輕說道：在這裏。胡太太一眼看見，便向任放桌邊走過來，任放對他岳母，本來沒有什麼惡感，看見胡太太來了，連忙含着笑容站起來，將自己面前的籐椅子移了一移，意思讓胡太太坐，口裏輕輕的似乎叫了一句伯母，但是聲音很細，連自己也許聽不出來呢。胡曉梅跟着走了過來，低着頭，眼睛並不望着任放，先將手上提的錢袋放在桌上，回頭又把綠綢傘也掛在桌上，彎着腰搬椅子。胡太太坐了，指着任放的下手對胡曉梅道：你坐那邊罷，這裏有太陽。胡曉梅道：不要緊。說着就在任放對面坐了。任放偏着身子望上坐，將臉對着胡太太，在身上掏出烟捲盒子來，打開盒子，揀了一根烟捲，在桌上頓了十

幾下，然後擦着火柴，將煙燃着。看他那個樣子，幾乎全副精神，都注在一根煙捲上，什麼事都不知道。這時夥計又沏了一壺茶，胡曉梅站起來，替胡太太斟了一杯，自己斟上一杯，看了一看仕放的杯子，却沒有斟，他依舊坐下。胡太太開口問任放道：你早來了嗎？任放道：也不多大一會兒。說了這句話，大家又復默然。胡太太想了一想，勉強笑着道：你兩個人都有些孩子氣，少年夫妻，爲什麼常常鬧得這樣生疏？任放抽着烟，也勉強笑了一笑。胡太太又道：你們還是好好的在一處，和和氣氣，免得你們老太太生氣，你今天帶他去給你們老太太陪個不是，也就算了。至於你少年夫妻，還有多大的仇恨嗎？任放笑道：我們那個窮家庭，令愛怎樣住得慣？胡曉梅聽到這話，本想駁他幾句，因爲這地方遊客很多，怕吵起來不像樣子，只得忍住了。胡太太却已接嘴道：事已

過去了就算了，你何必說那負氣的話？任放見胡太太和顏悅色的說話，也不能一味強說，便道：這並不是我負氣，實在是眞話。不信，請你老人家當面問。胡太太攔住道：得了，不要望下說了。這裏現在有船出租，我們租一隻船，在水裏游一游，好不好？任放道：好，我們划船上西天。胡太太正色道：你怎麼和我生起氣來？任放一想，果然這話不分解出來，好像是氣話。便笑道：你老人家聽錯了。說着拿手一指北海的北岸道：我說的西天，是那裏有佛爺的小西天。說到這裏，又將手對海水一指，說道：不是龍王爺那裏的西天。太太一想，果然自己錯了，好笑起來。胡曉梅要笑，又因爲和任放生氣，將臉偏到一邊，用手絹握着嘴，伏在椅子圈上。任放雖然一肚子不平之氣，見他嬌妻這種一笑百媚生，正是未免有情，孰能遣此。他離開座位，在碼頭上租了一隻船，走回來，吩咐


了夥計看着座兒，便請胡太太上船，胡太太在前行，任放在胡太太後面，胡曉梅又在任放後面。船本靠在碼頭邊，任放先攙扶胡太太上船，胡曉梅搶上一步，第二個要上船，依胡曉梅想着任放往日的行爲，必定也會攙他一把的。不料任放將身子一閃，讓他自己上去，胡曉梅這一氣，只覺鼻子一酸，恨不得要哭出來。大家上了船，胡曉梅坐在船頭上，胡太太在船中間，任放坐在船梢上，架着兩枝槳，便划起來，划到北海的中心，胡曉梅坐到中間來，也拿着槳，在水裏有一下沒一下的划。胡太太笑道：你小心些，水雖然不深，落下去，保管也淹得死人。胡曉梅道：淹死了也好，世界上少了一個無用的人。任放在身後接嘴道：胡小姐，你這是罵我嗎？胡曉梅道：我不敢罵你，我說我自己。曾吃會穿會花錢，就是不會做事，這人還不可以淹死嗎？胡曉梅口裏這樣說的確

是有些說自己，任放偏偏不諒，冷笑道：你還以為不會花錢呢？這句話把胡曉梅激起氣來了，把頭一偏，說道：曾花錢，不錯，你家裏有多少錢給我花了？任放道：自然是沒有錢給你花，有錢給你花，還這樣看不起我嗎？胡曉梅道：哼！老實說：你有錢，我也看不起你。任放道：是呀！我是一個武人，不能和別人一樣，漂漂亮亮的，不會妹妹長，妹妹短，做新詩送人。這幾句話太厲害了，連胡太太聽着，臉也紅了。胡曉梅道：你拿這種話侮辱我，我拚了你。說着，站起身來，就要望水裏跳。任放橫着心，按着兩隻槳，睬也不睬，胡太太嚇慌了，也不知道用手扶去。

第三十九回 深巷逐芳蹤投書寄愛 華筵趁餘興擊鼓催花

却說胡曉梅要向水裏跳，大家都不去拉他，站是站起來了，做了跳的勢子，却不能跳，反而坐下去，用手絹握着臉哭。胡太太氣極了，以為任放的心實在太狠，看見他女兒要跳到水裏去，並不理這回事。設若真正跳下去，那還了得？便對胡曉梅道：「哭什麼？這種鐵打心腸的人，和他離開也好。」任放道：「我們武人，直心直腸，不會用這些手段，這是我承認的，要說我是鐵石心腸，我却不承認。」胡太太道：「見死不救，還說你的心腸不硬，要怎樣才算硬呢？」任放道：「他並沒有跳下去，我怎樣見死不救？」胡太太道：「你倒說得好，並沒有跳下去，跳下去才救，哼！他們在這裏鬥」

口，胡曉梅一句也不作聲，只坐在那裏哭，半天，他才插口說道：你快划船攏岸，我們從此撒手。任放着槳，將水使勁一打，濺得水沫亂飛。說道：好極，我們就此撒手，若不撒手，就是這北海裏的王八烏龜。說畢，也一聲不言語，把船一直划得靠岸，胡太太和胡曉梅兩人，並不和任放打一個招呼，頭也不回，就這樣走了。他母女回得家去，將今後的情形，對胡建一說了，說是非離婚不可。胡建一皺著眉道：鬧到這步田地了，我還管什麼呢？你們愛怎樣就怎樣，胡曉梅見母親同意，父親又不管，離婚這事就算成功。不過這裏面，就是一件事要考慮考慮，自己在社會上，有一點小名，社會上只知道是密斯胡，並不知道是密斯任，若是在法庭上公開的離婚，很是不好。就是雙方正式登報聲明，也是不可能。若不是這樣辦，又怕不能斬釘截鐵的和任放離開，因此躊躇了



幾天，不能解決。恰好那邊任家，也是抱這一樣的思想。後來經親友從中說合，這一個問題，移到原籍憑幾個親友作證解決，北京方面，不讓人知道，也不用得上法庭打官事，徒費時日。好在兩方面都是願意離婚的了，就完全同意。在胡家以為這事，外面沒人知道。可是交際場中的事，怎麼瞞得了？在胡曉梅還未離婚之前，時文彥李如泉任放三人對胡曉梅一人，成了四角戀愛，李如泉想他是有夫之婦，我想不着，時文彥也想不着，胡曉梅進行離婚以後，時文彥越是每日跟在胡曉梅後頭。胡曉梅回南去離婚，時文彥和他同車南下，也回家和父親分家，和他夫人離婚。兩方面都離了婚，就沒有障礙，後事就不必提了。失戀的人，妒嫉心是免不了的，因此李如泉把這事的內容，到處告訴人，於是就弄得滿城風雨了。胡曉梅的女朋友，誰也都知道他和時文彥發

生了戀愛。但是是一個是有夫之婦，一個是有婦之夫，逆料沒有好結果。現在居然都打破難關，要成眷屬，可知道天下事，只要肯去做，沒有不能解決的。余瑞香家裏和胡家相距最近，得的消息，也就最詳細。這一天余瑞香在瑞蚨祥做了一件蔥綠色的印度綢單褂，今天新取了回來，他穿在身上，又把他姨媽的珠子，也掛在脖子上，蔥綠色上面，托着又白淨又圓潤的珠子，又素雅，又好看。他高高興興，帶走帶跳，跑到他母親屋子來，要告訴他的母親，問好看不好看？余太太一見就歎了一口氣，說道：打扮這樣時髦做什麼？你看胡家小姐，是什麼下場呢？也就爲了漂亮兩個字啦。余瑞香最怕他母親嚙唆的，聽到他母親這樣說，越發跑得快了。他走回自己屋裏去，把衣服脫下，疊好了，送到玻璃樹子裏去。却按着電鈴，打算叫老媽子來，將一串珠子，送回三姨媽。可是

按了幾次鈴，老媽子也不見來。正沒好氣，史科蓮進來了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什麼事？我奶奶想吃水果，叫劉媽出去買東西去了。因為別個老媽子，他叫不動。余瑞香聽見這樣說，氣就平了。說道：『沒什麼事，這串珠子，我要送還三姨媽呢。』」史科蓮道：「你又要到那處作客，借人家的東西。」余瑞香道：「我看人家身上穿綠衣服，配上白珠子，很是雅靜，我作了一件新的綠衣服，就掛着珠子試試。」史科蓮道：「你穿着給我看看好不好？」余瑞香將舌頭一伸道：「媽媽已經在開話匣子了，別高興罷。」史科蓮道：「你不是說，今天晚上去看電影嗎？這樣一說，又不去了。」余瑞香道：「咱們偷偷兒去，別讓他知道。」史科蓮道：「要去就得告訴姑媽，偷着去我不幹。」余瑞香道：「你不去也好，我房裏不捨黑電燈，你就在我房裏念書，這樣一來，他們就不疑心我出去了。」史科蓮道：「你勾通我作賊，有什麼交換條件？」

瑞香道：我出去先和你買兩本小說，帶回來送給你看，好不好？史科蓮道：要買你就買封神傳，頭回我只看了一本，就不見了。現在還想呢。余瑞香道：那更好買，舊小說只要三五毛錢，我一定買來。兩個約好了，吃過晚飯，史科蓮當真到余瑞香屋子裏來讀書，余瑞香悄悄的換了衣服，就到真光電影院去了。他穿的是一件寶藍色的印度綢旗袍，上面繡着白色大花，衣光閃閃，很令人注意，他本來約定了梅雙修的，在四圍座上一望，不見他的影子，他預料梅雙修沒來，就在身邊的椅子上坐下了。他左邊一排，都是外國人，右邊空着一把椅子。一會兒工夫，這坐位上就坐下了一位西裝少年。這人余瑞香認得，是京華大學的學生，叫着畢波麗，是荷花文藝社的主要分子。余瑞香原不知道這樣詳細，因為有兩次看電影，偶然碰到他，都坐在一排，到了第三次，余瑞香



坐下了。他又坐在一處，恰好這次余瑞香是一個人休息的時候，到食堂去喝了一杯咖啡，回來一看，有一張名片，放在自己的椅子上。余瑞香檢起一看，名片是橫印的，第一行是荷花文藝社社員，第二行是京華學生合作會幹事，第三行，字大些，在中間，是畢波麗三個字，波麗兩個字連在一處。畢字一個字單另，這是表示名姓分別的意思。第四行是籍貫，第五行是通信處。余瑞香自言自語的道：這是我的位子，誰放名片在這兒？說畢，將名片一扔，扔在地下。這畢波麗却站起來一笑，鞠了一躬，說道：是我的名片。一鞠躬起來，伸手又呈上一張名片。余瑞香怔怔的望了他一眼，也沒有理會，自去看他的電影。因為余瑞香雖不是個交際明星，但是常和他姐姐到幾家大飯店去看跳舞，男女交朋友，早看得慣了。不認識的男子，和女子去說話，他却不以爲奇。那畢波

麗見余瑞香沒有理他，却也並不見怪，他想這是可以親近的。他看着銀幕上映出的英文說明書，口裏就嘖哩咕嚕的念着，要表示他懂得外國語。口裏念時就把一隻手的肘子，撐在架起的大腿上，却把手來托着頭，故意把身子望余瑞香這邊歪。在黑影裏面，余瑞香又不便去另找坐位，只得把身子一閃，讓開他些。一會兒電影演完，電燈亮了，畢波麗把他黃黝色等邊四邊形的臉，不住向余瑞香這邊送，他微微的笑時，又露出兩粒光燦燦的金牙。余瑞香看見，又好氣又好笑，瞪了他一眼，就離開他走了。這一次他怕又遇到畢波麗，不敢上樓，却坐在樓下。不知道這畢波麗偏偏知道，他又趕了來坐在一處。余瑞香把臉一變，就走開了，另外找了一個坐位。畢波麗見他走了，却不能再追，只得算了。電影映完之後，他就先一步走，站在大門的一邊，兩隻眼睛，只望

人叢裏射去。一會兒見余瑞香出來了，他就跟在後面，余瑞香雇車回去，他也雇車在後面追着，一直送余瑞香到了家門口，下車進去，他也遠遠的下了車。走到門口兒，將門框上釘的門牌，下死命的釘了一眼，他看見大門上一塊銅牌，大書特書余宅兩個字，於是他又知道余瑞香姓余。這一回來，他知道了人家住址，又知道了人家的姓，總算沒有白跑。仍舊雇了一輛車子，回自己的寄宿舍。這寄宿舍的房子，本來一排一樣的，畢波麗一路記掛着余瑞香，推開房門，電燈是不來火了，他找了半天，找不着火柴，也沒有點洋燭，只得在黑地裏脫了衣服，就望牀上一鑽。這一鑽，不打緊，一根似棍非棍，似板非板的東西，在胸口上掃了一下，接上一個一身赤條條的人，在床上跳了起來，畢波麗嚇了一大跳，登時想起來了，是走錯了房間，爬上人家床上來了。那人揪着

畢波麗的衣服，厲聲喝道：誰？畢波麗道：是我，對不住，我走錯了屋子了。那人一聽，果然是畢波麗的聲音，也就算了。這樣一來，這一個號子裏的學生，都被他吵醒了，大家哈哈大笑。畢波麗走回屋子，一聲不言語，就睡了。自這天以後，他就留心打聽余瑞香的名字，他在那個學校讀書。先是到他胡同口上，雇了在那裏歇着的一輛人力車，到別處去，講價的時候，格外多給七八個銅子。坐在半路上，和車夫講起話來，問道：余家小姐，也坐你們的車上學嗎？車夫道：大小姐出了門兒了，只有二小姐上學呢。他上學有時坐我們的車，有時走了去。畢波麗道：這遠的，他們也走嗎？車夫道：不！就是這胡同口上一拐灣，那個外國女學堂。問到這裏，畢波麗將余瑞香的學堂打聽出來了。不到兩天，他想法子，又在號房那裏，打聽得了余瑞香的名字。這一來，大功告成，馬上他就

做了一首新詩，送到他一個老投稿的報館裏去。題目是寄心愛的她。過了幾天，登出來了，他買了七八份新式雜誌，凡是登了他的新詩的，都有一份。他把這些雜誌和這一份報網在一處，由郵政局裏，寄給余瑞香。余瑞香拆開一看，莫明其妙，不知道是誰寄的，將那些雜誌，翻開來一看，見有些地方，用紅筆圈了許多密圈。所圈的地方，題目下都署着畢波麗的名字。余瑞香這才明白了，他也沒有看，將那一大包東西，叫老媽子都倒入字紙簍去了，誰知這一捲東西寄來之後，那畢波麗上午一封情書，下午一首新詩，接二連三的來。余瑞香看了，氣得要死。他便暗暗的和史料蓮商量，用什麼手續來禁止他。史料蓮道：那有什麼難，把他所來的信，都放在一處，寄給他的校長，由他校長怎樣辦。余瑞香道：那樣不好，一鬧出去，就滿城風雨了。史料蓮道：你既然不願鬧

出去，沒有別的法子，只有不理他的一着，他老寫信來，你老不理他，他還不算了嗎？我還有一樁事和你商量呢，你借一條紗裙子給我作一作客。余瑞香道：你到那兒去？史科蓮道：你還不知道嗎？今天是李冬青老太太的生日，我去拜壽去。我以為梅雙修早已告訴你了，所以並沒問你。余瑞香道：我一點兒不知道。這是怎辦，臨時買什麼東西送他？史科蓮道：他原為怕人送禮，所以不肯告訴人，我們就去拜壽得了，不要送禮。余瑞香用手指頭，將史科蓮額角上一戳，笑着罵道：你這小東西，現在和他一鼻子眼出氣，連你姐姐都看做外人了。史科蓮道：並不是我幫他說話，當真是這樣子。余瑞香道：為什麼老太太生日，我不知道一點影兒，你偏知道。史科蓮道：這可冤屈死人，我若知道你不知道這事，為什麼不告訴你？余瑞香道：這且不管，你送什麼東西？史科蓮道：李

冬青說那天我辦一點兒家鄉菜，隨便請幾個客，你來玩玩可以的，可不要送禮，你送禮我就惱了。所以我聽他的話就沒有送禮。余瑞香一頓腳道：嘿！你這人怎麼這樣？心眼兒？你送禮去，他當真會惱嗎？史科蓮聽他這樣一說，也笑了。兩個人說話各自修飾了一會，余瑞香只穿了一件直羅的旗袍，穿一雙露花黃色的皮鞋。史科蓮道：到人家去拜壽，爲什麼反穿得老實起來？余瑞香笑道：穿老實些罷，省得又去和女孔夫子開雄辯會。兩個人雇了車子出了前門，又在南貨店和菓局子裏買了兩大包東西，然後才到李冬青家裏來，他們走進院子，却見小客室裏一片談笑聲，余瑞香站在院子中間，喊了一聲密斯李，李冬青聽見喊時，却從上面房間裏出來，笑道：密斯余也來了，請裏面坐。他們走進屋裏，只見六個女子，一大半是女學生裝束的人，坐在屋裏嗑瓜

子說笑話，見他兩人進門，都站了起來，除了梅雙修外，李冬青一一介紹，乃是江止波，李毓珠，朱韻桐，楊瑪麗，楊愛珠。這其中以江止波女士，最是令人注意。剪着短短的頭髮，挺着胸脯，穿着一件彷彿西裝的沒領褂子。一口雲南官話，議論風生。那楊瑪麗和楊愛珠最說得來，幾句之間，總夾着一句英文，那楊瑪麗談起來，却和余瑞香認識，在比國學校，還同過一個學期的學呢。余瑞香和大家談了幾句話，站起整整衣裳，笑着問李冬青道：伯母呢？李冬青笑道：你是不是要拜壽？我們還講這種俗套。余瑞香笑道：這要算俗套，我們做什麼來的？李冬青道：這不過是個熱鬧意思，大家坐在一處叙叙罷了。若是真要磕頭拜壽，那真成了演戲了。余瑞香道：就是不拜壽，我們也請壽星老一塊兒坐坐。李冬青道：前面客廳裏，還有幾位客，他老人家在那裏談世道人心，談上

了癮，捨不得走呢。說着他便來請他母親到後面去，這客廳裏，有何劍塵夫婦，有楊杏園，有李冬青弟弟的校長方子安，有李冬青南方來的母舅方好古，有梅雙修的哥哥守素，和他嫂嫂朱映霞。大家散在四處坐着，陪李老太太閑談。李老太太坐在一張矮些的軟椅上，小麟兒站在他面前，他牽着小麟兒的手，撫摸着，他却和衆人說話。他見李冬青來了，便問道：是誰來了？李冬青道：是余小姐和史小姐。李老太太道：他們這老遠的路，也跑了來，我去看看，說着他和小麟兒進去了。李冬青在他母親坐的地方坐下。他的下手，就是朱映霞。便問道：你的畫，越發畫得好，我討了好幾回，總不肯替我畫一張。朱映霞道：我的作品，實在太幼稚，不好意思送人。你若一定要，那天請到我家裏，我把練習的畫稿，全拿出來，隨便你挑幾張。李冬青心裏，老這樣想，聽說圖畫學校都

要畫模特兒的，難道女學生也畫嗎？這個疑團，早想打破，如今朱映霞叫他看畫，正中其意。便對朱映霞道：好極了，那一天，我一定去奉訪。我不懂，密斯朱這樣好的畫，怎樣不在報上宣布一兩張？朱映霞笑道：固然做藝術家的人，像賣文章的人一樣，不能不出風頭？如若不出風頭，你的名字沒有人知道，永遠沒有飯吃。但是我還沒有出風頭的程度，如若勉強去出風頭，一來就把招牌砸了，以後就不好辦呢。我看許多詩家，東西還沒有成熟，馬上就想出風頭，結果，弄得招牌很臭，以後生意不好做了。而且報館裏的人，都是有黨見的，你和他沒有關係，他那裏會和你鼓吹？他這樣一篇帶議論帶譬喻的話，雖是無心之言，却好像完全影射着楊杏園。李冬青臉對着朱映霞說話，却不住用眼睛轉過去，時時考察楊杏園的態度。楊杏園始終只是微笑地聽着，並不覺



得奇怪。那朱映霞的未婚夫梅守素，在一邊冷冷的看見李冬青有些不安的樣子，臉上的笑容都是勉強的。便笑着對朱映霞道：你不要信口雌黃了。說着，用手一指何劍塵和楊杏園，笑道：現坐着兩位新聞記者在這兒，你公開的說人家有黨見，太不客氣了。楊杏園笑道：不要緊，不要緊。新聞記者就常罵新聞記者，何況外人？密斯朱剛才說的話，實在很透澈，我也是想出風頭，程度不夠的一個。因為新聞記者，宣傳他的名字，猶如商家宣傳招牌一樣，是飯碗分內的事。梅守素笑道：誠然，我們學藝術的人，真不如你們新聞界，都是被動的鼓吹，不能自動的鼓吹。李冬青道：不然吧？那些圖畫展覽會，也是被動的舉動嗎？方子安笑道：這一句話洞中癥結，梅先生沒有可說的了。梅守素笑道：密斯李是個文學家，所以他說起話來，總和文學家張目呢。李冬青聽了，倒不

好意思。楊杏園道：密斯李自然是個文學家，但是我却絕對不敢承認，和我張目的話，更是談不到了。李冬青道：楊先生不承認是文學家，就不承認是文學家罷，又何必下一個轉筆，先說我是文學家，而且還下了自然兩個字。何劍塵道：杏園這話，並不是阿私所好。他說到阿私所好這四個字，楊杏園在一邊，偏偏留心聽了，望了他一眼。何劍塵却一點兒不覺得，依舊望下說道：現在女學界，有新智識，舊文學又極有根底的，那有幾個？密斯李這個文學家招牌，是可以掛的。李冬青笑道：若照何先生這樣說，我不但可稱女文學家，就是文學博士，也叫得過去。反正關起門來起國號，誰也管不了。何劍塵道：關門起國號，是密斯李自己願意這樣。若是肯把作品在報上宣布，社會上一定和你上尊號的。方子安道：密斯李的作品，爲什麼不讓宣布？何劍塵笑道：這個我早

知道了，密斯李是因爲報上的假女士太多，不屑和他們爲伍吧？楊杏園笑道：你這話，適得其反。密斯李正因爲怕人家知道他是真女士，所以不投稿。朱映霞問李冬青道：這話真的嗎？李冬青道：真的。我覺得我們要在報上發表文字，沒有什麼可說的。說出去了，容易惹麻煩。就是詩呀，詞呀，無非發表自己的情感，最容易自畫供狀的，報上登出去了，也不妥當。李冬青的舅父方好古，坐在一邊，摸着鬍子聽話，總不言語，這時用手一拍腿道：哦！我明白了。怪不得一位什麼雪魂女士在報上做文章，他總是和小孩子說話的口氣。原來他不過是把小孩子做個幌子，其實是對看報的取瑟而歌呢？其初我很以爲怪，他時而談文學，時而談哲學，告訴小孩子，豈不是對牛彈琴？況且小孩子也不會到報上去看什麼作品。大家都說：這話誠然，不說破，大家不留意，這一說出

來，很有些道理了。何太太在一邊笑着對何劍塵道：你們大家說什麼文學家，我倒想起一樁事來了。這裏的人，除我以外，不都是文學家嗎？今天壽酒，何不行一個酒令？我在小說上看見，行酒令，老是這樣想，幾時我們也來玩一回試試看，總是沒有機會，今天不是很好的機會嗎？何劍塵道：你這個提案，倒也很好。朱映霞在一邊早聽見了，笑道：何太太這話，我很贊成。李老太太今天也是很高興的，我們就是喝一個醉，他老人家決不討厭。李冬青聽了，也鼓起興來，問道：行什麼令？何太太道：若要我加入，只有一樣我合資格，就是擊鼓催花令。何劍塵悄悄的对楊杏園笑道：你瞧，他也知道擊鼓催花令。看了幾本紅樓夢，到這裏來出風頭。楊杏園也悄悄的笑道：豈有一個文學家的夫人，連擊鼓催花也不懂？何劍塵微笑輕輕的道：是呀，文學家總有文學家相配呢。

楊杏園沒有理他，掉過頭去對方子安道：這擊鼓催花令總要人多才
有意思，我們這裏似乎人還少了。方君以爲怎樣？李冬青道：後面還有
一班客呢，若是他們也能加入，有十幾個人，那就有意思。方好古摸着
鬚子道：裏面全是小姐們，怕不贊成吧？梅守素笑道：在你老人家看起
來，以爲是不行的，其實，現在男女在一塊兒宴會，平常的了不得，何況
來的都是親戚朋友，那更不成問題了。李冬青笑道：雖然這樣說，我得
先去問問他們。說着，他就到上邊屋裏去，把行酒令的話，對大家報告。
史科蓮先笑起來，說道：這是很有趣的，這令怎樣行法？余瑞香道：你就
先忙，大家還沒有議好呢。這裏幾位小姐，都是比李冬青新過去幾倍
的人，李冬青都贊成男女來賓會宴，他們還有什麼推辭？楊瑪麗和楊
愛珠兩個人，外國文都是極好的，中國字認不了多少，平常寫一封信，

還要找信書翻字典，而今教他們來行中國古典式的酒令，那不是難事嗎？所以他兩人聽了這話，很是躊躇。不過他們也不肯失這個面子，也不願說不來。先由楊愛珠笑道：「若真行起酒令來，我是受罰的哩。」朱韻桐道：「這話怎麼講？」楊愛珠道：「我不會作詩呀。」朱韻桐道：「行酒令也用不着做詩。」朱韻桐原是一句無心的話，這好像說楊愛珠連酒令也不懂，楊愛珠未免臉上一紅。朱韻桐覺得他的話太冒失了，臉上也是一紅。兩人都怪難為情的。李冬青在一邊看見，心裏想道：「人家總說女子容易害臊，我是不覺得，像他這兩人，這樣害臊，真可以代表那句話了。」便上前拉着朱韻桐的手道：「他們行擊鼓催花令，我這裏那來的鼓，我看還是改別的令好。」朱韻桐道：「那也很容易的，我瞧你那屋子裏，不是有架風琴嗎？叫一個人去按風琴，就算打鼓，那還斯文得多呢。」李冬

青笑道：好！就是照你的話這樣辦。便忙着把風琴先抬了出來，原來李冬青家，雖無應門五尺之童，現在因為他舅舅方好古來了，又帶着一個聽差，所以家裏熱鬧些。他舅舅原是李冬青嫡母的胞弟，因為李冬青的生母和嫡母，向來很和氣，所以他舅舅，也把李老太太看作自己的妹妹一樣。他在南方遊宦多年，和北京不很通消息，後來打聽得李冬青母女和家庭脫離關係，他就常寄錢來接濟，這次親自到北京來，又要和李老太太作壽。都是他憐惜他母女孤苦的好意。這天方好古在館子裏叫了兩桌席，本只請幾個極熟的客，謝謝人家常常照顧冬青母子之意，冬青又藉此約幾個老同學敘一敘，所以有兩桌人，好在有劉媽和他舅舅的聽差招呼客，他也很自在的。也是他幾年以來，最快活的一天。這時女客都依允了行酒令，他很高興，就在客廳裏擺了

兩張圓桌子，請大家分別入席。一席是李老太太和小鱗兒作陪，同席的是方子安，方好古，何劍塵，何太太，楊杏園，梅守素，朱映霞。一席是李冬青作陪，同席的是梅雙修，余瑞香，史科蓮，朱韻桐，江止波，李毓珠，楊瑪麗，楊愛珠。大家入了座，何太太先說道：還是我先發言罷，請李先生作令官，就請發令。這一句話說完，大家鼓掌。李冬青笑道：我是主人，那裏好作令官？梅雙修道：作主人和令官有什麼衝突？你只管做你的。李冬青道：你有所不知，主人對客，是很客氣的，一作令官，就不好了。酒令大似軍令，那要賞罰分明，照令而行的。大家都說：那是自然，決沒有人家說主人翁失禮的。李冬青笑道：這樣說，我就不客氣了。便對大家道：小鱗兒在這裏也吃不了多少東西，我派他到院子裏去做鼓吏。要吃什麼，可叫劉媽來要。小鱗兒很高興的道：行，我就去。什麼叫鼓吏？李冬

青道：你在院子裏按風琴，在這裏的人，就把一枝花，你遞給我，我遞給你，設若你的風琴停了，花在誰手上，誰就喝酒，我叫你按琴，你就按琴。小鱗兒道：那我很明白，你叫我不按，我就不按。他這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。說道：那才好呢，酒令官叫誰醉死，誰就得醉死了。李冬青道：不是那樣，我叫你按琴，你就按，停不停可由你。李老太太一手把他拖了過去，說道：傻孩子，我告訴你，就把這擊鼓催花令的辦法，告訴了他。小鱗兒說道：我知道了。便跳到院子裏去了。朱韻桐道：鼓吏派好了，令怎樣行法？李冬青道：令不能太難了，太容易了，又沒有意思。我現在定爲一個書名，一句韻文，一個戲名，一句戲詞或曲詞，說起來要一串，要押韻，這算酒面。酒底說一句成語，詩詞俗話都可，不過要嵌一個梅字在內。限三分鐘交卷，過了時候的，罰他說一個笑話，如若不笑，罰他再說。楊

愛珠楊瑪麗都怕李冬青要搬什麼古董，如今說出來，也不覺得有什麼難，就是酒面這句韻文，肚子裏少一點，也只好由他，李冬青說完，史科蓮想問一句話，梅雙修笑道：別作聲，違抗命令，是要受罰的呢。於是大家笑着喝酒，肚子裏先預備材料，李冬青在裏面屋裏，拿出一枝通草做的紅梅花來，便對窗子外喊道：小鱗兒按琴。李冬青說了，當真那風琴呀呀唔唔的響了起來，李冬青便將手上的假紅梅花，遞給下手的梅雙修，他們遞了一個圓圈，最末一個，是史科蓮。他拿花在手上，便要遞給李冬青。李冬青不接，笑道：遞給那邊桌上。史科蓮慌了，不知道怎樣好，他回頭一望，接近他的就是楊杏園。他生怕琴聲止了，糊裏糊塗站起來，就遞給了楊杏園，楊杏園抬頭一看，好像在那裏會過，不免一楞，史科蓮臉一紅，趕快回席。這個當兒，大家一陣呵呵大笑。

第四十回 等到酸心頻吟梅子令 何堪寓目先苦女郎身

楊杏園先是楞住了，及至醒悟過來，也爲之失笑，原來琴聲停止，花還在手上呢。梅雙修笑着低聲對李冬青道：妙極，先看他們怎樣說？那邊楊杏園也笑道：這到巧，那邊桌上，繞了一個圈，沒有人臨着。一到這邊，破題兒第一，我就碰上了。何劍塵拿起酒壺，和楊杏園斟滿了一杯酒，說道：說你的令，時間只有三分鐘呢。楊杏園望着酒杯子，低頭想了一想，說道：我有了一個，湊合着罷。便念道：

紅樓夢，清夜悠悠誰共九更天，離恨千端，閑愁萬種。

說完，將一杯酒又喝了。說道：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長蝴蝶飛。該下手的

梅守素喝酒。方子安道：這酒令好，既切人又切時呢。小鱗兒這時站在客廳門口探頭探腦，見楊杏園交了卷了，又去按琴。楊杏園一聽琴聲，趕快就把梅花送了出去。這回是反遞遞到梅守素手上，就遞給那邊桌上，却在梅雙修手上停住了。梅雙修笑道：來得這快呀。面對李冬青，我念給你聽，你看能使用不能使。他眼睛並不望着衆人。先念酒面道：

天雨花，不在梅邊在柳邊。牡丹亭，牡丹開，芍藥放，花紅一片。

朱映霞道：雖然少押一句韻，很有意思，你且說你的酒底。梅雙修又念了一句黃梅時節家家雨。第三次的令，就傳到方子安手上。方子安笑道：諸位別笑，我是瞎湊合的，我因為省得交白卷，我早就打好了腹稿，就是要我換，我也沒有得換呢。他就念道：

田家樂，放牛於桃林之野，戰太平，好不逍遙自在也。

大家都說有趣味，這句戲詞，集得最好。方子安道：我肚子裏沒有詩，要詩也只有千家詩上去找，我自己喝酒，說個梅子黃時日日晴罷。這回下去，却臨着江止波。江止波雖然是個大學的女學生，他是學美術的，國文很平常，要鬧什麼韻語韻文，他是不行，他早就預備好了。這時他說着：我肚子裏沒有戲詞，也沒有曲詞，我乾脆認罰說一個笑話罷。說完話先笑了一笑，用手絹握着嘴，咳嗽了兩聲。李冬青心裏是明白的，便笑道：你自願罰，那有什麼說的，你可別成心罵人。江止波又咳嗽了兩聲，便復操着京調說道：有一個人新到北京來，他聽見人說，名流身價最高，他就就一心一意的想做名流。住在會館裏面很是擺架子，有人問他到京有什麼差事，他就說：我是一個名流。這一天隔壁房間，有人要推牌九，打着啞謎說：我們來吃狗肉，好不好？廣東人都吃狗肉的，這

句話打動了他的心事，便問長班，北京那裏有狗肉賣？長班答說：沒有？那人說：不能沒有呀，隔壁房間，剛才還吃狗肉呢。長班笑說：這個你們名流還不懂嗎？這是掛着羊頭賣狗肉呀。他聽在心裏，走到街上，看見羊肉舖門口掛着許多羊頭，他就進去買狗肉。掌櫃說：不賣狗肉。那人說：胡說！你怕我不知道。我是一個名流，那樣瞞得了我？就是掛着羊頭賣狗肉，我也是內行呢？江止波說完，大家一想，果然笑了起來。都說道：笑話要這個樣子含蓄，才有意思。李冬青道：那他就夠挖苦的了。怪不得，密斯江會演說，今天看來，實在不錯呢。大家一面說話，一面行酒令，大家都說得有個平安。到了第五轉，臨到了李冬青。那邊桌上何太太說道：李先生說，一定能說出好的來。不過今天是老伯母的生日，李先生要說個吉利的才好。李老太太也笑道：你就說個吉利的送何太

太罷。李冬青聽了這話，見他和何劍塵坐在並排，眼珠一轉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有了，便念道：

絕妙好詞，碧梧棲老鳳凰枝。閨房樂，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。

李冬青說完問道：這個好不好？何劍塵笑道：好是好，不過我們不敢當。倘若我們是文學家或者是藝術家，那才配呢。何劍塵這話，本是俏皮。梅守素一對未婚夫婦的。一說出口，却想起還有別的忌諱，後悔得很。偷着看看楊杏園臉上，他倒不在意。這時李冬青又說了酒底，等得俺梅子酸心柳皺眉。方好在在那邊接着說道：怎麼大家的酒底，都說的是梅子，並不是梅花。何劍塵笑道：這不正是黃梅時節嗎？正說得切時呢。方好古道：你提起這個，我又想起一樁事來了。剛才的酒底，有人說黃梅時節家家雨，又說梅子黃時日日晴，雖都是古人的詩，他們測天

氣的本事，太自相矛盾了。何劍塵笑道：還有啦！也不承認晴，也不承認雨，他說：熟梅天氣半晴陰。你老先生總也記得這句詩吧？方好古道：當真的，各有各的說法不同，但是以說雨爲對。我們住在江南，到了那四五月的時候，最是苦不過，連陰雨，一下總是十天半月，到後來不但看見雨點，心裏不痛快，睡在床上，聽見屋檐下滴滴搭搭的聲音，就煩惱得很。上等人家的房屋，高樓大廈，那還罷了，小住戶人家，那真不了，青苔長到牆中閤，床腿也是濕的。這個時候街上的水果擔子，就正挑着又圓又青的梅子，在小巷裏去賣啦。北京這個地方，沒有梅子，也不像江南，有什麼梅天，有什麼青梅，那街上賣的青杏，却和青梅差不多，看見這種東西，令人想起芭蕉過牆，薔薇滿架的境況。我們這裏，大概都是南邊人，說起來了，恐怕都要想家呢。何劍塵笑道：等是有家歸未得，

杜鵑休向耳邊啼。李冬青笑道：舅舅這話誠然，江南黃梅時節的雨，雖然很討厭，那是指在城裏住家而言，若是住在鄉下，就不然。有一年我住在鄉下，籬笆外就是一道小河，河那邊一望都是水田，在雨裏頭，那青秧在水裏長起來，一片青色，沒有界限。再遠些，鄰村上的樹，都是糝糝糊糊的，那陰雲厚厚的低下來，好像天壓在樹頭上，就是畫也畫不出。朱映霞道：畫也畫不出來，却虧你說出來了。李冬青笑道：是啊！我說話太不留心，這兒有兩位大畫家啦。万好古的地方，正對着窗戶，他說道：我們埋怨北京的天氣不下雨，你瞧雨來了。說時，用手指看窗戶外頭。大家抬頭看時，只見後面屋頂上，隔壁人家院子裏的大樹，都一齊顫動起來，那綠油油的樹葉子，翻了過去，瑟瑟的響個不了，天上的太陽，已沒有了，一重一重的雲，都被風捲得聚在一處。這屋的四週，本都

是人家的院子，全是槐柳之類，那樹的濃綠，和天上的烏雲相映，越發顯得空氣陰暗。余瑞香道：天要下雨了，怎麼辦？我們的路太遠哩。李冬青道：不要緊，若是下起雨來，我叫汽車送你回去。這時那棹上的方好古，掀髯微笑，他是最愛看三國演義的，提取任何一段，他都記得。他笑着對楊杏園說道：這雨若是醞釀在天上，不下到地下來。青梅煮酒，對着要變不變的天氣，和一二個胸懷磊落的人，憑欄高談天下事，也是人生快舉。楊杏園道：話雖如此，各人的身分不同，各人眼裏看見的景緻，也就不一樣。譬如就我說：我看見天氣陰暗，樹葉亂飛，我就想起賀方回的詞，一川煙草，滿城風絮，梅子黃時雨。李冬青聽了，低低的笑，對余瑞香道：你聽聽，人家看見天氣不好，是什麼感想，惟有你是怕雨下得不能回去。余瑞香聽了一笑，說道：現在不怕了，有汽車送我回去。

呢。梅雙修道：我們大家只顧說話，把行令都忘了。李冬青道：是呀，小鱗兒怎樣不按琴了，回頭一看時，只見小鱗兒正站在門口呢。原來他聽見衆人說得熱鬧，也站在這兒來聽來了。現在一提醒了他，他趕緊跑去按琴，這花仍舊由李冬青手上傳起，傳到史科蓮手上，他還是遞給隔坐的楊杏園，花到楊杏園手裏，琴聲就停止了。楊杏園笑道：在坐的人，沒有輪到的還多啦，我倒輪上了兩回。我真沒有預備，說個什麼呢。他手上端着酒杯子，在嘴唇邊略就了一就，將杯子放下，便說道：

鳳雙飛，何姍姍其來遲？不如歸，等到俺梅子酸心柳皺眉。

大家都說一聲好，很有古詩意。史科蓮的上手是余瑞香。史科蓮回過頭去，對余瑞香道：姐姐，這末了一句，不是密斯李已經說過嗎？楊杏園聽着，明知是取瑟而歌的意思，笑道：呵呵，這是我錯了。順口說出來，就

沒有想到已經由人家說過了。便對李冬青道：不知要怎樣個罰法？李冬青道：這是無心之錯，非有意犯酒令可比，罰一杯酒罷。楊杏園道：該罰該罰，說着，端起一杯酒來，一飲而盡。飲畢，又斟上一杯，然後念酒底道：綠成陰，青梅如豆，他交了卷，那琴聲又起。這回琴按得極慢，好久還是不歇。他們傳的花，由楊杏園棹上，傳到李冬青棹上，復又傳回去。這時，忽然哄堂大笑，那枝梅花，由史科蓮傳到楊杏園手裏去的時候，外面的琴聲，又停止了。何劍塵輕輕的笑着對楊杏園道：巧得很，這成了鴛鴦女三宣牙牌令啦。楊杏園道：這事可真巧啦，怎麼又輪到我手上了。他心裏想，怕有弊，冷不妨，他離席走到客廳門口去，只見由窗戶下，走開一個老媽子，還沒有去遠。小鱗兒坐在風琴邊下，看他來了，扯腿就跑。這不用說，顯然有毛病了。楊杏園笑着回席說道：我幸而發覺

得早，我若是老不過問，也許還要輪個第四次第五次呢。李老太太笑問道：怎麼樣？小鱗兒搗鬼嗎？楊杏園道：叫他進來問一問，就明白了。說時，小鱗兒挨着門走進來了。左手的一個手指，塞在嘴裏，右手指着楊杏園點了幾點頭，說道：我和先生鬧着玩呢。大家看見他那副神情，也都笑了。說道：小孩兒到底不會作賊，幹嗎要跑？楊杏園道：酒令不分親疏，小鱗兒作事不規矩，也應該罰。小鱗兒是不怕他姐姐的，笑道：罰打我嗎？李冬青道：打是不打，人要受罰，都是喝一杯酒。你喝不了一杯酒，罰你喝一杯開水罷。小鱗兒道：不，反正罰我吃一樣，就罰我一個梨罷。這一句話，說得大家又笑起來。他們這一席酒，一直吃到點燈的時候，方才散席。所有的小姐們，都要洗臉梳頭，一齊都擁到上面房間來，李冬青的梳頭棹上，擺着玉容霜雪花粉之類。一個個洗過臉，都蹲着半

截身子，對着鏡子擦粉。臨到了梅雙修用手指頭將玉容霜挑了一點在手心裏，就着鼻子尖上聞了一聞，笑道：「密斯李用這個粗東西。」李冬青正在中間屋子裏，陪着衆人說話呢，便問道：「什麼東西粗了？」梅雙修道：「你這玻璃瓶子裏，是什麼粉膏？」李冬青笑道：「這個你還嫌粗嗎？這是去年年冬，人家送我的。我平常就用一點雪花膏，潤潤皮膚，解了凍，我就不用了，所以還擱在這兒。這是上海帶來的玉容霜，不算差呀。」余瑞香道：「是的，這種東西不能用，擦在臉上，只要一乾，他就會起一層粉霜。」北京交民洋行裏，有一種巴黎來的粉膏，很好，擦在臉上，又香又白，一點痕跡沒有。梅雙修伸着兩隻雪白的巴掌，輕輕的撲着他的兩腮，笑了出來，便問道：「什麼價錢？」余瑞香道：「那不一定，他是按着法國佛郎算的。佛郎長價就貴些，佛郎跌價，就便宜些。」梅雙修道：「買多少佛郎一瓶？」

呢？余瑞香道：好些的，值六十多個佛郎。李冬青道：六十多個佛郎！不是我說一句小器的話，用這種化妝品，好似多做兩件好衣服。江止波笑道：密斯李，你這句話還不澈底，衣服只要齊整潔淨就得了，又何必穿好的。固然，美的觀念，人人都是有的，青年人不是不可修飾。但是我主張修飾的程度，要男女一樣，我們才不至於做男子的玩物。說時，他將披到臉上的短頭髮，扶到耳朵背後去。笑道：譬如剪髮，有許多人反對，說是男不男，女不女，叫人觀之不雅。這話就不通，難道女子定要戴着一頭頭髮，去表示別於男子？況且我們的人格，人家觀之雅不雅，何必去管呢？楊愛珠和江止波都在學界委員會當過委員的，兩個人的感情，比較又親密些，說起話來，也就比較的不客氣些，他就笑着說道：這不是天安門，你又拿了這男女平等的大題目，在這裏演說。江止波道：

並不是我喜歡說話，我想我們要做一番事業，第一不要去做男子的玩物。要不做男子的玩物，第一要廢去玩物式的裝飾。楊愛珠和楊瑪麗雖和江止波的行爲相同，但是都愛拾落得漂漂亮亮的，聽了江止波的話，都表示反對。楊瑪麗說幾句話，裏面夾一個英文單字，和江止波爭了半天。最後，江止波滿臉急得通紅，却又怕人疑心他惱了，勉強放出笑容。說道：我不能和你爭了。硬要和你爭，也是我失敗。因爲這裏除主人翁和密斯史，都是反對我這種論調的。朱映霞早就知道他的名字，綽號女張飛，開起聯合大會，他一演說，激昂慷慨，連男學生都有些怕他。便成心去迎合他，笑着說道：密斯江，我並沒有作聲，你怎樣知道我也反對你的論調？江止波眼睛瞧着朱映霞身上穿的印花綢單褂子，把手一指道：憑這個你就應該反對我的論調。朱映霞笑道：我穿

衣服，回來隨便，今天因爲來拜壽來了，不能穿得太素淨了。江止波連忙改口道：我說着好玩呢？我這樣很平常的話，誰不知道，值得反對。說時，他圓圓的臉兒，滿面春風笑起來，朱映霞想道：凡是當學生代表，或者什麼委員的人，他對朋友總是二十四分客氣的，這女張飛也有這種手腕呢。李冬青在一邊，也怕他們說惱了。便對朱映霞道：聽說你們學校裏，處處都含有美術的意味，那一天帶我們去參觀一次，好不好？朱映霞道：可以，不用帶去，約一個日子，我在學校等你得了。余瑞香道：我很愛美術的，也很願瞻仰你們貴校，那末，我和密斯李一路去罷。朱映霞昂頭想了一想，口裏念道：西洋畫，寫生，雕刻。然後對李冬青道：禮拜五罷，那天下午，我沒有課。李冬青道：是啊！我在報上看見你們是星期五開展覽會啊。朱映霞笑道：那是上星期五的事，早過去了。江止波

道：提起報，我想起一樁事，這前面不有兩位客，是新聞記者嗎？密斯李，請你替我介紹一下，我這裏有兩份宣言書，請這兩位，在報上登一登。說時，便將他隨身老帶着出門的那個皮包，由旁邊一張棹上拿過來，打開皮包掏出一大捲信件，在裏面找出兩張油印稿子，交給李冬青。李冬青一看，是女界霹靂社成立的宣言。開頭一行一句，便是打倒蹂躪女權的強盜，接上三個感歎符號。第二行第二句，剷除女界無人格的蠹賊，接上也是三個感歎符號。這一篇宣言，簡直激烈得無以復加。李冬青一想，你們發油印傳單，只要寫得出，就到街上散去，大不了，不過被警察沒收了去，那要什麼緊？若是印在報上，人家報館裏，可要負法律上的責任，這不是玩的。恐怕不肯呢。便笑道：你們這宣言之外，當然還有別的消息，我引密斯江和他們當面去交涉罷。江止波道：很好，

一回熟了，第二回我就可以直接找他們去了。說畢，江止波便催着李冬青和他一路到前面客廳裏去。李冬青先和何劍塵楊杏園道：這位密斯江，有兩件稿子請二位在報上登一登。這句話說完，江止波走過去，微微點了一個頭，便將兩張稿子，給何楊二人各一張。笑道：二位是尊重女權的，一定和敝社表示同情。何劍塵一看，心想糟了，這種稿子，怎麼能登？但是人家當面來說，又不便拒絕的。便笑道：敝社這種稿子，向來歸楊君發，我交給楊君就得了。江止波道：二位是一家報館嗎？何劍塵道：楊君兼有兩三家報館的事，敝社也有他。江止波道：那就好極了，都請楊先生辦一辦罷。楊杏園對何劍塵望了一眼，心裏就在罵他給難題別人做。便對江止波道：這當然可以的。不過報紙上登載的文字，和散的傳單，比較上法律的責任重些，這詞句之間，似乎……說時，

兩隻手捧着那油印稿，很注意的看。江止波見楊杏園這樣慎重，站到楊杏園身邊去，也跟着楊杏園看那稿子，意思考察楊杏園注意那一點。他站在楊杏園並排，略爲前一點。他人本比楊杏園矮些，頭又微微的一偏，那剪了的短頭髮，直挨到楊杏園肩膀上去，在此時間，他那脖子上的胰子香，頭髮油香，都一陣陣襲人鼻端。楊杏園是個未婚的青年，在這大庭廣衆之中，對這種情況，能受而又不堪受，那江止波却毫不覺得，還追着問道：楊先生，你看這裏面有不妥當的地方嗎？楊杏園離開一步，故意走到茶几邊去，喝一杯茶，然後說道：原文似可不登。李冬青在一邊看見，心裏明白，心想他已經是夠受窘的了。便插嘴道：若是真有什麼妨礙，密斯江也不能勉強，就請斟酌辦罷。江止波是在外面辦社交的人，那裏還不知道這宣言書過於激烈。就掉轉口風道：對

就請楊先生斟酌辦罷。這時朱映霞和朱韻桐出來了。朱韻桐對李冬青道：天怕要下雨，我先走一步了。謝謝！李冬青道：忙什麼？還有比你路遠的啦。朱韻桐道：不，我和這位密斯朱，順道要到一個同學家去說一句話，那朱映霞的未婚夫梅守素，却對朱映霞輕輕的說了一句，我們一塊兒走。他這句話說了不要緊，一屋子人的眼光，都射在朱映霞身上，鬧得人家真不好意思，紅着臉，勉強裝着生氣的樣子說道：你要買書，你儘管到琉璃廠買去，我的書，我自己會去買。梅守素碰了這一個橡皮釘子，當着大眾，駁回去，不好，不駁回去，也不好。搭訕着滿屋子裏找火柴。找到了，自去擦着吸煙。大家看了，臉上都帶一點微微的笑容，連那老先生方好古，也伸手摸摸鬚子。這樣一來，朱映霞更不好意思了，拖着朱韻桐便走。江止波夾着一個皮包，也跟了上來，說道：密斯朱，

我也走，一塊兒走罷。三個人辭了李冬青，同出大門。約摸走過十家人家，迎面來了兩個男學生，都扶帽子點頭，叫了一聲密斯江，過去了。朱映霞、朱韻、桐先都愕然，還以為是在招呼自己呢。走到胡同口，又聽見一個人喊道：密斯江。抬頭看時，又是一個男學生和江止波點頭。朱韻桐心裏想道：真巧，怎麼一出門，就碰見江止波兩班男朋友，不知道的，還說是我們的朋友呢。三個人又走了一條小胡同，便上了大街。就有一個穿藍布長衫白皮鞋的少年迎了過來。二朱一猜，就是江止波的朋友，先就讓開一步。那少年不叫密斯江，簡直叫他的號止波。他問道：止波，那兒去？後天開幹事會，舉代表到漢口去，你是必定要到的。江止波道：這事，我不管。上次推去上海的兩個代表，他們開回帳來，每天有八十塊的汽車費，你瞧！這成什麼話？我們女學生一毛二毛討飯一樣


來的捐款，給他們這樣去花，我有些不服氣。許多人得了這個信，都要提出質問呢。那人道：我也不服，密斯江，你若到會提出抗議案，我一定附和你。他兩人說話時，面前又過去一班人，都用眼睛向這邊看來。他們走過去不多路，就聽見有人輕輕的說道：你看，那個剪髮戴草帽子的，就是江止波。朱韻桐朱映霞彼此都聽見，四目相視。江止波和那人說完了，又同二人走了一些路才分手走去。朱韻桐道：一個女學生，怎麼認識許多男朋友？怪不得外面議論紛紛的說他。朱映霞道：你要說這人，真沒有人格，我可以證明你的話不確。不過他女帶男性，一點不避嫌疑，做事實也太率直了。朱韻桐笑道：他有男朋友沒有？朱映霞道：不是正在說他的男朋友嗎？朱韻桐道：不是平常的男朋友。朱映霞道：啊！你說那個，還沒有呢？因為差不多的人，都有些怕他。朱韻桐道：你怎

樣知道？朱映霞道：聽見人家說的。朱韻桐笑嘻嘻地道：誰說的？朱映霞被他這樣一問，笑着不說。朱韻桐道：只怕是密斯脫梅告訴你的吧？我們的感情太好了，簡直無話不說呢。朱映霞笑道：大街上走道別嚼咀了。雇車去罷，省得你一路囉唆了。說畢，雇了車子，就同到一位女朋友家裏來。這女友也是朱映霞的同學，他的名字叫烏淑芬。因爲他生了一臉的疙疸麻子，人家當面稱他密斯烏，背後却叫他烏麻皮。不過臉是麻，心裏是很聰明的，用功的學生，都喜歡和他來往。他對朱映霞道：你兩人怎樣一路來了，今天下午，女生開半天的會，就是你沒有到。朱映霞道：什麼事？烏淑芬道：今天教務長在講堂上公布，模特兒已經請好了，從明天起，無論男女學生，一律畫模特兒。當時我們就反對，說女生不畫模特兒。教員說：這話太頑固了，不是藝術家應說的話。難道人


體寫生，女畫家就廢除他嗎？磋商半天，教務長總是說非畫不可。後來我們讓步，說畫也可以，讓女學生專在一個教室裏畫。教務長也不肯，說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一個辦法。他知道我們不會上堂，他說畫人體寫生不到的，記過一次。你看這事怎樣辦？依我說：這事也很普通了，我們用藝術的眼光看去，好像學醫的學生理學一樣，那也不見奇。朱映霞道：你上堂不上堂呢？烏淑芬道：大大方方的去，怕什麼？朱映霞笑道：我們班裏的男生，有兩個壞鬼，就怕他搗亂。朱韻桐插嘴問道：你們畫時，真對着活人畫嗎？朱映霞道：自然對着活人畫，難道模特兒是什麼東西，你還不懂？朱韻桐笑道：懂我倒懂，不過我疑心一個女人，怎樣好意思一絲不掛，讓人家去畫？我總怕這話，是頑固派造的謠言。烏淑芬道：我們也沒有畫過，據我們猜想，總不能一絲不掛。我們向來是畫

半截的人體標本，活人也許只畫半截呢。朱韻桐道：那倒罷了，不然，莫說是畫，看見也要叫人肉麻。他說這一句話，大家心裏一想，都笑起來。當學生的人，是睡得早的，他們談了一會兒話，各自散了。朱映霞回得家去，一個人想，明天還是上學不上學？若是不上學，母親一定問什麼原故。他老人家，因為男女同學，是反對我進這個學堂的，因為有個他在裏面，他要這樣辦，母親才答應了。而今若是告訴母親，說是不分男女，一齊對着一個赤着身子的女人畫像，他一定說是怪事。不但不要我畫，恐怕還要我退學呢。我想還是不告訴母親的好，省得麻煩。明天到學校裏去，若是女生都畫，我也只好跟着。若是也有不畫的，我就請兩點鐘假罷。這樣一想，就沒有做聲。次日一早上學，恰好頭一點鐘，就是畫樸特兒。講堂外的空場上，女同學三三兩兩，交頭接耳，在那裏說

話。同班的男生，臉上都帶一點笑容，對女生好像比往日有些希奇的样子，來來去去的，都不住的望過來，意思是偵察女生什麼行動似的。烏淑芬早就來了，和兩個女生，站在一株柳樹底下說話。朱映霞看見，便也走了過去，就問烏淑芬道：怎麼樣？我們都上堂嗎？烏淑芬道：大家都是唧唧噥噥的，在私地裏反對，並沒有那個肯和教務長去交涉的。那還不算了。一句話剛說完，嚙嚙，上課的鐘，已經響起來了。那些男學生，好像上飯堂似的，一刻也不停留，全都趕上堂去了。他們這班，十多個女學生，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還在徘徊，他們的教員，華醉美，那皮鞋已經在走廊上，一路響了過來。看見他們還站在教室外頭。說道：噢！還不上堂？進去進去！一頓亂催，把他們都催進去了。偏是他們一進門，那些男學生，一大半回過頭來望着，於是他們都像生了氣似的，一律



把面孔板得鐵緊。他們一落坐，華醉美進來了。他後面却跟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，穿着俄國花標的旗袍，梳着一條黑油油的辮子，圓的面孔，皮膚却也白淨，他低着頭，就跟在華醉美後面走。這女孩子身上，好像有什麼吸眼光的吸力一樣，一課堂人的眼睛，都釘在他身上。



第四十一回 指點畫中人神傳阿堵 紛騰詩外事典出何家

這時，講台上，新添了一架折的屏風，隔了講台一小角。華醉美引他到了講台邊，便對那女孩子道：王三姑娘，你到那屏風裏去脫衣服。王三姑娘鼻子裏哼了一聲，就走上講台，進屏風裏面去了。於是講台下的男學生，有彼此作個鬼臉的，有對着笑一笑的，有低着頭和同坐人輕輕說話的。但是這却是一兩分鐘的工夫，以後大家不約而同的，望着講台上，看他怎樣出來。誰知那王三姑娘走進圍屏去，好像有半天的工夫，還沒有看見出來，學生都等得有些不耐煩，華醉美背着兩隻手在圍屏外，走來走去。他見三姑娘還沒有出來，便也探過頭去一望。那

三姑娘的衣服全解了鈕扣，披在身上。赤着一雙雪白的脚，踏着鞋子，站在地下，他看見華醉美將身子一閃，把衣服又掩了一掩。華醉美將手表一看，說道：脫下！又去五分鐘了。三姑娘慢慢騰騰的，脫下右邊衫袖，露出一隻手胳膊來，把衣服脫下了，可是胸面前還繫了一個大紅兜肚。知道也是留不住，低着頭把兜肚解了。華醉美見他慢慢的，索性自己也走進圍屏來，把脚微微一頓，皺着眉道：快點嚟。王三姑娘死勁兒的板着面孔，兩手撫摸着腰。華醉美道：解開頭髮，解開頭髮！王三姑娘，這倒不猶豫，將辮子解了，頭髮分披在肩上。這時華醉美恍佛聽見有啜啜之聲，又走出圍屏外。王三姑娘隔着問道：華先生，下衣也脫嗎？華醉美道：我不是早和你說了嗎？還問什麼？王三姑娘依舊撫摸着腰，呆立了一會。華醉美道：快點嚟！唉！王三姑娘逼得沒有法，輕輕的隔着

圍屏道：脫了。華醉美道：你出來。王三姑娘低頭一看，渾身這副樣子，打圍屏縫裏往外一看，見有這些個人，身上一陣發熱，人都慌了。華醉美見他老不出來，沒有法子，就把圍屏一折，疊在一處，放到一邊，立時雪搏玉刻也似的一個女像，站在講堂之上。比那圖畫上的自由神只差兩個肉翅膀罷了。王三姑娘這時像喝醉了酒一樣，垂着頭，用牙齒咬着嘴唇皮。兩手交叉的垂下去，兩隻腿不由的緊緊地夾住。台下的男學生，瞪着兩隻眼睛，像荔枝一般，都看呆了。女學生的面孔，一個個都生了一團紅暈，只好把頭半低着，向着棹子，却把眼睛皮抬起來，眼珠朝她瞪了兩眼。有幾個調皮的男學生，故意回過頭來看女學生。這一個個看那一個，却無緣無故，乾咳嗽兩聲。彼此一對面，作一個鬼臉，女學生又羞又氣，把臉都繃得鐵緊。有幾個開通些的，以爲愈害臊，男學生

愈搗鬼，索性也像男生一樣，睜眼望着講台上的模特兒。這時，講台下怎麼樣鬧，華醉美他也不知道，他正在用手扶着王三姑娘的胳膊，叫他站到台口上來。鞋子也不踏了，光着一雙腳，就站在台板上。華醉美把王三姑娘的左手，扶着給他撐上了腰。將他右手舉起，作個半月形。伸開手掌，扶着鬢角。然後把兩隻手扶着王三姑娘的腰，叫他身子望右彎，再又扶着他的頭向左彎。大概做成一個S形的曲線美。華醉美比好了曲線，將王三姑娘散的頭髮，又扶了幾下，披到胸前來，這才走下講台，正對着王三姑娘看了一眼。然後又走遠些，歪着頭，兩邊都看了一眼。他笑着說道：對！你就是這樣站着。那王三姑娘赤條條無牽掛，站在講台上，讓一二百隻眼睛飽看，心裏未嘗不難爲情。但是把心一橫，只當沒有人，也就不算什麼。這課堂裏的學生，今天嘗一個新鮮，也

是很高興，看一筆，畫一筆，都帶着笑容，畫將起來。有幾個愛看曲線美的，都坐在正中第一排。模特兒赤着身子，站在講台上，正對着他們的臉。他們的臉，對着模特兒也只差三四尺路，有個近視眼，也坐在第一排，戴上眼鏡，仔仔細細的看着畫。因爲太用心的原故，極力的去看，偏着頭，眼珠也不轉。手上拿着筆，憑空的懸住，半天也不知道下筆。華醉美在課堂上走來走去，監督着男女學生寫生，走到近視眼身邊，問道：你怎麼不畫？近視眼如夢初醒，一看手上的筆，不知道那裏去了。正不知道怎麼好？華醉美一彎腰，却在模特兒脚下檢了起來，交給他。說道：快畫罷。你離得這樣近，還看不清楚嗎？近視眼心不在焉的，糊裏糊塗的就畫去。後面的男學生看見，大家都抿着嘴笑，有幾個還偷偷兒的瞟女學生幾眼。朱映霞的位子，本和烏淑芬相並，輕輕的對他道：你看

這些東西可惡不可惡？他老瞧我們。烏淑芬道：我們畫我們的，不要理他。說時，朱映霞一看他的紙上，已經畫起了渾身輪廓。便笑着問道：你還畫全身嗎？烏淑芬道：那自然。朱映霞鼓着嘴，搖了一搖頭，說道：我不，我只畫半截。烏淑芬道：不要做聲，我們越說話，他們越看得厲害呢？朱映霞果然就不做聲，只是低着頭畫畫。一點鐘畫完，大家下課堂，那王三姑娘，也休息十分鐘，便拿了衣服，披在身上。朱映霞和幾個女學生都坐在課堂上沒有出去，便聚在一處說話。王三姑娘一個人站在講台上，無意思得很，踏着了鞋子，走下講台來，也想找女學生說話，慢慢的走過來，又不敢十分走近。烏淑芬他最是爽直，走上前迎着他，他笑了一笑。烏淑芬問道：你十幾歲？王三姑娘道：十六歲。那些女學生看見他二人說話，一擁而上，將他團團圍住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就問了他許多

話。據他說，家裏還有一個母親，一個弟弟，住在西城，離這兒不遠呢。是
你們這裏一個王先生，找着我的乾媽，我乾媽給我介紹來的。先是論
鐘頭，說是給我一塊錢一點鐘，我媽和我乾媽都不肯，後來改了三
十塊錢，一個月，一個禮拜來讓你們畫兩回。聽說你們畫的這個相，很能
賣錢，你們真要掙錢呢。這些女學生聽了，都笑起來。朱映霞道：你乾媽
還管你的事嗎？烏淑芬聽到他問這句話，就扯扯他的衣襟，王三姑娘
倒不在乎似的，說道：怎麼不管啦？我掙的錢，他總要分一股呢。朱映霞
心裏恍然，這話問不得，就不再做聲。王三姑娘道：你們畫的呢？給我瞧
瞧。他們站着說話的地方，有一張棹子上，斜立着一塊圖畫板，幾個銅
釘子，釘着一張畫，大致已經畫起來了。王三姑娘一看，禁不住一笑，回
頭對烏淑芬道：我說你們這事真缺。大家萬料不到王三姑娘說出這

一句話來，要想用話去駁他時，一刻兒，也就想不到相當的話。正好上堂的鐘又響了，大家便散開去，各上各的位子。那華醉美和着一些男學生又都走上堂來。這一個鐘頭，王三姑娘，也不像先一次那樣害臊，很痛快的就把衣服脫了。華醉美用手攙扶着他，仍舊比着先前那個姿勢。比好了，他背着兩隻手，依舊在各位學生之後，去看他們動筆。用手指着學生的畫，臉上帶着一點笑容，眼睛望一望模特兒，又望一望畫稿。然後對學生道：那個地方應該隆起些，那個地方應該低凹些，那個地方要曲，那個地方要直。說畢，用手遙指着模特兒身上，一處一處，替學生的畫稿更正。這些醉心藝術的學生，看見華先生笑嘻嘻地口講而手畫，不懂的地方，經他這樣一點化，都明白了。有幾個學生，畫的得意，低頭近看着畫，抬頭遠看着人，搖着腦袋以爲很對，還請華醉美

看看。華醉美有批評好的，也有批評不好的。然後對於各人的畫，下一個總結論。說道：人體寫生，僅僅貌似，這像印泥人一樣，有什麼趣味？這裏面很用得着中國畫裏的一個神字，我希望你們，不要看一筆畫一筆。最好是對於模特兒渾身，由筆尖下融化出來，換一句話說，就是要能夠傳神。我還要聲明一句，就是週身上下，要筆筆都到，那個地方，也不可忽略的。這些學生高高興興，聽着華醉美講演，又不覺畫了一個鐘頭。臨到下堂，還有幾個人戀戀不捨。這些女學生，大家又在教室外空場子裏去，互相討論。這堂下面，是一堂國文。這教國文的教員，是這裏牛校長特聘的。牛校長所以特聘，又是因金總長特薦的，所以不能不另眼相看。這位教員的國文程度，不能說壞。他是前清的一個老舉人，現在又在公府裏當清客。不過他不知道什麼叫教授法，在古文

觀止文選，東萊博議幾部書上選幾篇文章出來，教學校裏書記一抄，油印一印，這就算講義。上堂的時候，也照着講義念上一遍，就算完事。然後對學生說道：諸位有不懂的，可以來問。說畢，端把椅子放在講台上，默默的坐着。學生真要問他時，也是不能了解。譬如人家問道，大塊假我以文章，是什麼意思？他就說：大塊者宇宙也。假者，予也。說完他一雙眼睛，在大框老花眼鏡裏，望上一翻，對人說道：懂了嗎？學生問也是白問。後來念完了，索興由他去坐着。學生呢，看小說的看小說，投稿的寫稿子。還有些人很忙，老早就預算着在國文堂上寫家信。據學生說：這也是不得已。因為這教員來路太硬，大家是擁戴校長的人，就不能不擁戴這教員。所以不注重分數的學生，就不上這堂課，免得無形中受一點鐘拘束。烏淑芬因為這個緣故，下了寫生課，他就回寄宿舍

去。他回去以後，將手上的布傘掛在壁上，猛然抬頭，看見日歷上，有一行字，是今日下午二時，在會館內開旅京學生同鄉會。這行字，就是自己用鋼筆記的，正是怕自己忘記了的意思。他一見，馬上就去問問同鄉何慕貞女士去不去？何慕貞因爲他新認識的朋友畢波麗，有十天沒有接他來信，心裏掛念得很，又不便寫信去問，很是着急。他知道畢波麗是同鄉會的一個幹事，一定到會的，正好借着這個機會去探究究竟。便道：我沒有打算去。密斯烏去嗎？若是去的話，我可以陪你去走一趟。烏淑芬道：你不去我也不去。何慕貞道：你何必以我爲轉移呢？那末，我就陪你去罷。吃過午飯之後，何慕貞連忙走回房去，攏了一攏剪的短髮，在頭髮上繞了一匝水紅色的束髮絲條。然後擦了一擦粉，換了一件花衣服，在衣服上又灑了一些香水。對着鏡子，先是近看了

許多次，再又站遠些，把背向着鏡子，掉過頭來，看了一看。拾落得好了，然後找了一塊新的手絹，洒上香水，披在脅下鈕扣上。手上拿着一把蔭日傘，這才來找烏淑芬。烏淑芬臉上雖然有幾個麻子，他愛修飾，却和別人有過之無不及。這時他手心上抹着一大塊雪花膏，對着鏡子，正向有麻的地方去擦。回頭一見何慕貞來了，對着鏡子裏的人笑道：「飯剛吃完，真快，你就拾落好了。我聽到你說隨便去，還不知道你去不去呢？」何慕貞道：「我本來要出城買東西，順便去看一看罷。」烏淑芬道：「那末，你還是主張去的了。」他一面說話，一面攏頭擦粉，各事辦妥貼了，已經在三十分鐘以外。何慕貞道：「走罷，兩點鐘開會，現在已經是一點三刻了。」烏淑芬笑道：「你這是不打算去的人，比我還性急些呢。」烏淑芬雖然是一句無心的話，說出來了，何慕貞到好像難爲情，低着頭沒有答

話。兩個人出了寄宿舍，雇了車子便一路到會館裏來。開會的地點，就在大廳一邊戲廳裏。學生來有一二百，女學生却只有七八個人。進門的地方，有幾個招待員，手上拿着傳單，在那裏站着。他們看見女學生遠遠的來了，都二十四分的客氣，帶着笑容迎上前來。烏淑芬穿着淡綠色的褂子，披着粉紅的面紗，遠看很是豔麗。他走在前，何慕貞在後，迎上前來的人，當然先招呼他。招待員先是很高興的走上前。及至走到身邊，見烏淑芬是個麻子，搶上一步，却去招待何慕貞去了。他先點了一個頭，便用手捲着的傳單，對旁邊棹上一指，笑嘻嘻地道：請簽名。何慕貞簽了名，又一個招待員搶過來，行一個半鞠躬式禮，將手上的傳單，遞了一張給何慕貞。烏淑芬却是自己簽名，簽了名，自己在棹上一疊傳單裏面，抽了一張。然後和何慕貞兩人並排走着，一隻手

膊吊着蔭日傘，一隻手胳膊互相挽着，一同進去。走進戲廳，何慕貞的眼睛像閃電一般，對着人叢裏面看了一週。那戲台柱子邊，有一個穿綠色長衫的，正是畢波麗，何慕貞看見他，早忍不住微微一笑。心裏想着，畢波麗看見他來了，一定會過來的。不料俄延了十幾分鐘，已經搖鈴開會，畢波麗始終沒有過來。後來有幾個人演說過去了，大家討論會裏的規則，和改選職員，在會場上的人，就自由談起話來。畢波麗坐在那邊一抬頭，正和何慕貞打了一個照面，這不好糗糊了，客客氣氣的和何慕貞點了一個頭。何慕貞想着，也許他避什麼嫌疑，所以當着衆人的面，不和我親近。忽然又一轉想，要在往日，我是可以這樣想，這回他有半個月沒有寫信給我，今天又這樣裝聾作啞，分明是和我決裂了。本來我們只有兩個月和一二十封信的交情，也不算什麼，撒手

就撒手罷，不錯，有一回我和密斯脫王在真光看電影，碰見了他，這也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你就和我惱了嗎？哼！你不理我，我還會理你？板着面孔，再望也不望畢波麗一望。這時演台下紛紛舉職員，凡是女學生的熟人都叫着密斯某某，笑着說道：請你擔任一個罷？這幾個女學生，都有人借着事情前來說話。惟有烏淑芬朋友最少，就是有一兩個和他點頭的，也不過是見面禮，並沒有人表示舉他當職員的。烏淑芬心裏一想，這一定因為我是個麻子，所以都疏遠着我。回頭選舉職員揭曉了，女學生裏面就是我一個人落選，那有多們難為情？我不如先走罷。便輕輕的對何慕貞道：會場上一點沒有秩序，決沒有結果，我們走罷。何慕貞見畢波麗不很理他，抵在這裏很沒有意思。而今烏淑芬提倡要走，正合其意，答道：好，我們走罷。兩個人趁着大家在忙亂投票，就悄

悄的走了。畢波麗在一邊，都看在眼裏。心想你幸而只生得有這種漂亮，若是有密斯余那樣漂亮，那還驕傲的得了嗎？他從前看見何慕貞是無處不好，現在心裏有了個余瑞香，早就不把何慕貞放在心裏。况且他有好幾次碰見何慕貞和男學生在一處，更加教他難受。今天對於何慕貞一點兒不客氣，才出了一口惡氣。何慕貞走了，會也散了。這會場裏就有人喊着畢波麗道：密斯脫畢，我們這就到社裏去吧？畢波麗回頭一看，却是他荷花新詩社的社友辛文哲，便答道：我這幾天詩興大減，做不出好詩來。對不住，今天我是耍誤卯的了。辛文哲道：好！你不去，那還成？豈不是唐詩裏面取消了李太白的地位。昨天我在秋池週刊上看見你那首失戀之夜，就好，這是成功的作品。畢波麗道：你的詩，也越發進步了。你發表的那篇丁香花下，我讀了一遍，疑心我真在



丁香花下呢。他們說得高興，大聲疾呼，就有些人望着他們。他二人更是得意，大談其詩。辛文哲趁機走上戲台，將頭上的草帽子，取在手上，在空中招了幾招。說道：大家別走！我還有一件事要報告諸位。會場上的人，本來有一部分走出去了。聽他吶喊，又走回來。辛文哲道：我們幾個同志，辦了一個秋池週刊，每禮拜出一次，不可不看！大家見辛文哲走上演台，叫住大家，一定有什麼大問題，不料却是這樣不要緊的事，大家大失所望。那辛文哲洋洋得意，在他帽子裏面，拿出一本薄薄的大冊子，用一隻手舉着，一隻手指着，對大家說道：這就是秋池週刊，裏面有許多好的作品，兄弟也有幾篇，登在上面，很不算壞，歡迎大家批評。這書雖然很好，定價每期只賣大洋三分。他這樣說着，大家面面相覷，以爲上了他一個當，沒有人作聲，人叢中倒有一兩下冷巴掌，不知

道是誰鼓的，大家借着一聲巴掌，哈哈大笑，一闕的走了。辛文哲見這些人這樣冷酷的表示，很是不高興，悵悵的站在台上，望着大家走去。畢波麗在台下說道：密斯脫辛，你不是要到社裏去嗎？時候不早了。畢波麗也是一時想不到話讓辛文哲下台，所以隨口的說了出來。辛文哲跳下戲台來，說道：好極，我們一塊兒走。你剛才說不去，我就不贊成。畢波麗道：我陪你去一趟也可以。不過我六點鐘有一點兒事，我不赴聚餐會，詩做完了，我就走。辛文哲道：那倒可以，走罷。他二人出了會館，就到荷花社來。這荷花社設在一家學校附近公寓裏，裏面本有幾個社員，大家商議着，廚房隔壁那兩間房子，又大又便宜，便把他公賃了過來，用黃紙寫了一張橫匾貼在門上，上面大書荷花社三個字。把學校裏課堂上不要的桌椅搬了幾件，放在裏面。又弄了兩個書架子，各

人捐些書，放在上面。這兩間屋子，閑人還不許進去，只有荷花社的社員，可以到裏面去看書看報。這一天，又是他們荷花社雅集的日子，值日員易詩鳴、毛大文二人，上東安市場買了一大包花生仁，一大包倭瓜子，和半兩龍井茶葉，一併提了回來。以便當時烹茶助詩興。到了下午四點鐘，是他們集會的時間，社員陸續而來。到了四點半鐘，值日員易詩鳴說道：「今天大概密斯脫畢和密斯脫辛都要誤卯，我們不必等他罷。」社員麻結緣道：「不等也好，我還要趕回去校對週刊稿子呢。今天我們做什麼題目？」易詩鳴道：「今天一個人做十首小詩，諸位以爲如何？」社員杜小甫道：「十首詩太多了。我看只要做得好，倒不必拘首數。若有能夠多做的，也不限十首，做二十首也可以。大家都說：此話極對。於是分途動起手來。」毛大文拿出一疊裁了的毛光紅格紙，紙後面印着

有字，是荷花社特製詩箋。另外還有兩行小註，是此箋只爲謄寫詩稿用的，不得拿去做旁的用途。他用兩個指頭蘸着口水，然後將那紙一張一張的帶掀帶數。數完了，每人給五張。大家拿了詩箋，就各據一張棹子，拿起棹上的筆，打開棹上的墨盒，各自打詩稿子。兩間屋子裏，雖然有十個人，却一點聲息沒有。那麻結緣右手拿着筆，伸到墨盒子裏去蘸墨，左手伏在棹上撐着腮，却伸他的小指頭到嘴裏去剔臭牙齒。正剔得入神，後面杜小甫忽然喊起來道：「我知道了！黃金是愛情的魔障呀。」接上喊道：「密斯脫麻，這句怎麼樣？麻結緣不會提防，被他喊得嚇了一跳。杜小甫拿着那張格子紙，送到麻結緣棹上，復又問道：「你瞧怎麼樣？麻結緣是剛才想到了兩句，被他這一打扯，完全給攔回去了。他正沒好氣，便不能講那詩人溫柔敦厚之旨，看了一眼，要笑不笑的樣子，

說道：這話也很平常，誰都能說！杜小甫便有些不耐煩起來。說道：密斯脫麻自然是個大詩家，所說的都是別人不能說的。他口裏說時，眼睛可望著棹上的稿子紙，用手一指稿子上那第一首小詩道：這是怎樣說？麻結緣道：那兒有不妥嗎？易詩鳴在那邊棹上聽見他們爭吵，便走了過來，麻結緣氣不憤，就把自己的詩遞給易詩鳴看。那詩是：生下娘胎五件事，吃喝穿衣睡交與戀愛。戀愛好比味之素，戀愛好比醬油醋，各件事裏有了他，就有一點味了。易詩鳴看了一遍，說道：意思倒很新鮮。杜小甫道：怎麼着？老易你也這樣說。你看他會把個警方的譬，寫成了比較的比，睡覺寫成了睡交。這還罷了，戀愛是個喂爾伯，他當了郎用。易詩鳴仔細一看，果然有點錯了。那麻結緣那裏能輸這一口氣，說道：比較和譬方，我還不知道嗎？寫這個比字，無非是草稿上的省筆。睡

覺的覺字，北方念成交字，我們南方人念成手脚的脚，寫睡交正是對了。再說戀愛，分明是個郎，不過也可以當喂爾伯用罷了。毛大文左手抓着，一把花生仁，右手一粒粒簍着，不住的望嘴裏丟。嘴裏咀嚼着花生仁，帶着說話道：不吧？胡適之先生說……他一句話沒說完，那杜小甫早就不耐煩，說道：什麼胡十枝胡九枝！毛大文也不等他說完，說道：你們共產黨，反對胡適之，那是有成見的。你瞧，我一提他的名字，你就急了。杜小甫道：他值得我反對，安福餘孽，豬仔，臭政客。這幾句話直氣得毛大文手脚冰冷，說道：你們瞧，瞧他這無法無天的共產黨。當時荷花社社員，不做詩了，大家全離了椅子，站了起來。立刻白色主義一黨，對杜小甫大加攻擊。易詩鳴站在屋子中間擺一個丁字椿。左手插在他那西裝衣袋裏，右手一死勁兒捏着個拳頭，比着姿勢，一伸一縮，

一拾一落，他說道：文學是一樣優美純潔的東西，這中間不應該含有黨見的臭味。他說在這個當兒，畢波麗和辛文哲正走到院子裏，趕來做詩，一聽到社裏人聲大起，他連忙止了腳。辛文哲輕輕的對畢波麗道：我們反正誤了卯了，不要進去罷。聽那個口氣，怕又是開什麼會。畢波麗比辛文哲是更積伶，早回轉身退了出來。辛文哲也跟在後面。說道：密斯脫畢，上那兒？今天真光換片子，看電影去吧？畢波麗道：換片子不是今天，是明天呢？你問別的我不知道，這個我最在行。辛文哲道：啊！我想起來了。聽說你有一個戀人換片子就去，所以你也逢期必到，這事是真的嗎？彷彿聽見說姓余，漂亮得很，父親還是一個銀行家啦。畢波麗是巴不得他這樣說，却故意不肯承認。問道：誰對你說的？說時，臉上故意裝出笑容來。辛文哲道：不用人對我說，我看你的詩，常常有什

麼奇丈夫妹，那不是指這位密斯余嗎？畢波麗於是無言可答的樣子，黛默認了，二人一路說話，一路走上大街，恰好事有湊巧，有一輛敞篷汽車，由面前拐彎，走得很慢。看見上面有幾位很美麗的女眷。其中有一個女郎，穿了一件杏黃色印度綢旗袍，週圍滾着豆綠的珠瓣，華彩奪目，正是魂夢顛倒，念念不忘的余瑞香。畢波麗這一見，真覺觸了電一樣，渾身都酥軟起來。那汽車將拐彎兒拐過去，早就風馳電掣，一溜烟似的走了。他心裏想道：這余瑞香，真是天使一般，他若真是我一個戀人，我還有什麼話說，我就爲他死了，也是情願的。可是奇怪，自從我寫了幾封信給他之後，連電影都不來看了，叫我想什麼法子和他接近？想到這裏人都呆了。辛文哲站在一邊問道：密斯脫畢，怎麼了？想什麼心事呀。畢波麗笑道：我有兩個地方要去，不知道上那兒好呢。我們

明兒會罷。他痴心妄想的想着，這裏到東安市場去不遠，也許余瑞香是到東安市場去了，反正沒事，何不上東安市場去碰碰看。碰巧再遇見他，多看上一兩眼也是好的。心裏這樣想着，兩隻脚不由自主的，就往東安市場走，走到東安市場，繞了兩個圓圈，那裏看見余瑞香一點影子，自己也覺着自己未免精神過敏，不由得暗笑。剛要出門，頂頭遇見一個穿西裝的漢子，左手上拿着一根溜光滾圓的手杖，向地下一戳一戳的走着。右手挽着一個婦人，長裙，短褂，革履，蓬頭，打扮似乎姨太太女學生之間。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這一系的主任教員馬攀龍先生。那一個呢，當然是師母，不過畢波麗是知道的，馬先生並沒有太太，家裏只有一個寄住的姨姪女楊花女士，這大概就是楊花女士吧？他且不問那些，取下帽子，共總兒點了一個頭。馬攀龍對於學生

向來是很客氣的，畢波麗是個出風頭的學生，他尤其不能怠慢一點，笑着說道：市場裏走走，買書來了嗎？畢波麗順口答應道：買書來了。馬攀龍道：不要走，我們一塊兒到書攤子上望望。我要買幾部古文，你和我挑兩部去。畢波麗回去，本來也沒有事，如今和先生一路走，這也是榮耀的事，掉轉身，倒和馬攀龍一路走着。到了書店裏，馬攀龍叫夥計把韓昌黎柳宗元蘇東坡這些人的文集，都搬了出來，一部一部的翻着看，隨挑了五六部。畢波麗對於古文這樣東西，向來不很大看見，那裏知道那一部好。他常聽見人說：古文筆法百篇不錯，就挑了一部，遞給馬攀龍道：馬先生，這一部書很好。我近來就常看這一部書。馬攀龍究竟是一個教員，略略知道一些古文的門徑，他將書接過去一看，就扔在擺書的攤子上。畢波麗道：馬先生，這部書，你以為如何？我近來對

於古文的書，看了也實在不少，總覺太淺了，只夠初學的人做做課本，真要研究古文，非得一部適當書不可。這部書雖然只有百篇，包羅萬象，倒也不壞。不可不買。馬攀龍很奇怪的道：什麼？古文的選本，還有比這淺的嗎？我們從小在小學裏，就念這種東西，那個時候，沒有什麼好國文課本，先生就把這個來搪塞，以為這個是再好沒有了。我們既然要研究古文，還是要看一看專集，這種選本，不過初學的人拿去揣摩揣摩筆法，我以為沒有什麼大用。畢波麗紅着臉不能作聲，只用眼睛看書架子上標的書籤，像一個找書的樣子。馬攀龍將書挑好了，自拿錢出來會了賬，依着楊花女士的意思，就想去看電影。馬攀龍笑道：你要去呢？就你一個人去罷。我實在不能奉陪。你想我那篇文章，還只做得一小半，明日就得交卷，怎樣不要打一個夜工？楊花笑道：那末，我就

一個人去了。你可……他因爲這地方可不是家裏，而且面前還站着一個學生呢，他也就沒有望下再說。馬攀龍笑道：你去得了，十一點多鐘，我叫老王拉車來接你。楊花道：那麼，我先走一步了，我還得去邀個把朋友一塊兒去呢。說着他和畢波麗微微笑着點了一個頭，就走了。馬攀龍道：我要回去了，密斯脫畢，要不要到我那裏去談談？畢波麗道：先生不是要回去做文章嗎？我不去打攪了。但不知馬先生又要做一篇什麼大文章，拿到報上去發表嗎？馬攀龍道：不發表的，是一封公函呢。說出這句話，馬攀龍才覺得有些失於檢點，所幸畢波麗也沒有望下再問，就這樣含糊過去了。

第四十二回 澈夜搜枯腸文章有價 因時鬪利藪名士無慮

馬攀龍夾了一大包書，和畢波麗同走出東安市場。畢波麗自回寄宿舍。馬攀龍也自回家裏來，走到書房將書放下，只見桌上有一張字條，條子是華麗鞋店裏來的賬單。楊女士新定做的兩雙鞋子，共是二十二塊錢，沒有付款呢。將那封信拆開來一看，是庶務處的通知書，說是學校裏借到了一筆小款子，可以先發五釐，有十四塊錢。馬攀龍算一算，指望了好幾天，還只有這一點子，連付楊女士的鞋錢還不夠呢。他因為要趕緊做文章，也沒有工夫去計算這些，就都扔在一邊，便將他白天擬的那封信稿子，依舊拿了出來，自己坐在那張轉椅上，取出一

根雪茄，將他燃着，吸了一陣。慢慢的將墨盒打開，慢慢的在筆筒裏抽出一枝筆，慢慢的用筆在墨盒子裏蘸着墨，手雖然不停，心裏却在那裏想，要怎樣着筆？他想，蒙牛參事介紹我和金士章總長只見了兩回面，他就那樣和我親近，真是難得的事，這兩天索薪既索不到，楊女士又和我提出要求，趕做夏季衣服，不是人家前天送三百塊錢津貼，眼前我真要不得了。昨天我那封道謝的信，雖然做了三個鐘頭，只有一百多個字，實在不能暢所欲言。這樣一比，我才知道人家真有本事，無論什麼事情，他都可以把古文寫出來。我拿着勸學賦這樣一個大題目，會湊不上一千字，糟糕不糟糕？自己這樣想，手上伸在墨盒裏蘸墨的筆，竟忘計抽回來，只覺有些叮噹叮噹響。抬頭一看，糟了，筆伸在茶杯子裏，把一杯子熱氣騰騰的茶，洗成了墨水。自己好生奇怪，這桌上

那來的一杯熱茶。便昂頭對窗子外問道：誰送茶到我屋子裏來的？他的女僕楊媽答道：剛才我送進去的時候，還問馬先生呢！是吃點心嗎？您說不吃。怎樣進您的屋子，您會不知道呢？馬攀龍聽他這樣說，又彷彿剛才果然有一個人進來，自己彷彿也會說一句什麼，大概一心在做古文，就沒有留心到這些事呢。便擱下那枝筆，另外抽了一枝筆來打草稿。他寫了幾行，自己便念上一道，念過之後，禁不住提筆就要改。那一篇賦是沒有起頭，單單賦前面的一小篇短序，他翻了許多古文出來，不時的翻着序一種的文字看，低着頭，死命的摹擬那種句調。一會子寫，一會子念，一會子改，一會子又要翻書，雖然只有一個人在書房裏，手忙腳亂，倒弄得十分熱鬧。好容易，把小序做完了，稿子上連塗帶改，已經分不出行數，自己便又找了一張完整潔白的紙，清清楚楚

楚的把他謄好。謄好之後，又從頭到尾念了一遍，很覺這實在是妥當了，然後才開始作賦。他心裏想道：平生於賦這樣東西，就沒有什麼研究，平常拿一本四六文看看，無非因句子整齊，字面好看，念到嘴裏很順口，所以有名的古賦，還記得幾句，而今要作起來，實在覺得費事。第一，肚子裏沒有幾個典，外國故事雖然很知道些，又用不上去。第二，這是要分平仄的，自己對於四聲，還不十分熟悉，恐怕要弄錯。想到這裏，不住的用筆管兒伸到額角邊頭髮裏面去摩擦。躊躇了會子，一想已經對人家說了，不做怎樣行呢？這樣一想，又在書架上翻出幾部四六文的書，打開看了幾篇，打算套上兩句，作一篇賦的起端。他翻了一翻，見有一篇詩集的序，開頭一句是披蘿帶荔，楚臣幽怨之篇。他覺得這兩句念起來很響亮，便套着寫了兩句，是敦詩說禮，聖人訓子之篇。寫

完自己一念，很順口，提起筆，就在篇字旁邊，圈了幾個密圈。馬攀龍一想，這以下，就該一樣的用十個字，把上句對起來了。可是這十個字，總要渾成一點，才可配得過去。記得人家的春聯上，常有這樣的對子，什麼敦詩說禮，孝弟力田，倘若也用孝弟力田來對，未免太現成了。咳！金總長問我話的時候，我贊成他的主張得了。爲什麼一定還要說做一篇來請教呢？真是找罪受啦。自己埋怨了自己一陣子，沒有辦法，還要硬着頭皮去做。想了一會子，得了下帷讀書四個字，覺得可以對過去。右手拿着筆，在墨盒裏蘸墨，左手却伸開巴掌，在空中撫摸，心裏在描摹下帷讀書之下，應該點出個什麼人？想了一會子，用君子來對聖人，却很工穩，便又寫君子持身之道六個字。他想一句，湊一句，慢慢的也就湊到十幾句。右手拿着筆，停住不寫，左手依舊伸開五指，在空中撫

摩，頭却不住的微微搖擺，在空中幌成小圈。正在得意忘形之際，只聽一陣敲門響，楊媽打開門來，却是楊女士看電影回來了。馬攀龍一想，什麼，電影就完場了，這樣夜深了嗎？那楊女士支咯支咯，一陣皮鞋聲，早連響不斷的走了進來，他在院子裏，就說道：傻瓜，今天的電影真好，你又不去看。說時，一掀簾子進來了。他先就笑道：呵！這可了不得，書桌上怎樣堆得亂七八糟呀？成了破書攤子了。說着，便把手裏帶回來的，一張說明書和一張傳單，都丟在馬攀龍面前，說道：你瞧瞧！走過來，又奪下馬攀龍手上的筆，給他將筆套兒套上，說道：這樣夜深，別寫了，說着，瞅着他一笑。馬攀龍也是個多情種子，他的戀人這樣柔情婉轉的叫他去安息，那裏有個不動心的？只是蒙金總長看得起，在教育委員會裏，給他弄上了一個委員，每日坐在家裏，要收三百塊錢的進

項，真少有的事。況且他一想，作白話文的人，金總長向來是看不起的。我雖不是白話文裏面的健將，可是也有個小小名兒，我們對他那樣冷嘲熱諷，他偏偏和我很客氣，這個人不能不說他是有肚量的。據金總長說，有幾個學校，他要根本改造一下。校長我是不敢存此奢望，但是教務長或者不難。至低限度，總可以多弄幾點鐘書教一教。有這樣的趨勢，不就此先恭維恭維他，等待何時？要恭維他，第一要迎合那人的心理。他是主張做駢散兼用一路的古文的，我要想和他永久發生關係，這種文字，是不能不常做的呢。他這樣想着，所以咬着牙齒，決意拚一夜的工夫，將這勸學賦，打成一個草稿。楊花女士勸他去睡，他就詳詳細細把自己的意思，告訴了楊花，楊花道：你是個反對古文的人，現在要改作古文，自然不能合調。你這樣勉強的做，仔細弄出毛病來

呢。馬攀龍道士爲知己者死，那也說不得了。這句話，不是有女爲悅己者容的一句陪筆嗎？說到這裏，便嬉皮笑臉的，用指頭蘸了一點水，對楊花臉上一彈。楊花笑着，一扭身子，笑道：你少和我鬧，我們輩分不同，總不成一個局面，我是要回南去的呢，反正我在這裏，也是你幹我的，我幹我的。馬攀龍笑道：你要原諒我，今天沒有陪你去，去看電影，那是不得已。楊花一撇嘴道：我管你呢。他兩隻手按着桌子，把頭一偏。馬攀龍見他這樣嬌嗔的樣子，真不忍再拂逆他的意思了，笑道：我就陪你到房裏去罷，我這篇賦，只好明天交卷了。楊花道：不是我不讓你做，我看你愁眉苦臉的，弄得太吃力，不要做也罷。你要說爲那個三百塊錢的話，不願在金總長那裏失信，拚了我們都少用兩個，不就省出來了嗎？馬攀龍聽了這種話，真比吃了一劑涼藥還要受用，心裏果然也就活

動起來，真個把這篇作而未成功的賦把他丟了。可是心裏這麼想，文可以不做，和金士章的關係，可不要脫離了。到了次日下午，他打聽得金士章在買維新家裏去了。他連忙在書架上翻了一本墨子，帶在身邊，坐了車到買宅來，到了門口，果然看見停着一輛汽車。馬攀龍這裏原是常來的，門房就認得，說道：金總長在這裏呢。那意思阻止馬攀龍進去。馬攀龍會意，笑道：不要緊，我和金總長也是熟人。說着，他逕直就往客廳裏走。一進門，看見買維新和金士章各躺在一張沙發上，抽着雪茄說閑話，看見他進門，都站了起來，笑着點頭。馬攀龍也在下手一張沙發椅上坐下，却把手上那本書，放在面前小圓桌上。金士章道：馬君勤學的了不得，出門都帶書，可謂手不釋卷。說時，將那書翻着，一看，原來是本墨子。又道：馬君也喜歡研究墨學嗎？子書裏面，我只愛這一

部書。馬攀龍笑道：那裏什麼勤學啦，帶在車上看看罷了。我是個窮忙的人，向來這樣打經濟算盤的，總長說好笑不好笑？金士章道：這有什麼好笑？我們正應該如此啦。馬君給我做的賦，得了沒有？我的月報，等着發稿子呢。馬攀龍道：這實在對不住總長。金士章錯會了他的意思，以爲他不敢發表文言的文章。笑道：你們這些當教員的，真是給學生管服了，將來連自己每餐吃多少飯，還得學生的同意呢。馬攀龍巴不得如此說，他好借雨倒台。裝着很躊躇的樣子，然後又笑道：總長辦報，人家想登稿子還登不上，那裏會少我一篇文章？這一期登的頭一篇，是總統做的問心篇，真是千古不磨之論，我一念，就把我一篇腹稿嚇忘了，這篇東西，有人說是總長代擬的，我就……說時，眼睛望着金士章，金士章道：大意是總統擬的，文字却是我仿造的。馬攀龍道：是呀，那

篇文字，爐火純青，我一看就斷定是總長的筆墨，難怪外邊說是總長代擬的。金士章道：這是我們自己人說話，可不要對外人說，而且意思實在是總統的意思。馬攀龍道：總長本來兼總統的祕書，總長和總統代擬，好像和總統自己做的一樣。說時，他一眼看見金士章的雪茄滅了，正要找火柴。自己便在雪茄盒子裏拿了一根，啣在嘴裏，在袋裏取出一個銅匣子自來火，將機關一捺，火就燃着了。他借這個原故，站起身來，隔着桌子，伸過火去給金士章燃着了烟，然後才坐下來，將自己抽的雪茄點着。賈維新在一邊看見，覺得馬攀龍過於客氣了。心想難怪金總長說馬先生恭敬好禮，是個君子人。心裏這樣想着，不覺就望着馬攀龍臉上。馬攀龍被他這一望，倒望得有些不好意思。便借故問道：聽到說貴校的學生，鬧風潮，鬧得很厲害，現在怎麼樣了？賈維新道：

這個我有辦法，和總長商量好了，就借這點機會，將學風切實的整頓一番。誰要鬧就開除誰，要是大家都鬧，全班開除，重新招生。學堂可以不辦，學風不能不整頓。而且我還有一個辦法，請幾個有道法的和尚，到大禮堂上去講經。金士章靠在沙發椅上，對他的話，先是很贊成，腦袋像鐵鎚撞鐘一般，一下一下的向左右搖擺着。忽然一聽到說請和尚講經，就問道：這是什麼意思？賈維新道：我常聽見總長宣示總統辦學的宗旨，儒書爲本，科學應用，佛說助精神，所以我照此行事。但是功課裏面，真加入佛經一門，請兩個和尚在講堂上念經，似乎不方便。我想了一個折衷辦法，單請幾個名僧講經，似乎還使得。這樣一來，對於總統總長一片提倡佛學之心，似乎也體諒得到。金士章笑道：豈有此理，這話那裏是這樣講？維新，你辦學的手腕，我很是佩服你，講到學問

上，你還得用幾年苦工。賈維新想了一個好主意，不料碰了一鼻子灰，滿臉漲得通紅，說道：「講經這樣事，我想也是研究學問的事情，未嘗不可辦。」金士章用三個指頭，在嘴唇上面，左右分別的撫摩着短鬚子，微微的笑。馬攀龍總算是解事的，連忙插上一句道：「維新兄，我聽得說你在做公債生意，還好嗎？」這句話一問，馬攀龍是好意，不料嚇得賈維新勃然變色，馬攀龍也慌了，不知道這句話，何以問不得？金士章便對賈維新道：「你說沒有做公債買賣，怎麼攀龍也知道了？」馬攀龍這才明白，他做公債生意，原是瞞着金總長的。至何以要瞞着他却不知道。這時又只好再爲他解脫，便說道：「我原也不知道，只聽人家這樣說。我想這話也靠不住。」金士章道：「做公債生意，那是不要緊，不過我聽見好幾個人說，牛斗橫他也幹這個，本錢就是學堂裏的公款。維新若也是一樣，

你想這要賺了錢呢，那不成問題，設若把學校裏的公款，蝕本蝕掉了，那怎麼辦？我現在到底做了官，總比諸位的境遇好些。可是我依然一片青氈，幾間老屋，我行我素，不做一點意外的事，不想發一點意外的財。有許多人勸我做公債，我都不幹，何況你們呢？一篇話，說得賈維新默然。馬攀龍道：不要緊，蝕不了本啦。我看見報上登着，天天說九六飛漲呢。金士章笑道：你這是外行話了。不是公債看漲，大家就掙錢的。這要是長貨的，銀子才會在銀號裏漲水，若是虧貨的，就天天要賠本。公債越漲，他越賠得凶呢。這裏面的利弊，一言難盡，書呆子那裏幹得？馬攀龍道：聽總長所說，總長也是內行呢。這句話，也就平淡無奇，金士章聽了，却弄得吃了啞藥一般，解答不出來。搭訕着把他手上的雪茄，放在瓷器烟斗上敲烟灰。馬攀龍不科今日這樣不會說話，動輒得咎，也

是默然。於是三個人，都躺在沙發上抽烟。只是把兩隻腿來搖曳着。還是金士章會轉身，拿起馬攀龍放在桌上的墨子看了一看，然後笑說道：這部書，現在研究的倒還多。其實是幾個哲學教員，對這部書說了兩句好話，所以都要看看。若說對這個真能研究一點學問出來，那有幾個呢？起居飲食，要講究時髦，讀書未嘗不要講時髦。馬攀龍道：正是這樣，從前我是最愛看子書的，自從這些青年後生之輩，研究哲學，以爲時髦，我就懶看得這些書了。却是有一樣書，大家看我也看，而且我還要先睹爲快。說到這裏，便問賈維新道：你猜是什麼書？賈維新便猜了幾樣，馬攀龍都說不對。金士章也說了幾部書，也沒有猜着，倒是馬攀龍自己說出來了，就是金士章編的古道雜誌。說出來又問賈維新道：維新兄，你想除了金總長編的古道雜誌，還有那部書，配說風行

一時呢？文章呢，那還是人家能夠模仿的。只有他那種大公無我的主張，和獨具隻眼的見識，真是叔世的良藥。賈維新道：這話極對，我無論走到那一位朋友家去，總可以在他書桌上，看見古道雜誌。說起我還想起一個笑話，我們有一位同鄉，除了和朋友告貸以外，就是當當過日子。有一天也和人家借了一毛錢，他想買幾個饅頭，充一頓午飯，後來一想，今天是古道出版的日子，他就餓了一餐，省了錢來買了古道雜誌。我這時才知道總長這一枝筆，可真讓羣生顛倒。這一篇話，說得金士章心癢難抓，快活極了。這才把剛才做公債的那一段公案，被賈維新蓋了過去。談了一會，金士章先走了。賈維新埋怨馬攀龍道：你這人怎麼這樣粗心，做公債的話，那裏能在他面前說？馬攀龍道：我先不知道你們是挪公款做的，若是知道，我就不會說了。賈維新道：我還不

要緊，自己沒有把握，早就休手。只有牛斗橫，他越賠越要望下做，現在已經虧空九千以上。馬攀龍一伸舌頭道：好傢伙！虧了許多，將來怎樣辦？但是你和牛斗橫向來不懂經濟學，怎樣做起公債買賣來？買維新道：咳！不要談起，總而言之，好吃小便宜的上大當。馬攀龍笑道：好吃小便宜的上大當，這句話，很有意思，這一段故事，一定有趣的，何妨講給我聽，讓我長一長見識。賈維新身子向後一仰，靠在沙發椅上歎了一口氣說道：說起來話長呢。牛斗橫家裏，不是有一位坐馬車的客，我們都碰過好幾回嗎？這位外號冲天砲，在京沒有別事，專門就做公債買賣。他和我們談起話來，總勸我們做公債，據他說，北京公債大漲落，權操在財政部稅務司，他願意還那項公債的本息，那項公債就要漲了。這位冲天砲，在這裏面，有許多熟人，可以得風氣之先。公債還沒漲，我

們就先買，每回大買賣，這不是有把握嗎？公債小漲落，却根據上海的行市做。這冲天砲他又有一個小團體，每天花幾百塊錢的電報費，請好幾個人，在上海打加急密電到北京來，報告上海行市。他們得的消息，總在普通買賣家之先，這每天的買賣，不是又有把握嗎？馬攀龍道：這樣說，那你們豈不是十拿九穩賺錢，怎麼又蝕了本呢？賈維新道：我們也是這樣說啊。但是我們沒有幹過，不敢放手做去，每人只拿出五百塊錢，各做一萬九六。馬攀龍道：這我又不懂了，怎樣做一萬塊錢的公債，只要五百塊錢的本錢？賈維新道：這不算本錢，叫做保證金。馬攀龍搔着頭皮笑道：這我越發糊塗死了，怎樣又不要本錢。古兒詞上說的不要本錢的買賣，可不是好生意呀。賈維新道：這也難怪你不懂，曲折多着呢。公債生意，本來分兩種，一種是現貨，一種是期貨。現貨呢，那

是不成問題的。警方九六是值得三六的行市，你出三百六十塊錢，就可以買一千期貨不是這樣，一月一結賬的，我做的就是這種。我們交出五百塊錢保證金出去，就可以在交易所裏做一萬塊錢的買賣。譬如九六行市是三六二五，我在交易所裏買進一萬，他就和我記上一筆。若是明天漲到三六三零，我就賺了五十塊錢，他也在簿子上記一筆。我那五百塊錢保證金，就變成五百五十塊了。反過來說，三六二五的行市，我賣出去一萬。馬攀龍道：你沒有買進來，那裏有得賣出去呢？買維新道：原是一句話，讓他記在賬上罷了，那裏要有公債才能賣？這一時若是行市漲到三六三零，我就蝕了五十塊錢，那五百塊保證金，就只剩四百五十塊了。馬攀龍用手扶着頭，偏着想了一想，昂頭一笑道：呵！這就是買空賣空啦。買維新道：對了。馬攀龍道：這樣說來，大家憑一

句話分輸贏，豈不像賭錢一樣？買維新道：做公債買賣，就像打撲克押寶一樣，憑心血賺錢，雖不是賭，也就和賭差不多了。馬攀龍道：我又想起一件事。你剛才說，五百塊錢保證金，可以做一萬公債。譬如你買的時候，值二千五百塊錢一萬，將來若要跌到值三千塊錢一萬，你的保證金不是全去了貨嗎？買維新拍手道：對了，你明白了。馬攀龍道：設若再跌下去呢。一直跌到二千八二千七，那怎樣辦？買維新道：怎麼辦呢，除了保證金，你還得補出來呀。照你所說，三五市價買的，跌到二七，你守不住，又賣出去。那末，除了五百塊錢保證金，在賬上畫消，還得找出三百塊錢來。所以公債大漲大跌，你做五百塊錢買賣，往往弄得要賠出兩三千。有些做大買賣的，到了這時，逃走的有了，吊頸的也有了，我們先那裏知道有這樣的利害，只是弄得好玩，打算發小財。先是我


牛斗橫在三五幾的時候，各拋出一萬九六，後來跌到三四幾的時候，我們收進，各賺了六七百塊錢。大家都喜歡的了不得，以為我們靠冲天砲的消息靈通，一定賺錢的。前不多天，冲天砲來告訴我們，說是財政總長祕密的告訴某司長，九六決不付息。他的兩個姨太太，也做公債，是大家曉得的，就在這個時候，拋出五六萬。某司長是不必說，拋出二十多萬，冲天砲他自己，也決計先拋十萬，勸我們也快拋出。說是跟着財政總長走，那有錯的？趁這個時候，外邊還沒有消息，搶先下手，一個禮拜之後，打破了三折，不定賺個三萬五萬呢。馬攀龍道：是啦！財政總長告訴司長的話，自然再靠得住沒有。況且連他的姨太太都望外拋，一定公債是要跌價的。慢來，等我來算一算看。一個人說道：若是三五折賣出去，過了一個禮拜，跌到二八折又買回來。一萬公債可賺七

百十萬公債可以賺七千，二十萬公債可以賺一萬四。呵呀，了不得。馬攀龍道：我也是照你這樣想，做了兩萬。牛斗橫到底胆大些，做了五萬。誰知道財政總長，他是一個辣手。明知道某司長是做公債的，却裝做不知道。某司長借着外面要求辦理九六公債，和他討一討口風，他就將計就計，故意說九六不付息。他又怕人家不相信，叫他的姨太太，拋出幾萬。這一來，自負機靈鬼的人都搶着拋出。他知道外面拋空的多，就勾通幾家大資本家，叫他咬定整理九六有辦法。財政總長一面不否認，一面勾通收買現貨，有多少，收多少。他們這樣收，現貨自然漲價。現貨漲價，期貨豈有個不漲的？於是一天一天的漲了上去，由三折長到四折，由四折又要漲到五折，我們每萬公債就蝕本一千幾。馬攀龍道：做總長的人，用這種倒脫鞵的計，來弄你們的錢，手段果然辣。但


是你們都不買進，讓他一人去買，價錢也就抬不起來了。賈維新道：這是不可能的。因為期貨是一月一結賬，叫做交割。到了交割的日子，我先前空口賣出的貨，這時要拿出貨來。但是那裏有呢？你果要買現貨交出來，花四千幾買一萬九六給人，他可只照三千幾一萬的價錢給你。你若賣出十萬，就先要拿四萬多塊錢來買公債，然後將公債換回三萬多塊錢。天下豈有這樣煮了飯炒着吃的事？而且也沒那多本錢乾脆，你只好買空買回來，一進一出，賠多少，拿出多少。兩個人坐在這裏，談公債談得很有味，忽然旁邊房間裏，一陣電話鈴響，賈維新接着電話一聽，正是牛斗橫打來的電話，牛斗橫在電話裏開頭一句，就是暴徒在學堂裏放火。賈維新問道：真有這事嗎？那還了得！現在火息了沒有？牛斗橫道：放火並沒有成事實，不過他們要到校長室裏來打我。

把窗戶桌椅桌凳都打碎了。賈維新道：你沒有挨打嗎？牛斗橫道：我早就跑了，沒有挨打。賈維新道：那也罷！東西讓他打碎，打了又不是我們的東西，就是我們的東西，也有公家來還，你看怎樣？牛斗橫道：打得好極了，我早就望他打呢。賈維新道：這是什麼話？牛斗橫道：你想我們公債買賣虧空的那筆公款，怎樣的補得起來？現在他既搗毀了校長室，這是真憑實據，我就說有一萬一千塊錢的鈔票被他們搶去了。這錢九千是校款，二千是借款，由你的手交來的，只要你證明一句，金總長沒有不信的，一定可以把這筆校款報銷。那麼，我是把身子洗乾淨了。你的虧空，也可填滿了。你看看好不好？你若是願意，我在家裏等你，就請你快來，我們好仔細商量商量。賈維新聽到有這樣一個好機會，那裏能輕易放過，立刻答應就來。他把電話掛上，就走到客廳告訴馬攀

龍，說是接了牛斗橫的電話，學生打黑了臉，帶了手槍，打進校長室，搶了三萬塊錢去了。我要去看看。馬攀龍道：那還了得！我們趕快告訴金總長請他呈明總統，從嚴重辦。咳！這學風真要極力整頓啊。賈維新無暇和他說話，急急的就要走。馬攀龍看見這個樣子，是不便久留，也就只得回去。他回去之後，一時高興，便打了一個電話給畢波麗，說是圖畫學校起了大風潮，學生搶去了校長五萬塊錢，此外說溜了嘴，又添上許多話，說學堂已是一炬焦土，牛斗橫險些都被燒死了。這個事情，太囂張了，可以請你在因報上鋪張一下，畢波麗在電話裏一一答應了。他本是在因報館送教育消息的訪員，平常可以用因報記者的片子出席學生會。又常常請因報館的副刊，編輯牛大風吃飯。牛大風落得偷一天懶，每逢禮拜六，把副刊的地位，讓畢波麗印一天新詩週刊。



因此畢波麗和因報館裏的人，混得很熟。當時接了馬攀龍的電話，便走回房去，文不加點做了一篇稿子。稿子做完，雇了一輛人力車，自己坐着車，將稿子親自送到報館裏去。



第四十三回 促膝快談灰心悲獨活 臨風品茗冷眼羨雙修

畢波麗對於新聞界情形，略知一二。知道編輯時間，編輯先生是不會客的，他將信丟在收發處，轉身就走。這收發處的對過屋子裏就是廣告部。畢波麗一轉身，看見一位荷花社的社員杜小甫在那裏和一般人說話，好像是要登什麼廣告。畢波麗想道：他有什麼廣告可登呢？而且聽聽看。那辦事的人道：徵婚徵友，那我們却不管，來了信，我們就放在你賃的信箱裏，等你們自己來取。畢波麗一想，這分明是登徵婚的廣告，他不是早已結婚了嗎？心想人家既然登報徵婚，這當然是秘密的事，我不要再撞破人家的秘密，便將身子一閃，閃在沒有燈光的地方。

只聽見那杜小甫道：我是替朋友登的廣告，以後也許我朋友自己來取，也許是我來取。那辦事的人道：事關秘密，第二個人來取，那可不行，要不，請你開一個地點，我們將信轉過去罷。說到這裏，就沒有聽見杜小甫作聲，過了一會兒才聽見他說道：好罷，以後還是我來罷。說完了，就聽見敲銀元的聲音，似乎已經給了廣告費了。又聽見他說道：七號箱不好，是個單數，改爲十二號罷。畢波麗知道他事已辦完，快要出來，便先走一步。到了次日，他在因報上果然看見一個新登的徵婚廣告：

茲有某君，在某大肄業，才華藻麗，尤工於詩。有著述數種，均已披露各報。茲願覓一二十歲以下中學程度之女子爲偶。如有性格和婉，面貌清秀，願得少年著作家爲終身良伴者。請投函本報十二號信箱，告以真實通信地點，以便訂期晤面。如欲得補助費，則

須聲明月需若干。大好因緣，幸勿失之交臂。

畢波麗一看，猜定了這是杜小甫登的廣告。這一來引起他無窮的感慨。他相人家已經結婚的，還能徵婚，我沒有結婚，連一個戀人都沒有，太不平了。畢波麗一想到戀人，不由得就想到余瑞香，心想我這樣思慕他，他却一點兒不睬我，難道是鐵打的心腸嗎？我們論起資格來，我是大學生，論起學問來，我在文藝界，也很有一點名。論起品貌來，據我自己對鏡子一看，更覺得丰度翩翩。那末，爲什麼，我不能中選呢？若說是因爲我沒有錢的緣故，像他這樣有新智識的人，不至於吧？自己呆呆的想，一面無精打彩的翻報。他翻來翻去，只見影報副張上有瑞香姊三個字，射入他的眼簾。他心想這真是無巧不成書，怎麼我想他，就會看見他的名字。仔細一看，是個詩的題目，消夏詞呈瑞香姊，下面是

冬青女士的署名。題目後面，有幾行小序，大意說，瑞香姊來坐，爲誦法文詩，且譯其意，余樂之。戲爲消夏詞四首，呈瑞香姊，未知西人亦有此意否也。那詩是：

淺淺清泉細細波，晚來風捲滿池荷，
綠叢幾點紅如血，新出蓮花
正不多。

小院人閑夜語稀，晚風帶露拂羅衣，
愛攜小扇瓜棚裏，戲撲流螢
上樹飛。

夜語更闌尙未停，銀河瀉影入中庭，
最憐小妹逢人問，那是牽牛
織女星。

窗外幽花一半殘，恰餘野竹兩三竿，
爲他幾陣黃昏雨，滴碎詩心
到夜闌。

畢波麗念了一遍，倒覺得順口，心想他有會做舊詩的朋友，想必他也贊成舊詩的了。他這樣一想，未免自恨不會作舊詩。若是會作舊詩，寄個幾十首詩到影報上去登，余瑞香一見，一定要動憐才之意，那時就好接近了。忽然又一想，何必一定要作舊詩呢，我會作短篇小說，何不現身說法，做一篇小說，送到影報登去。這個人送他的舊詩，既然登在影報附張，他一定是看影報附張的。看影報附張，豈有不看小說之理？那末，只要我做得好，自然可以引動他了。自己盤算一番，主意很是不錯，功課也沒有去上，就自己寄宿舍裏，伏案構思，做起小說來。想了一會子，小說的題目，先想到了，乃是他瘋魔了四個大字。在書棹抽屜裏，拿出一疊卷子紙來，先將題目寫上，又在下面署了畢波麗著。然後想一段，寫一段，寫一段，想一段，不到半天，成績很好，居然寫了三張卷子。

紙。從這天起，天天無晝無夜的作。三日之後，好容易把小說做完。數一數，果然有二十多頁。他就搓了三個紙捻子，將書釘上。不過到了這時，自己又躊躇起來，設若小說寄了去，編輯先生不登上，那又怎樣辦呢？他常常看影報，知道這一類的稿子，是歸一個叫楊杏園的編輯管。就找了一張上等八行，另外寫了一張信，寄給楊杏園。在信上極力的將楊杏園恭維了一頓，說是提倡文學，獎勵後進，很可欽佩。不過對於新的文學，短少點，似乎違背潮流。現在特地寄來一篇小說稿子，請你發表，容當到社面謝。信寫好了，畢波麗還怕楊杏園當他是無名著作家，又把他刻着許多頭銜的名片，附一張在信裏，然後在郵政局裏掛號寄到影報館去。楊杏園對於外間的投稿，向來是一束一束帶回家裏去慢慢看的，失落的極少。他接到畢波麗這封信，是掛號的，格外要注

意些。他吃過晚飯以後，泡一壺好茶，照例坐在電燈下拆信。拆到畢波麗的這一封信，見了那他瘋魔了一個題目，他就知道內容是言情的小說。恰好抽屜裏面，還有二十三篇未用，湊成這個就是兩打，他就把這稿子，打入了暫不發表之列。再一翻這稿子，又是二十六七頁。每頁三百多字，共總起來有九千字，若是從頭到尾看一遍，要犧牲許多時間，所以連看也不看，就要塞進信封去放在抽屜裏。預備留有工夫的時候來補看幾頁。正望信封裏塞時，信封裏面，掉出一張名片來。拿起來一看，原來是畢波麗。心想這人不是在什麼報上做過文章攻擊過我的嗎？這樣一想，又把稿子抽出來，却帶出一張八行。他將信看了看，心裏想道：難得難得，新文豪投降了。覺得人家恭維了一陣子，將稿子完全擱下，又不過意，於是抽了一枝紅水筆，蘸着紅水帶點句帶看。看

到半頁頭上，點出主人翁來了。那文中說：他由此知道這位美人是徐端香，是B學校裏一個高材生，住在S胡同的東頭，姓名住址都知道。他把這徐端香三個字，當着大詩家撰倫的名句一般深深的嵌入腦裏。楊杏園覺得徐端香三個字，好像是個熟名字，手按着稿子，沉思了一回。他忽然大悟，想道：對了。徐字他是隱余字，端字他隱瑞字，香字簡直是明說了。這一段小說，是說他和余瑞香一段情史。無論這事有無，這分明是他向對手方表示思慕的，登了出去，我倒做了一個爲甚來由的紅娘了。余瑞香和我雖然只是會過一面，他是李冬青的朋友，他要看見了，還要說我存心和他開玩笑呢？不過我那裏不登，也怕他投到別家報館去，我不妨通知余瑞香一聲。便寫了一封信給李冬青，將畢波麗的小說稿子和信，包在一處，打發車夫送到李冬青家去。意

思是要李冬青把這個事轉告余瑞香。李冬青將信一看，他就猜中十之八九，他心想余瑞香是喜歡打扮得花蝴蝶一般，出入遊戲場所的。日子久了，怎能沒有思慕他的？這個做小說的人，明明說他自己爲余瑞香瘋魔了，恐怕手段還不僅於此而止。當日晚上他想了一想，就在燈下寫了兩封信，一封給楊杏園的，大意說：足見心細，原稿奉還。不過這種事社會上很多，可以一笑置之。密斯余那裏也就不必轉告，省得他作無謂的煩惱。我深知密斯余爲人，人格是很高尚的，這個姓畢的舉動，適足見其無聊罷了。一封信給史科蓮的，大意說：星期日若是無事，請你一個人到舍下來談談。到了次日，他就把兩封信都送到郵筒子裏去了。史科蓮接到這信，他一想李冬青爲人，是很沉靜的，他叫我一個人去，一定有原故在內，我且不要告訴人，一個人去走一趟。我

去一兩個鐘頭就回來，家裏一定可以瞞得過去。到了星期這一天，史科蓮果然一個人到李冬青家裏來。偏是出門，走得匆促，忘記帶零錢。他又不好意思一到李冬青家，就叫人家拿車錢，只好走着。走到長安街，他覺得兩邊的槐樹林子，綠陰陰地，很有意思，便一個人在樹林子裏走着。走不到幾步路，忽然有一個女子的聲音，在後邊突然說道：「上學啊，小姐。」史科蓮回頭一看，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，身上穿着一件舊藍布長衫，頭上戴着一頂花格子布，一塊瓦的便帽。兩隻耳朵上，還穿着兩個鍍金耳環。看那個樣子，似乎是個女戲子。便隨口答道：「出城去。」那女孩道：「您不雇車？」史科蓮道：「這樹林裏陰涼，走走也很好。」那女孩子道：「對了，我也是這樣說。」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和史科蓮同走。就一見如故的只管說起來。史科蓮又不好意思不理人家，他說兩三句，也

答應一句。心想這個女孩子，怎樣不認生，也太喜歡說話了。慢慢走着，樹林子快要穿完了，那女孩子忽然問道：小姐，我在鏡花園，你若到那裏去聽戲，可以找我，我可以帶你到後台去玩玩。我叫張金寶，你一問就找着我了。史科蓮道：好罷。那女孩子道：我今天忘了帶錢出來，請你借幾吊車錢給我？史科蓮被他一問，倒嚇得心裏卜通一跳，心想碰着女騙子了。紅著臉半天才說出一句話來，說道：我身上沒有帶錢。那女孩子便抽出他脅下的手絹，擦着眼睛，哭喪着臉道：我媽給我買東西的五吊錢，全丟了，回去要打我呢。你修好罷，借我幾吊錢罷。這時史科蓮身上有一塊八毛，都願意給他，無奈真是分文未有。臉上這一陣難爲情，比開口問張金寶要錢，還不好意思。說道：我真不說謊，沒有帶錢，你明天上午到我門口去等我，我住在……那女孩子不等他說完，抽

身就走了，史科蓮自負是爽直一流，會弄得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連小胡同都不敢走了，纏着大街走到李冬青家來。這裏他也來熟了，一直就往裏走。走到正中間屋裏，李老太太和方好古在那裏談天，小鱗兒拿着一本小朋友，靠着門看。一隻腳在門檻裏，一隻腳在門外，一隻手還捏着一個小甜瓜呢。李老太太看見，便先說道：史小姐來了。李冬青聽見，連忙走出來，讓史科蓮到他屋裏去坐。李冬青看見他臉上紅紅的，額角上還有一點兒汗珠子，問道：你是走來的嗎？史科蓮笑道：走來的。李冬青笑道：又充好漢，若是和你表姐在一處，他又罵你矯揉造作了。史科蓮道：不瞞你說，我是忘記帶錢出門，不坐車不要緊，還丟了一個大面子。李冬青臉也一紅，輕輕的笑着問道：低聲些，碰見什麼了？史科蓮知道他錯會了意思，便把遇着張金寶的事說了一遍。李冬青

笑道：就是這個事呀，這也不算什麼。方好古隔着壁子，全聽見了，便高着聲音說道：這就巧了，昨天我還碰見這一樣的一回事呢。李冬青也隔着壁子道：舅舅遇到的，也許就是這個張金寶吧？方好古哈哈大笑道：老頭子還是老頭子朋友，張金寶那裏會來找呢？李老太太問道：那末，也有這麼一個長鬍子的人，伸手問人借車錢嗎？方好古道：何嘗不是？昨天下午，我到騾馬市去買一點東西，沒有坐車子，慢慢的在街邊上走着，忽然有一個人，在我身邊搶了過去。走過去幾步，他又走了回來。滿臉都是笑容，取下帽子和我點了一個頭。我看他穿着竹布長褂。李冬青隔着屋子笑道：舅舅不用提了，以下我都知道。頭戴一塊瓦的帽子，耳朵上還掛着一雙耳環。方好古笑道：那還不是張金寶。人家外面還套着一件紗馬褂呢，而且頭上戴着博士帽子，鼻子上架着托力

克眼鏡，手上還拿着一根的克斯。李冬青道：「的克斯是什麼？」方好古道：「手杖呀，你們不老是這樣說麼？」李冬青笑道：「你老人家就說一句土話，說是文明棍得了。又要鬧什麼外國話，把一個斯的克鬧成的克斯。我想，怪呀！那裏又發明一種新裝飾品叫的克斯呢？」李冬青不說，也就算了。他一說破，那邊屋子裏李老太太固然是笑了，把那邊屋裏的史科蓮笑得伏在棹子上，簡直抬不起頭來。方好古笑道：「說錯一句，這也很平常的事，你瞧給冬青這樣一形容，我就成了鄉下老頭兒了。」李冬青道：「我給你老人家鬧着玩呢。你老人家說罷，後來怎樣呢？」方好古道：「我看他是個斯文人，疑惑他認錯了朋友了，也就和他點了一個頭。他道：『老先生，說起來這是不成問題的一件事。』」李老太太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」方好古道：「我也莫明其妙呀。後來他就說：『兄弟現在有一點兒小事，』」

十分困難，想請你老先生幫一個忙。好在爲數不多，只要七八吊錢。這事實是在不好意思啓齒，也是出於無奈。我聽了他這一遍話，不料他是一個叫化子。看見他這樣斯文一派，客客氣氣的說話，又不好怎樣拒絕他。他看見我這個猶疑不決的樣子，拿着帽子拱着手，站在一邊笑嘻嘻的，說了個不歇。什麼你老人家好福氣，貴寓在那裏，改日到府奉看。我雖然鼻子裏哼着答應他，碍着面子，怎好一個錢不給，在身上摸，掏出四個毛錢，就都給他了。今天我又在前門碰見他，另外追着一個人要錢，我這才明白，原來他是做這個買賣的。李冬青在裏面屋裏對史科蓮道：你聽見了沒有，這算學了一個乖吧？史科蓮道：這大的北京城裏，奇奇怪怪的事真多，可惜我們不能一樣一樣都遇到，若是全遇到，恐怕比古兒詞上說的，都要新鮮了。李冬青扯了一扯他的衣

服，便引他到裏邊屋子裏來。這是李冬青的臥房，小小的一間屋子，裏面只擺了幾樣籐竹器，窗戶對着一拐彎的裏院，四圍是白粉牆，斗大院子，一點兒花草沒有，只滿地的青苔。史科蓮道：這地方幽雅極了，談心最好。李冬青道：我正是找你談心。兩人便對面在籐椅子上坐下。李冬青道：你不是要知道新鮮古兒詞嗎？我有一樁事告訴你。史科蓮道：什麼事？李冬青皺了一皺眉道：你的令表姐那樣的裝飾，我早就覺得過於一點，人家不過是時髦而已，他却推陳出新，格外引人注目。史科蓮道：正是這樣。昨天他對我說，做了一件白紡綢的旗袍，很是得意。我心想這在他也最老實不過呀。一會兒他穿了起來，我才知道和別樣的白紡綢不同。他的週身滾邊，有兩三寸寬。又不是絲辮，乃是請湘繡店裏，用清水絲線，繡了一百隻青蚨蝶。你看這不是過於新奇一點嗎？

李冬青道：是啊！就因這個樣子，難免旁人注意。在裝飾上得到人家的注意，決不是什麼尊重的意味，你說是不是？史料蓮連點頭道：對了！對了！李冬青道：他穿着這種衣服，又喜歡到交際場中走走，雖然他目負甚高，但是不能禁止旁人的議論，而且……李冬青笑了一笑，史料蓮也就會意，同笑了一笑。李冬青說到這裏，就把楊杏園寄來的信和小說稿，都說了一遍。史料蓮道：難得這位楊先生細心，把他這稿子留着沒登，若是登出去了，那要把瑞香姐氣死。你不知道，這個做小說的畢波麗，簡直是個流氓。不知道他怎樣會知道瑞香姐的姓名，天天寫信來。最後寫了一封信來，足夠訂一本書，有二三十頁，說是瑞香姐若不理他，他到塘沽去跳海。這事只有我知道，我就勸他，以後一個人決不要上公園遊戲場這些地方去，以免發生意外。李冬青道：這姓畢的，

後來沒有別的舉動嗎？史科蓮道：誰知道呢？我沒有問過瑞香姐，他又沒有告訴過我，他和這種人，我敢擔保，那是決不看在眼裏的。他的心事，我是早已猜着了，只有兩種人，他是羨慕的。第一在西洋的留學生，未來的青年博士。或者外交界的少年，人才出衆的。第二，就是富家公子，又有些學問的，再也尋不出第三種了。李冬青笑道：這又何限定令表姐，時髦些的女學生，誰不是這樣想呀？但是像他這樣的家庭，第一第二兩種，都不難求，大概是有了人了。史科蓮笑道：我不知道。李冬青道：這又算什麼呢？要你和他守秘密。史科蓮道：有是有個人，在法國。李冬青道：去了幾年了。史科蓮道：去了兩年了，每月總有兩封信來呢。雖然說是朋友，他們一家，都當做親戚看待呢。李冬青道：廣東人對於歐化，本來得風氣之先，對兒女結婚自由，那本來是不成問題的。史科蓮

道：不過太放縱了，也有許多毛病。李冬青道：你這話，是贊成父母也要取些干涉主義，那末，沒有父母的，怎樣呢？史科蓮道：那就靠自己拿定主意了。李冬青笑道：你是沒有父母的，我來問問你，你拿定了主意沒有？史科蓮捏着一個拳頭，舉起來，做出要打李冬青的樣子，笑罵道：你這壞鬼，繞了這麼一個大灣子，原來是套我的話。李冬青道：這有什麼可害臊的，老實說：別人還有家庭，多少有些幫助，你孤苦伶仃，還真得自己拿出一點主意呢。史科蓮被他這句話一提，倒引起一肚皮的心事，歎了一口氣道：目前有一天過一天罷，將來零落到什麼地方，還不知道呢？現在只有一個傻主意，祖母在一天，我跟着混一天，他老人家，若是歸西去了，我就剃了頭髮做姑子去。李冬青道：你這種話，根本不值得一駁。那不得已而做姑子是舊式婦女做的事，現在的女子，一樣

可以謀生，遇到什麼困難，要在奮鬥中去求生活，怎樣說起那種討飯無路，靠木偶求生的事？至於剪頭髮，現在是婦女們很普通的事了，剪不剪，那是更不成問題。我是最沒有出息的人了，我在這百無聊賴的時間，還拚命的掙扎，養活一個娘和一個兄弟。你就是一個單人，這還不容易謀生活嗎？史科蓮聽了他這話，心裏大為感動，笑道：我那比你呢？你讀的書，比我認識的字，還要多上幾倍啦。李冬青道：這話我也用不着客氣，當然比你謀生活容易些。但是學問是學來的，不是天生的，你又不是三十四十，就不能趕快求點學問嗎？史科蓮道：一個人要想有自立的本事，那不是一年兩年的事，在我這種情形之下，來得及嗎？李冬青道：做事要那樣前前後後都想到，那就難了。況且女子謀生活，社會上說你是個弱者，幫忙的要多些。總不至於絕路。再說你這個

時候，要謀將來的飯碗，還像我一樣，學這十年窗下的文學不成！自然學一種速成的技術，有個一年兩年，也就成功了。李冬青這一遍話，句句打入史科蓮的心坎，笑着說道：古兒詞上說的，與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，真是不錯。從今天起，我丟了書本子，專門去學刺繡和縫紉，你看好不好？李冬青道：你真耐得住性子去學，倒不忙在一天。不過我看你的性情，恐怕不宜於刺繡，莫如學圖畫。他的去路究竟比刺繡寬些，也容易發揮人的天才。史科蓮道：我也很願意學這個，不過真要學得好，日子要遠些。李冬青道：用功的人，有兩年功夫學下來，也就可以成規矩了。你若是願意去，修德女子學校，有一個圖畫專科，辦得不壞，我可以替你想法子，免考進去。史科蓮道：要多少錢學費？李冬青道：那也有，一個學期二三十塊錢。史科蓮這時把他的手絹，舖在膝蓋上，把兩

隻手按着，慢慢的望下撫摩臉上却是很沉靜想心事的樣子。好像就能夠在這手絹上撫摩出什麼法子來似的。勉強對李冬青笑着說道：也不算多。李冬青知道他的心事，說道：我想你瑞香表姐，手邊的錢倒活動，我一和他說，他必定帮你的忙。史科蓮道：不用，不用，我穿他家的吃他家的，實在不好意思再花他家的了。况且瑞香姐只有二十塊的月錢，自己都常鬧飢荒呢？李冬青道：我不信，他們老太爺只給他這幾個錢。史科蓮道：你有所不知，闊人家的小姐奶奶正項用途，是用不着拿錢出來的。綢緞店裏有摺子，鞋子店裏有摺子，洋貨店裏有摺子，就是在熟館子裏吃頓飯，也可以記一筆，他們除了看戲看電影，花什麼錢呢？所以家裏並不多給。李冬青也明白他的意思，他是不願意用余家的錢。他在親戚家裏住着，似乎就有難言之隱，這會子更叫他爲學

費的事，去連累親戚，他自然是不肯。自己想了一想，便對史科蓮道：遠久的話呢，我是不敢說。若論目前，二三十塊錢我還可以籌得出來。現在已放暑假，下學期開學的日子，還有兩個多月，也不必忙。到了那個時候，所有的學費書籍費，你到我這裏來拿得了。史科蓮道：天理良心，你苦苦的掙來幾個錢，撐着這個門戶，就不容易。我怎好意思連累你？我寧可不進學校，決不能要你的苦錢來做學費。李冬青見他說得這樣決斷，不便硬望下說，便說道：日子還長呢，過日再說罷。我或者可以和你想一個法子，請那學校裏，免除你的學費。史科蓮道：這倒可以。不過據我看，恐怕沒有這樣便宜的事。李冬青道：那也再說罷了。我們且不要說這些，昨天晚上，下了幾陣大雨，路上的浮土，都已濕透了。今天又天晴，空氣很好，我們何不到北海去玩玩？史科蓮從來沒有聽見過

李冬青提議出去玩的，而今他先說要到北海，決不能不湊趣。說道：很好，我就愛他那片水。好久沒去，倒想去看看呢。李冬青和他母親說了，換了一條裙子，兩個人便雇輛車子到北海來。進了大門，走上那道石橋，只見橋底下，一片是綠，重重疊疊的荷葉，遮着不見一點水，好像這一座橋，就架在荷葉上一般。李冬青道：許久沒來，荷葉就長得這樣茂盛了。史科蓮道：無論什麼地方，總要偶然去一回，才覺得耳目一新，若是天天來，就不覺爲奇了。你說對不對？李冬青道：極對，就是交朋友也要這樣。所以古人說，君子之交淡如水啦。說着話，走到瓊島的山下，只見那滿山的長草，長得格外蓬勃，而且因爲都在大樹底下，既青且潤，正是昨天晚上被雨洗了，還沒有乾呢。李冬青道：我們不要坐船過湖，漪瀾堂那個碼頭上太亂。沿着海東岸，走到北岸去，你看如何？史

科蓮笑道：只要你走得動，我沒有不贊成的。兩個議定了，沿着湖岸在槐樹林下走。那偏西的太陽，晒着靠水的一排樹枝，樹的高處，前前後後，都是知了在那裏喳喳地叫。從樹底下看到滿海的荷葉，中間露了一道白水，幾隻畫艇在那裏來往。有一隻小船划到荷葉邊去折蓮花，驚起一隻水鳥，在荷葉裏飛了出去。李冬青笑着說道：白水滿時雙鷺下，碧槐高處一蟬吟。史科蓮道：你這好像又是作詩。李冬青道：不是作詩，是古人的詩，我看看現在的景緻有些像那兩句詩，所以念起來了。史科蓮道：我們那姑丈，也會做詩。我看他做起詩來，皺着眉毛在廊檐底下，踱來踱去，口裏不住地哼，比人家管家婆婆算柴米油鹽賬，還要難受，你爲什麼偏愛這個？李冬青笑道：你要懂得這個好處，恐怕還要讀兩三年書。不過你姑丈是做官的人，而且又有錢，他學這個，是學不

好的，那倒真是找罪受。史科蓮道：照你這樣說，這詩是該窮人學的，闖人沒有分。李冬青道：大概如此吧？說時不覺走到濠濮間的門口。史科蓮道：這裏面很曲折，我們由這裏繞了過去好不好？李冬青口裏沒有答應出來，腳已經由大道上走去。翻過小小山坡，走到池子水榭邊，賣茶的棹子上，有個人迎面站起來。李冬青一看，却是楊杏園，笑着點了一個頭。史科蓮和他見面多次了，自然認得，也點了一點頭。李冬青看他坐的棹上，還有一個人，有些像官僚的樣子，彼此並沒有交言，就走過去了。楊杏園看着李冬青的背影，直過那道石橋。過了石橋，李冬青也回頭望了一望。楊杏園同棹的那一個問道：杏園兄，你怎麼認識這兩個女學生？這人是籌捐局裏一個分局長，叫朱傳庚，是楊杏園來自田間的一個同鄉，腦筋十分玩固的，你要說是女朋友，那他就要生出

許多議論，楊杏園因此扯了一個謊，隨口答應道：是朋友的家眷。朱傳庚道：現在這些小姐們，都是行動自由，不要家裏長輩領着，就可以出來的，我家裏那些姪女，也是這個樣子。我初次看見，是有些不以爲然，後來一看其他親戚朋友家裏，都是這樣，我也就不管了。楊杏園道：你有幾位姪小姐姪少爺？都在讀書嗎？朱傳庚道：各房都有幾個，說起他們讀書，太享福了，有的包車送，有的馬車送，上起學來，路也不用走一步。楊杏園道：像你令兄在外交界上這多年，怎樣汽車也沒有一輛？朱傳庚道：家用太大了，不敢再加開銷了。況且他雖在外交界多年，不過是守着一個老缺，又沒有大闊過，怎樣能和別人打比呢？楊杏園道：聽說庚子年，令兄在外交界上很出一點力，怎樣這一場功勞，就這樣埋沒了？朱傳庚笑道：這就難說，楊杏園見他不願說，心裏想起一樁事也

就不問了，眼睛望着池子裏的水，默然了一會。因問道：朱先生要不要回會館。朱傳庚看他這樣子，是要走了，馬上就要會茶賬。便道：我還要到大家兄那裏去一趟呢，先走一步罷。說着戴起草帽子，把棹上的烟捲拿了一枝，啣在嘴裏，手上又抓了一把瓜子，便敲着茶壺蓋，要叫夥計算帳。楊杏園攔住道：我還要坐一會兒呢，請便罷。朱傳庚倒真不客氣，拱了一拱手就走了。楊杏園在這裏，又默然坐了一會，覺着一個人坐在這裏無聊得很，不如出去走走罷。會了茶錢，走出濠濮間，沿着北海東岸，直向北走，信步所之，不覺已到五龍亭。只見亭子外面，靠東第一張茶棹上，便是李冬青和史科蓮。李冬青看見，早站了起來，和他微笑點頭。楊杏園走了過去，說道：還沒有走嗎？史科蓮也站起來，微笑一笑，臉上似乎帶着一點兒紅暈。李冬青道：這地方很好，靠着水草，有點

意思呢。這裏又有樹陰，請坐一坐。楊杏園和李冬青已經是文字之交了，坐着談談，自然不妨。不過和史科蓮還不十分面熟，心裏覺着還有點受拘束，史科蓮自然也不能默然無聲，便對楊杏園道：請坐。楊杏園身子站在棹子邊，就在他身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。李冬青便斟了一杯茶送了過去，楊杏園伸手一扶，身子起了一起。史科蓮想道：據我所知，他兩個人的友誼，大概很深，何以見面還是這樣客氣？這也叫着耳聞不如目見了。李冬青搭訕着喝了一口茶，說道：濠濮間似乎沒有這邊好。楊杏園道：各有不同，那邊是幽靜，這邊是曠爽。李冬青道：楊先生就只和一個朋友來的嗎？楊杏園笑道：我是喜歡一個人出來玩的。今天到北海來，也是一個人，那個朋友是在園裏會到的。李冬青笑道：我剛才和密斯史說，那個人好像一個官。密斯史更說得妙，他說像文明

戲裏的老爺。這句話，說得三個人都笑了。李冬青道：我仔細想想，真有些像。楊杏園笑道：你二位說他像演戲的，不知道他就是優伶世家。李冬青道：他不是個官嗎？我們看走了眼了。楊杏園笑道：沒有看走眼，他本是個小老爺，不過祖宗是唱戲的罷了。史科蓮坐在一邊，覺得一言不發，又顯着小家子氣了。也問一句道：唱戲的後代，也有做官的嗎？楊杏園道：怎麼沒有？不但後代作官，本人就可以做官。二位大概知道唱小旦的常小霞，他就是一個參事上行走。還有那個唱老生的徐九勝，還兼着好幾個掛名差事呢。李冬青笑道：這也未免羊頭爛了。楊杏園道：其實呢，官本來就多，少幾個戲子，也不見得減少政府的負擔。李冬青道：我的意思，不是那樣說，以爲官場中何必要用戲子？楊杏園道：這也無非捧角。你想滿清時代的階級多嚴，我這位做同鄉的叔父，他是

戲子朱白星的兒子，他在那個時候，就做了候補道了。史料蓮默念着道：朱白星……呵！我想起來了，這不是很有名的人嗎？我們在什麼雜誌上報上，常常看見提到他。楊杏園抓了幾粒瓜子，放在面前棹子上，然後一粒一粒的嗑着，笑道：這話要說起來，是一段很有趣的逸事。這朱白星和我是個最近的同鄉，因為他們的家庭，說他唱戲，有辱祖先，把他驅逐出境。那個時候，北京有了皮簧班子了，他就一直跑到北京來唱戲，不到兩年工夫，就出了名。後來自己做老板，升到內庭供奉，專和公子王爺來往，就發了財了。做縣那個地方是極注意家譜的。朱白星雖在京唱得像做了京官一樣，他總是怕上不了譜，和家族還時常通信。有一年，他家裏有一個舉人到京裏來會試，他花了整千的銀子，款待那舉人，想借此和家裏人恢復感情。這位舉人先是想走朱白星

的路子，弄個翰林進士。偏是朱白星有幾分愁直，沒有和他運動。這舉人受了他的錢，一點不見情，回得家去，寫信將朱白星痛罵一頓，說他唱戲唱得做了宰相，也是一族人的羞恥。朱白星見同鄉的人有這樣不講交情，以後就在北京娶妻生子，和家裏人斷絕關係，他有兩個兒子，一個依舊讓他唱戲，一個替他捐了個候補道。據朱白星對他兒子說，唱戲不是正業，替國家辦不了什麼事，替祖宗增不了什麼光。還是在讀書上巴結一點功名的爲是。但是本人是個窮漢，現在發了大財，也不可忘本，也把一個人去唱戲。李冬青笑道：這雖然是舊時人物的話，一個唱戲的人，有這樣的見解，也就難得。楊杏園道：所以他死了這多年，人家還是念他，到了兒子手裏，靠着王爺貝子貝勒的交情，他當真就^e做上一個道台了。後來不知道那一個管閑事的人參了他一本，

說他身家不清白。他早也知道這一着是不能免的，老早的就派人回鄉去，和族下一個窮漢商量，在家譜上，彼此對調一下。把鄉下人調着做朱白星的兒子，自己便去填他的缺。等到清室下旨查辦，他把老早刻的家譜呈上，說是朱白星只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回家務農，一個在京唱戲，那裏會鑽出第三個人來？本人不錯姓朱，和朱白星同鄉，但是疏遠極了。清室也明知道是一種把戲，念起朱白星在內庭供奉多年，是一代名伶，不忍難爲他的後代，只要官樣文章可以敷衍過去，也就不問了。所以朱白星的後代，就留下了一支做官的，一支唱戲的。史料蓮道：楊先生怎樣知道得有這樣清楚？楊杏園笑道：做處文風最壞，專出不通的秀才。可是戲好，許多有名的戲子，都出在那裏。若是要像太史公一般，做起優伶列傳來，那還要到我們那裏去，找木本水源呢。剛才

和我同座的，他的父親，就是和朱白星兒子對調名分的那一位。朱白星兒孫作官，他實在有點功勞，所以他到北京來找朱白星的孫子。李冬青道：有一次去聽戲，有一個四五十歲的生角出台，密斯余告訴我，那就是朱白星的孫子，大概那是唱戲的那一支下的了。但不知道作官的這一支，又是些什麼官？楊杏園道：有文官，也有武官，說起來，還是二三班的西洋留學生呢。史科蓮見楊杏園坐在這裏說得滔滔不絕，心想你在這裏陪朋友談話，那邊的朋友，你就扔開不管了。心裏好笑。李冬青未嘗不知道楊杏園有個朋友在那邊，但是他說走，不能催他走。而於楊杏園呢，他是送走了朱傳庚，才到這邊來的，心裏更是不會想到走了。史科蓮一想，要他走，先得止住他的談鋒，便對李冬青道：在金鰲玉棘橋，望北海裏邊的景緻，非常之好，到了這邊來，又不過如

此了。李冬青道：正是這樣。將來你要上學，應該走這橋上過，你天天可以看一兩趟了。楊杏園道：密斯史，要進那個學校？李冬青便代他答道：打算進修德女子學校學圖畫呢。楊杏園道：很好，不過我聽見說，學費恐怕不便宜。史科蓮聽了這話，立時臉上加了一重憂色，不覺失神歎了一口氣。李冬青對他笑道：你不用着急，等我慢慢的籌劃，這是什麼大事，解決不下來？史科蓮道：我到不是爲我自己打算，我是替一般沒有錢的人着想，他們都應該做光眼瞎子的了。有錢的人，真是佔便宜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讀書也可以造高深的學問。這樣一說，教育也是不平等等的事了。楊杏園道：要說沒有錢的人，趕快要先找個職業，倒不在乎求那個高深的學問，但是中學以下的教育，政府是應該盡義務的。現在許多窮人的孩子，沒有書讀，這倒是政府的責任。李冬青聽了，很是

贊成，兩人就由此談到教育上去。這個說：應該實行強迫教育，那一個說，不妨試行道爾頓制。越說越有味，又把史科蓮攔在一邊了。

